烽火

第67期

文学季刊

2022年10月出版

- 怀念甄供先生特辑
- 怀念叶清润博士特辑
- 方修论 / 林建国教授
- 《昭南日报》之四
  马来亚军用票 / 叶清润博士
- 《社论选辑》/ 叶清润博士、苍浪客、金苗
- 唐君复自传
- 新山3年零8个月 / 陈美枫
- 吉隆坡循人中学学生作品特辑（二）
- 吧生兴华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12(030833)

吧生兴华中学





书法课



初中科学小摊



四大服务团
（童军、少年服务团、学长团、圣约翰救伤队）



美术中心



天文教育中心

本刊于1999年7月创刊，历经廿余载，始终坚持——

漓火

文学季刊

第67期

立足本土 面向全球
推动创作 培育新秀

目录

爝火67期
2022年10月出版



封面作品：罗聿泓

怀念 甄供先生 叶清润博士 专辑

35 老叶——悼叶清润博士・梁冠中
37 怀念曾经——悼叶清润博士・金苗
38 叶清润博士挽词
39 活到老，
“读”到老的叶清润・林玉蓉
4 甄供（取自《蒜台赋》）
6 在人生边上——祭甄供先生・梁冠中
5 新加坡柳舜先生评甄供先生・柳舜（新加坡）
7 像叶谦逊地垂着绿荫——小记甄供先生・苍浪客
9 最后一滴泪・驼铃
11 教我如何能忘记——悼甄供・金苗
13 怀念中的甄供兄（1937-2022）・杰伦
16 致甄供——怀念那激越的年代・丁云
18 “故人已乘黄鹤去”——写甄供・爱薇
20 回首来时路（13）
缘起文艺春秋——忆甄供先生・丹斯里翁诗杰（方野）
21 悼甄供 锺夏田
21 悼甄供文友・徐持庆（美国）
22 看你最后一面……——悼甄供・秋山
23 马华文坛的保姆・百粲
24 忆甄供编《文艺春秋》・苏清强
24 追怀甄供先生（七绝）・春山
25 文坛引路人——缅怀甄供先生・文若
26 那一绺迷人的胡须——悼念甄供・冰谷
26 悼甄供・李楠兴
27 写作的“推手”・杨百合
105 甄供挽词

评论

28 方修论・林建国教授（台湾）
40 《昭南日报》之四之四——马来亚军用票・叶清润博士
45 《社论选辑》自序・叶清润博士
45 《社论选辑》序・苍浪客
46 《社论选辑》序・金苗

散文

47 东瀛追忆——慰安妇・叶清润博士
49 唐君复自传
56 新山3年8个月・陈美枫
63 新生态与硬分享・陈蝶
65 开工第一天・江郎才
67 童年渔乡的“祝福”・一介
69 旧而不弃的老厨伴・刘桂南（加拿大）
70 腊肉饭・刘桂南（加拿大）
71 故乡的一条河・章钦
72 筹款两帖・高秀
74 五君子树・强中
75 遇到贵人・强中

77 回顾走过的道路・陈彦（新加坡）
78 涉及金钱的小故事 ・鲁肃伯
79 六人聚会・吕才易
80 烟花易冷・郭玉心
83 编织文化交流沟通网・林尊文
85 我只有勉强苦笑・老夫子
87 《古籍中的武侠》选篇 2・方成英译
麻衣张蓋人
88 雨落风铃华・王虹宇（新加坡）・宋铭英译

小说

90 赌疯：芽笼倒霉哥・丁云
92 纳米小说・叶清润博士
枯枝败叶 / 感恩/ Bonus 花红

93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94 **陈胜尧医学博士**
四语班顿特 辑
96 陈胜尧医学博士的书法
宋代吕蒙正《祭灶寺》

诗

97 别让华文在你心中死去・长谣（新加坡）
98 给一些炎黄子孙
——以刘思新诗格律体创作・长谣（新加坡）
98 问月（七绝）・长谣（新加坡）
98 飞・龙族
99 锺夏田的诗
99 倦城・红尾箭
99 隐者——国际诗人节・王涛
100 Ecole James Gilmore 韩牧（加拿大）
101 异境・陈颂
101 旧衣・草风
101 相约在林间・陈颂
102 今夜・心洁
103 往事・陈世震
103 雨天・李佩娴
104 凌江月散文诗两章

循人中学生作品特辑（二）

106 看不见的委托人・甘采颖 高三理一
112 别抓人鱼祭祀呀・黎淑勤 高一商一

吧生兴华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114 当风起时・汤菁绿师
116 沉迷网络的弊害・林砚泽 初三义
118 一堂名为生死离别的课・黄语臻 高二文商勇
119 健宇，请听我说・郑健宇 高一理孝
120 神秘的来信・陈绮娜 高一理仁
122 家乡・邝安琪 初三礼
123 迈向巅峰・郑凯阳 高二理爱
124 家庭主妇・黄嘉烜 高二理爱
125 曾经的曾经・吴莞馨 高二理爱
126 我的救赎——二次元世界
・王佳温 高二文商平
127 青春到底是什么？・杨凯琳 高二文商智
128 沉静的我・张紫樱 高二文商和
129 我家养的“大怪兽”・张涵琦 初一勇
130 我的一位特殊朋友・洪嘉胜 高一理孝
131 围棋・许立 初二平

132 **编后话**

《爝火》文学季刊KDN:PP10618/10/2012(030833)

社长： 梁冠中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发起人 甄供
主编 梁冠中
副主编 金苗
刊名题字 蔡发祥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定价 RM7.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或《爝火》



/取自《蒜台赋》

甄供自述

甄供，另署纪铮、江澜、迺钧、贝一、隋堤、但是、司徒瓦、楼外楼、龙行剑等，原名曾任道。 马来西亚公民，祖籍福建惠安。

学历：读初中时，因父病逝，家道中落，遂以半工半读方式修完高中课程（其间曾因无法交学费而辍学一年）。离校后，选读 会计课程。

生活经历：曾任杂工、店员、农场管理员、宗教团体座办、收账员、商行书记、临时教师等职。一九六六年四月杪进入星洲日报服务，任发行部职员、经理助理等职，该报资料室主任。

文学历程：五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习作；六十年代，自修马来文，並学习马来文学作品的华译工作；七十年代，致力于杂文创作和文艺评论，曾参与几场有关文学问题的大论争。近来除杂文和散文创作之外，也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工作。

对于文学活动，积极参与和推动，曾出席全马各地文教团体所主办之文艺讲座会、研讨会，或担任各种类型的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工作。

一九七二年，以《文艺界的鸦雀们》一文荣获马大华文学会主办之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优胜奖。

一九七五年十月杪星洲日报《文艺春秋》文艺副刊创设，即担任编务迄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共14年；主编

的副刊，被文学界评为是具有水准和风格的大马华文文艺副刊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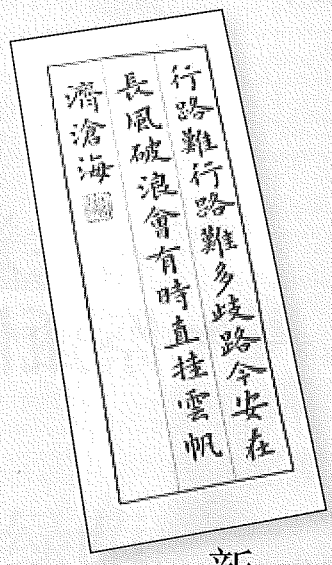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元月，应邀出席假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向与会作家汇报大马华文文艺概况；同年十一月，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办《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料展（1919年—1982年）》，当选为该工委会副主席和副总策划；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初，应邀出席假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提呈以《亚洲华文作家的使命与努力方向》为题的论文；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当选为第五届大马作家协会理事，任出版主任职，主编该会季刊《写作人》（由第13期至第18期》、《作协十年》、《源头活水文学之夜——表扬前辈作家韦晕、方北方、原上草对马华文学的贡献》等；一九八六年中国深圳大学邀约参与“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及一九八七年三月厦门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会邀约出席“华文文学研讨会”，因故未能成行；一九八年四月假吉隆坡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当选为筹备委员兼马华文学史料展览组主任。

大马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评委；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研究主任。

《燐火》文学季刊发起人，主编《燐火》创刊号至第38期。

以纪铮为笔名结集出版的作品，有《里程集》（杂文集，1974年4月）和《春泥集》（杂文集，1978年5月）；以甄供为笔名结集出版的作品，有《麒麟刺》（杂文集，1985年8月）和《叶的事业》（杂文/散文集，1986年7月）等。未整理出版的作品，尚有多种。

以贝一笔名写：《1980年文艺界概况》、《1981年文艺界概况》、《1983年文艺界概况》；以隋堤笔名写：《1982年戏剧及表演艺术活动述略》。



新加坡柳舜先生评甄供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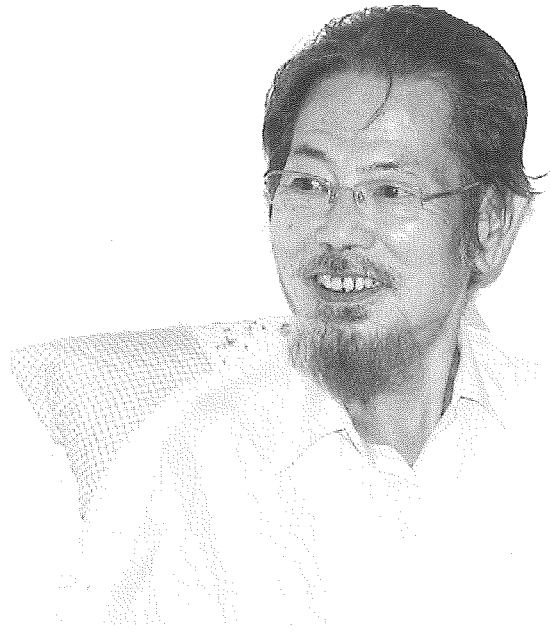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他无时无刻不在“兀立！战斗”。这是他的与众不同，会放不会收，一支油踹到底。优点同时是缺点。不善变，不要变。

世人大都随遇而安，随处讨食，随人胡言，仿佛只见他兀立、战斗。

这样的人，不容于时代，这样的品性，属于稀有品种。

/梁冠中



在人生边上
——祭甄供先生

曾先生：

朋友告知，你逝世，我正在重读钱锺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又有很多新的感触。我们相识四十多年。你寄居何清园时，杰伦和我经常傍晚与你在何清园的大排档吃饭喝酒；寄居万挠，杰伦和我也不时与你在万挠的咖啡店吃炒粉喝酒；搬来蕉赖，我不时找你喝乌狗啤，两人对坐而饮，是最欢快的时间；你寄居莎亚南，叶清润、金苗和我曾有三几次去莎亚南找你吃饭喝酒，后来疫情严重，我们少相聚，经常是电话联络聊天。现在你走了，我很失落！

我就在《写在人生边上》摘录钱锺书先生的话祭祀你。

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魔鬼说，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

读〈伊索寓言〉：蝙蝠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向武人卖弄风雅，向文人装作英雄；在上流社会里他是又穷又硬的平民，到了平民中间，他又是屈尊下顾的文化份子：这当然不是蝙蝠，这只是——人。

〈窗〉：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黄山谷说心动则目动，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德林克Maeterlink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许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monte）嘴唇上。我们跟戴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彷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

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

2022.5.23

/苍浪客



左起：伍良之、金苗、甄供、叶清润摄于沙阿南茶室。

像叶谦逊地垂着绿荫
——小记甄供先生

方北方先生担任大马作协主席时，第一次邀我一起去报馆找甄供一叙。踏出报社，方先生脱口对我说：甄供是个老实人！

方先生观人于微，他的话是有根据的。大家初次见面，谈话便很投契，也许这就是缘份。后来甄供成为作协会员，也是方先生一手撮成。

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于1975年10月18日创刊，编者开宗明义告诉读者，他要编一份言之有物的文艺副刊。那时根本不知道甄供为何许人，不过，《文艺春秋》却开动我积极写作的兴趣！我写短文、写读书笔记、也写一点小说，记忆所及大部份都被采用，我也记得《文春》一开始是每周一期，第五期后，每星期增多一期，到了第廿六期之后，又再加一期，这不过是半年时间的事。从《文春》逐渐增加刊期，显示这个编者是个稳重踏实的人；一开始显然他是没有什么把握的，不旋踵获得热烈的反应，当然给了编者一种激励。

我第一次邀编者见面，是有带有求教的意念；因为我写作只是兴之所至的摸索，一向孤陋寡闻，根本没有与文艺圈里的人打交道。我第一次见甄供，劈头就要他给一点批评，他好像也不认为唐突，欣然直说：你对现实事物的捕捉相当敏说，运笔成文也活泼生动，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写的短文比较好。

后来我比较专心写短文，也可以说是甄供的一言提醒。我认识甄供，只知道他是个像愚公似的勤垦植的文艺副刊编者；认识他是纪铮，知道他写得一手好杂文，却是在读他的《里程集》与《春泥集》之后。

方先生对甄供的初次印象，与我跟他未谋面和初次

见面的印象，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甄供外貌恂恂儒雅，内心对文学事业的执着却有如愚公移山的坚定。他曾引用泰戈尔的话自勉：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罢，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

甄供对文学事业的执着是以身体力行来见证。十多年主编《文艺春秋》，真是乐此不疲，力求《文春》内容充实，体裁多样化，版面活泼，予人新鲜感；经常风尘仆仆出席各地的文学研讨会，参与文艺创作审阅的工作，为培育新秀尽心尽力。

作为一个辛勤的耕耘者和园丁，他就像叶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捍卫着甜美的花、尊贵的果实。对摇头婆婆搔首弄姿的蹙眉兴叹，这位耕者直截了当的说：文艺活动之所以蓬勃开展起来，是一种客观上的需要，当华族处于文化荒芜的年代，鼓吹文学正是为了汲取滋养，正像植物需要光照、水份、养料等等一样，这是不以那些摇头婆婆的意志为转移的。对运斧摧木的英雄，这位园丁绝不容情的揭其嘴脸：一两个自命是“功过三皇，德高五帝”的秦始皇式的角色，在这边缘探头缩脑，一看到较有生气的文艺作品和作者，他就加以狙击，挥刀鸣鞭，好不威风：摧花折木之余会心便亮出其“封山印”来，仰天狞笑：“哈哈哈哈，失望呀失望，为什么文坛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呢？”对阿金式文人的行状，这位园丁却是极尽讽刺：他对面是白发嫔妃状，自叙前朝帝王的宠幸，文运的盛衰枯荣，概由于他仔肩的承顶；时而自跳自唱，终于脱下裤子，露出屁眼，娇声下气地嚷叫：“谁说奴家根底浅，二三十万言不是全疴了出来吗？瞎你的眼睛！”还有有妾怨的心理的文人，……，都在这位辛勤耕耘者的铁笔银钩——被勾勒得原形毕露！

作为杂文家的甄供，他看人评事说物都是极其淋漓透沏。对名公大人一再叫嚣的中庸之道，他这样写道：“中庸这码子事，只有在彼此的力量均等，为了保持某种稳定性和距离性，才会如烟花似的幻现一下。如果什么都不是，也不顾时候和环境，便张嘴大叫，其效果往往是这样：对于强者是进攻前后的烟幕，对于弱都却是一种乞怜和哀号！”力透纸背，中庸是什么，不是摆得一清二楚了！对自己的文化应该怎样看待，甄供也有真知灼见，“离开社会实际来嚷嚷，固然不行；拔高来吹嘘，也难成气候。我想，文化的形成和流传，颇似江河奔流，其间有清流和浊流，要永葆其生命活力，就必须　涤污除垢，把那些导人消极悲观，脱离生活实际的落后文化剔除，保存和发扬那些具有科学性的文化。”对于族群自救之道，甄供说我们需要一副清醒的头脑，我们需要科学地沉思，并以科学的举步来改变非科学所造成的的一切灾害。

甄供从一介白面书生，到蓄起一把翘立如剑的胡须，而引起人投以奇异眼光，他只好写了一篇《说胡须》以自况，幽默夹着讽刺，道尽世态冷暖。“给你一口粗茶淡饭，即使推而挤之，也是合乎春秋大义。吭声为何？”这是不是甄供蓄胡须的反讽！

（选录自：雪兰莪暨隆福建会馆赞助出版《苍浪客自选集》）

/驼铃



最后一滴泪

近来，我的记忆力也严重衰退，不过短短数周，竟然无法确定，这是哪一天的事。文友秋山突然由曾经政海的杰伦老哥带路，匆匆探望老朽来了。

他俩道是，方从医院的加护病房（ICU）看过甄供（曾任道）先生。一时，两皆感慨万端。杰伦认为，君子迟暮，应对生活能力不济，今又摔跤，而且一仆不起，人间的辛酸与不平，莫此为甚。而秋山，更不忘向我展示，他用手机摄下的一连串镜头。

我清楚看到，曾兄缓缓的睁开了半只眼。接着，掉下了一滴泪。他显然听到原来的知己的慰问。谁说，他早已在五年前痴呆?

这不由得我不想起与曾兄的交往，为时四十多年，始终不曾发觉他有过因为失智而失态的现象。痴呆之说，能不无恶意?

说说五年前吧，他当时居处是在蕉赖三英里半Jalan Senohong的Bukit Ria。那是一座三层式的廉价屋。那时，有一班文学同好，相约每月一次，到中华大会堂旁侧的紫藤茶园，借餐聚交换华文文学活动资讯。每次，他都依照约定时间，坐在底层的楼梯口，等待我的到来。为只为，搭个顺风车。而他，从来就不曾有误。在餐馆里，也与众人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异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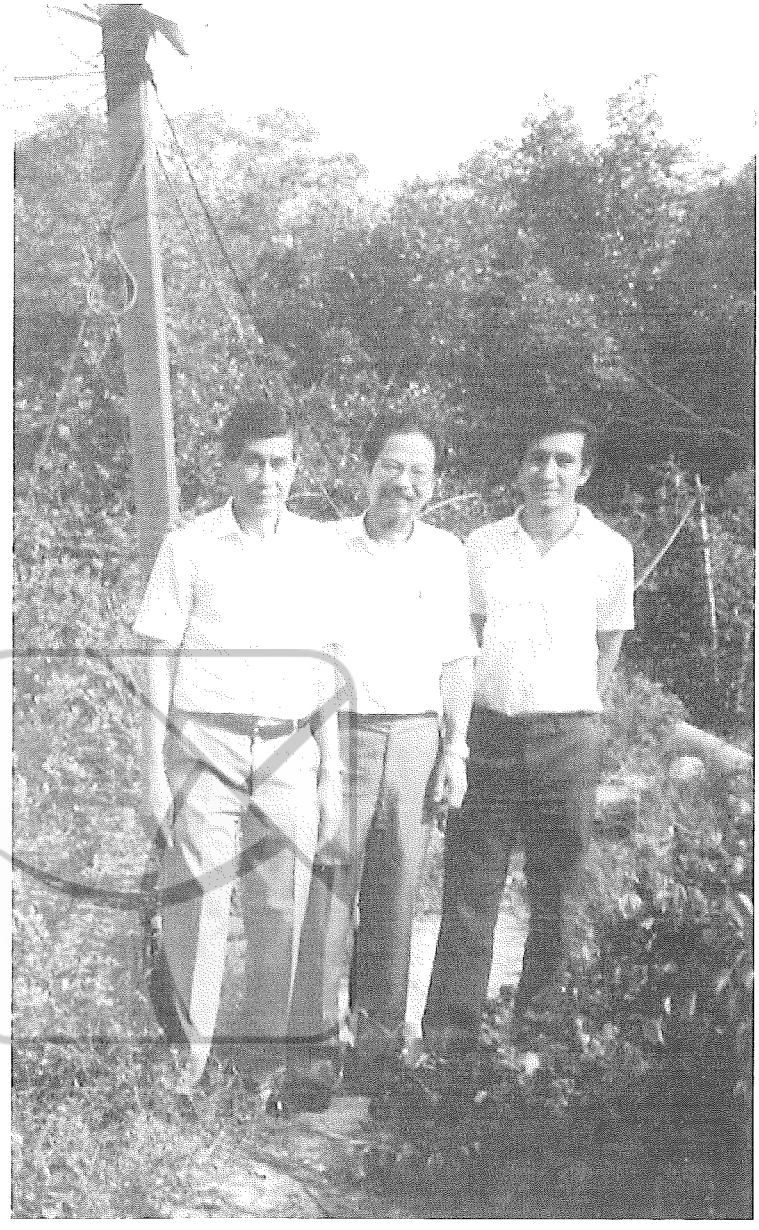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单独与他两人，在他那住处附近一家称为‘祥龙’的餐馆里，谈起了人生中最难处理得好的男女情爱。在‘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下，我们有过相似的，开了花却没有结果的初恋。我感触良深，认为倘写成小说，应该是悱恻感人之作。但他却只微微的笑，道是时代已经不同，人的思想情操也都有了变化，难保不被人讥为老土，食古不化噢！现在回

想起来，这分明不是一个有痴呆趋向的人能说的话。

相反的，我却觉得他是一个冷静而理智的人。就因为不肯糊涂，所以日子才一直不能过得愉快。他，对于是非善恶看得很清楚，对于自己的工作职务更是尽心尽力。我们相识相交的因由，恐怕就在于此。

大约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我用了‘驼铃’之名，把早前翻译的一篇马来乡土小说投给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很快的，我便收到主编的来函。道是译作可用，但据悉新加坡已经有人用‘驼铃’这个名字，而且出版了一本书。然后问我，要不要换个名字。有感于这负责人工作态度的认真，不但随即覆函解释，并表示希望能有见面的一天。

不久，我们也就在何清园街边一家大排档如约相见。时已天黑，灯光闪烁。曾兄行色匆匆，好像是方从报馆下班。他笑说这家的酿豆腐有点名气，问我可否就点几样当晚餐。客随主人意，于是边吃边谈。谈了些什么，现在都忘了。只记得当年新加坡的万里文化企业公司曾经为我们出版过文集的可感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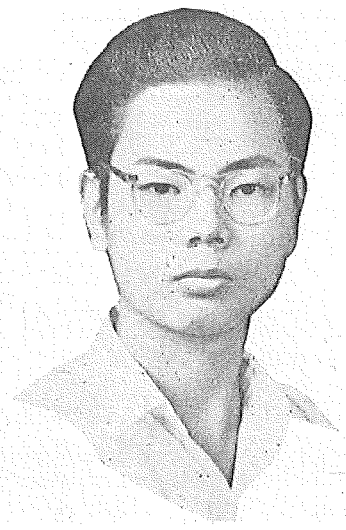


记忆就是这样，有些人有些事转头就忘记；有些人有些事，毕生难忘。大约两年前，也就是他初到儿子的居处哥打甘文宁时，就曾经通过手机告诉我：他本就缺乏方向感，现在更加不行了。日前外出散心，居然回不了家，只好利用这手机联系儿子。由此可见，他只是记忆力衰退，并非失智或痴呆。如果痴呆了，他又怎会利用手机?

甄供兄，别难过。自古人生谁无死，唯有文章可传世!

2022年6月24日追记

/金苗



甄供高中时的照片

教我如何能忘记——悼甄供

甄供，一路走好！

你乘鹤归去，早已到达彼岸净土了！

在那里，新的世界，人人都说没有战乱、无忧无虑，是真的吗？

在那里，可有绽放芬芳的、鲜美的文艺花朵？

我忘不了，教我如何能忘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风运动荡、激情洋溢的年代！

1954、55和56三年，甄供和我都在吉隆坡尊孔独中就读高中。

我们有缘成为同学，在班上我比较爱讲话，甄供则沉默寡言！

当时族魂林连玉先生也在尊孔服务。我们觉得很荣幸，能和林先生同校！

我们的班主任是张荃老师，据说是林连玉先生从中国邀请过来的。

张荃老师的文学素质高深，尤其在古诗词的造诣博大，我们得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曾出版一个壁报，展示同学们的习作，主编是甄供。每个月出一期，也欢迎全校同学投稿，响应不俗！、

壁报的名称为《卿云》，是张荃老师命名的，取自先秦佚名的《卿云歌》，其诗开头如下：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

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译成白话文即是：

卿云灿烂如霞，瑞气缭绕呈祥。

日月光华照耀，辉煌而又辉煌。

上天至明至尊，灿烂遍布星辰。

日月光华照耀，嘉祥降于圣人。……



1956年高中毕业时，我们也出版一本毕业特刊，甄供也是编委之一。A/B两班一共七十三位同学，每位同学都得写一片感言。

甄供感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终于，我拿起了笔，写下了沉痛的第一篇。此后，写作与生活似乎分不开，现实的刺戳及自己所受的压迫，反而使创作欲旺盛下来。但在写作的过程上却曾犯过许多错误，经自己不断克服，可谓有点像样。我没有希望成为作家的企图，只想以它作为武器，反击可咒的一切！……

我们之中的一位同学彦琳向甄供写下了这么一段鼓励的话：

可喜的是，你早把诸多不平之鸣通过那管《金不换》向世人控诉。很明显的，你已把你底志愿投向为人生服务的文艺工作上。这是一份艰苦但有着重大意义的工作。既把意向放在为文艺的工作上，今后的努力必须加倍。为了配合目前一般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口号“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我们更要努力实现它、推广它！……

在这本毕业特刊中，张荃老师也发表她的大作《李清照》，以光篇幅！

我忘不了，教我如何能忘记！

1966年四月杪，甄供进入星洲日报服务，干资料室及发行部的工作。

1975年10月初，甄供打电话告诉我，不久后他将兼编《文艺春秋》文艺版，鼓励我投稿。

1975年10月底，《文艺春秋》版终于创刊。我就在他的号召下时不时供稿，非常感恩他给我版位发表作品！

我忘不了，教我如何能忘记！

在甄供逝世前的五六年间，伍良之。叶清润和我时不时到蕉赖约甄供相聚吃饭，后来他搬去哥打哥文灵他大儿子的家住，我们也时常邀他出来见面。即使冠病疫情的两年多时期，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是时常通过电话联系。这段时期，甄供还供稿给《爝火》刊登，思路很清晰，内容很充实！

我忘不了，教我如何能忘记！

2022年5月18日中午，孙女凯庭载我和秋山去吉隆坡中央医院探望甄供，因他在约两个月前不幸在住家门前跌倒，送入私人医院，病情一时好一时坏，最后恶化转入中央医院。当我们去到甄供的病床时，看见甄供非常衰弱，不能讲话，口套氧气罩，闭着眼睛，我们喊他的名字，和他说话，他都不会应。最后他张开眼睛，不知道还认得我们吗？他的眼角忽然溢出泪水，嘴巴开开，但说不出话，似乎有千言万语……

唉！意料不到，这一天见面竟然是甄供离世的前一天，活在世间的最后一天，因为在隔天甄供就逝世了！

我忘不了，教我如何能忘记！

甄供与我，68年的情谊，在人生的长河上说长不长，可也不短啊！

生是那么艰难，死是这么容易！

安息吧！甄供老同学！

（1-7-22写于八大灵再也。）

/杰伦



杰伦与甄供先生合影（2011年6月18日）

怀念中的甄供兄（1937–2022）

原名曾任道的甄供以纪铮的笔名在七十年初崛起于马华文坛。他擅长杂文，1974年4月初出版单行本《里程集》及1978年5月又出版了《春泥集》。

之后他以甄供之笔名出版的文集有《麒麟刺》（1985），《叶的事业》（1986），《蒜苔赋》（1989），《潮汐投影》等。显然的，甄供是以这四本杂文/散文集的问世，奠定了他在马华文坛被一般文评家包括文史家及杂文家方修先生誉之为写出“真正杂文”的作家地位。

我于2003年间以《文坛辣笔：甄供》为题，写了万多字的评文并刊在《燐火》文学季刊。

兹将该文的要点列后以供读者参考：

甄供的编辑经验和表现

1975年开始主编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到1989年停，共十四载。甄供在1991年出版的《甄供文字案》一书的《前记》中，他这么写道：“在当代马华文学家之中，对我所编的《文艺春秋》给予高度评价的，有方修先生、吴岸先生、林潮先生、年红先生、马仑先生、忠扬先生等等。甄供在上述文章里也强调了《文艺春秋》所走的文艺路线和方向，他说：“《文艺春秋》的创刊，一直坚持走现实主义的道路，他是继承前人，也即是《文艺春秋》的前身



《青年园地》，稍后易名为《晨星》的创作风格。

甄供被逼离开星洲日报之后，他担任董总《中学生》月刊编辑主任，为时七年之久。其时他还负责主编《写作人》及《马华作家》季刊，当他担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主任的时候。

两年之后，也即是1999年，甄供结合了其他几位马华文艺作家，它括伍良之、唐珉、春山及杰伦倡办了《爝火》文学季刊。他不遗余力地主持编务。

甄供的写作经历与成就

根据资料，我们推算甄供的写作日期开始于1957年。他创作数十年，以杂文为最出色。我看过国内国外的许多文评家对甄供作品的评价，除了方修先生的肯定，其他如钦鸿、罗青、黄侯兴教授等人都给予很高的推崇。中国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古远清教授也针对甄供的杂文写了评论《甄供：具有鲁迅风格杂文高手》，其中一段文字这么写道："甄供非诗人，但他的杂文常常能做到诗与政论的结合，他以诗人的敏感与杂文家的锐气，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使作品兼有诗与史的笔致"。

甄供的研究工作及表现

我归纳了一下他的研究工作成果有以下的几项：

撰写以华教运动为题材的报告文学：

《播下春风万里》、《凭着这颗心》等。

（a）有关华教运动的文论：

这方面的文章有《没有公民权，伟大的爱国者——怀念林连玉》、《浅询林连玉谋略》、《鲁迅、林连玉比较搜索》、《另一种"亏本生意"——强人身份的林晃昇》。

（b）马华文学及作家作品研究

甄供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象，包括了南子、韦晕、原上草、吴岸，其中以研究方修最为深入特出。

（c）策划筹办马华作家作品学术研讨会

甄供是文坛多面手。他不但是编辑家、散文家、研究学者，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学术研讨会的策划人。从1999年"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及2001年"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场大型的学术研究会的完成，可见他也是一名文艺活动家。

（d） 甄供的人生路

甄供出身寒微，他中学念完后也当过临教。在风云激荡的年代，反殖和争取独立之声四起，而大多数热血青年都对自己对时代拥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学习及武装思想，准备献身于社会改革事业是普遍的存在于青年的心灵中脑海里的。

甄供终于在1959年2月25日在当局采取的一项"波流行动"被扣留于内安法令下，到1963年中被有限制的释放，备尝四年多铁窗风味。

纵观甄供一生的写作，读者最渴望他能以他的一支辣笔，刻划其四年多失去人生自由的炼狱感受，然而他真的为人低调，由始至终都不见他动笔书写这一段牢狱里生涯的感受。

X X X

在今天怀念甄供的日子中，我提到上述的一篇比较全面介绍他的为人与创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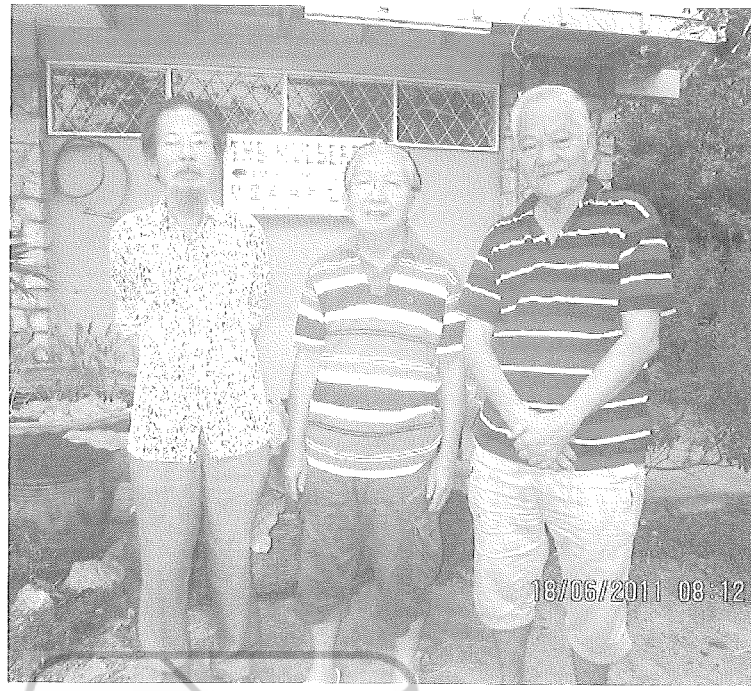
经历与表现，主要目的是，希望大马文坛的后人能够不忘前人的贡献，从而学习前人为文学事业的献身精神。

回顾公元二千年伊始，我在政治的崎岖道上跌了重重的一跤后，决意即早离开政坛。我能够迅速地重返文坛，情归文学，其时最重要的两位朋友作家，那便是伍良之与甄供。没有他们的再三鞭策及鼓励，我真的胆怯于“再向文林走一遭”。

难忘在吉隆坡何清园出入的时刻，伍良之、甄供和我三人，在大排档的吃喝酒，一直都在谈文艺，谈写作，甚至于谈出版刊物。

《爝火》的诞生，就是甄供和伍良之两人达致的伟大的决定。如果《爝火》在过去的廿年，它对马华文坛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栽培或为作家提供了一个严肃的文学园地，从而能够让他们的心血结晶——文学作品，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那末，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决定。

对我个人来说，我确实要感谢甄供兄，他身为《爝火》的主编，曾不断地鼓励我把作品写出来让《爝火》发表。如果没有甄供我可能不会写作中篇小说：《阿金的童年》，还有一系列的作家作品的评介。



左起：甄供先生、《爝火》社长伍良之先生及杰伦先生。

如果没有甄供和伍良之，我不可能到新加坡多次拜访著名文学家方修先生，从那里也认识了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的一些文学界朋友。

再后来，我和甄供、伍良之都成了热带的名誉会员。

回忆这些日子，我们见面多了，交流多了，或多或少，都对本身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人总有老去的一天，也没有不散的筵席。但风走过必留下足印，和甄供一同走在文学的路上，是缘。所谓缘来人聚，缘尽人散。甄供兄，终于走完了他在世的85年的人生路，他的足印深深的留在文坛中，他的一一生的文学创作，将成为马华文坛的瑰宝，同时也会散发出耀眼的华光。

离世后的甄供是说不完的，我祇好长话短说。他活在我们同道的心中。在本文结束前，我想到了他生前说过的话：“过去是徒弟上山找师父学艺，现在的文坛是师父下山找徒弟学文。”这是甄供兄一生从事文艺写作留下的经典名言，让写作的同仁感到认同与无奈。

（写于2022年6月底）



/丁云



致甄供——怀念那激越的年代

应许之地

甄供兄，越过繁花、清风、云彩、坦途，请一路走好。

我刚巧在读旧约的《申命记》最后一章，叙述摩西寿终，虽然已120岁，虽然仍眼目清明，精神没有衰败。但最遗憾的是，他登上尼波山，遥望可以看见那征战40年的迦南“应许之地”，却不能进去！于是他在世人眼中有怨有悔，其实属灵生命是无怨无悔地离世而去。

甄供兄，比较摩西，您以89岁高龄，必然一路繁花似锦，伴随着清风云彩，昂首阔步进入文学的“应许之地”。您铁定够资格，这也是您多年来的辛劳耕耘，凭着一支杂文健笔，加上主编“文艺春秋”、“燎火”的成就，以及在报导文学《播下春风万里》、《凭着这颗心》、《华教春雷林晃升》雷霆出击，获得文学应许之地的一席之位，也算实至名归了。

激越的年代

甄供兄，我也忘了是某年某月了，当时我只是个年轻的投稿者，胆敢闯进星洲日报的资料室，找您聊天。谈些什么，都忘却了。只记得滔滔不绝说自己干一行辞一行，油厂苦力、锯板、养猪农场、伐木、卖冰水，杂七杂八，但一心想写小说。您总是微笑着，耐心聆听，心准在想，“这个家伙有点癫狂”吧！

但那的确是个让人怀念的激越的年代！

后来这个文学磁场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埋堆”。吴岸、杨白杨、曾荣盛、伍良之、杰伦，以及年轻一辈的秋山、王涛，以及写作班的学员们！还记得凡是有文艺营邀请吴岸、邀请您去演讲，我也凑热闹跟去了，慢慢的，我们成了“铁三角”，因为吴岸负责诗歌，您负责杂文散文部分，我则负责讲小说创作。记忆中最深的是“江沙青少年文艺营”，我们犹如明星偶像被学生们围绕着、追逐着、缠着，几乎是通宵不眠地，阅读他们的习作，帮他们解答写作难题。还有吧生的“中华独

中文艺营”，也是被学生热切、崇拜的目光所淹没。有位学生甚至问我，“老师，我不想读书了，我想学你一样，边写小说，边到处流浪。”我赶忙制止：“把书读好，还是重要的！”您往往含笑不语。

那个激越的写作、传授、东奔西跑的时期，我们不约而同蓄起了胡子。

还被誉为“文坛胡子帮”！

不过，吴岸的美须，始终最有型，您的胡子，则有股关云长正气。

而我的呢，得个邋遢，不提也罢，哈哈。

您是最疼我的编者

那时，我在做一行、辞一行的情况下，生活窘迫。于是勤奋投稿，希望赚多一点稿费收入。但两个专栏稿费本就不多，便寄望于小说稿。但有个中篇小说在XXX报小说版连载，收到的稿费低得想骂人。其他编者，都劝我好好去找份工作，倒是您，每投去您负责的文艺版，除了刊登在显著的版头，稿费也高得让我惊喜。我想，您准是能体谅我需要“靠稿费生活”，特别的关照我一下吧？但基于自尊，我从来不曾向您道谢。

还记得吗？您去了哪里，我的稿也去了那里。

您在文艺春秋，我就投文艺春秋，您去了“中学生月刊”，我就投去那里。您和伍良之、杰伦创办了《爝火》，我就投去那里，而且几乎每期一篇小说，从不断稿。您不只用我的稿，悄悄给多了我稿费，在一次我被诬蔑抄袭的事件中，我愤怒地在作协会员大会声讨诬蔑我者，但人人明哲保身，没有人为我仗义执言，在充满被孤立的境地里，唯有您，写了文章维护我。

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屈灵魂

可能您秉持着的社会公义，要匡正恶俗，涤荡文坛妖风恶浪有关吧！您的杂文，本就针砭时弊，毫不留情。但也因此，刺痛了某些人，惹来很多不该有的诬蔑与损害。“甄供文字案”就是一例！这根本是资本家与管理高层碾压小职员的恶例，只因一篇看不顺眼的文章，竟然遭到栽莫须有的罪名，被保安员驱离办公室，以及被迫离开了服务数十年的公司机构？！！

您也因为撰写作协刊物的一篇社论，备受攻击。

您也因一篇批评某博士的学术论文，被恫言控告，必须书面道歉。

您一向效法鲁迅“横眉冷对”！

文坛欠你一个奖！

常常听到一些文坛谬论，说您只写过一些骂人的文章，成就不高。

您一生编的刊物多，从“文艺春秋”到中学生月刊，到《爝火》，栽培后进像我、像秋山、像王涛，像杨白杨，都能独当一面！您除了10部杂文集，尚有报告文学几部，包括《凭着这颗心》、《播下春风万里》、《华教春雷林晃升》，再加上一部尚未出版的《方修传》，这样的成绩，除非别有居心者，实在很难漠视这块文学的丰碑。

也许您不会在乎什么什么奖。

但您走了，文坛永远欠你一个荣誉奖，就是“终身成就奖”。

甄供兄，越过繁花、清风、云彩、坦途，走向应许之地，请一路走好。

稿于新加坡

26.5.2022

/爱薇



1983年与甄供夫妇合影（爱薇摄）

“故人已乘黄鹤去”
——写甄供

最近不断传来友好相继不幸去世的噩耗。

先是南洋商报前后两位老总，我的学长张木钦、我的同班同学李树藩；继而是同学谢金悟、老朋友陈凯希，现在，甄供也走了。

甄供（原名曾任道）是我相交超过40年的老友。早期他曾和画家黎农生等几位文友到过我麻坡的乡间小屋造访，是我董总同事（出版主任）、我的文艺同道（写作人，又同时受邀担任“方修文学奖”评审员），我的八册《爱薇文集》的序文作者。

早期在他担任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编辑时，我算是他熟悉的写稿者之一。

离开董总后，我们依然保持联系，时不时会相约茶叙，或在一些文学活动中相遇，只是后来他搬往莎亚南后，我们的接触也就相对减少了。

在董总共同事期间，他就坐在我的后边（当时我们还在教总大厦办公，加影大楼尚未建好），在我的个人印象中，甄供（私下里我们都称呼他曾生）话不多，工作认真、态度严肃，不苟言笑，择善而固执。但一旦触及他喜欢的话题，就会滔滔不绝。所以，每当我们的刊物办活动，或是举行新书出版发布会时，主讲和推荐的任务肯定少不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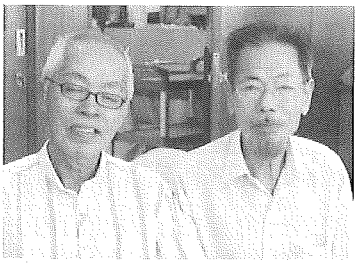
马华文艺界不少文友都知道，甄供有一支犀利的杂文笔，他最崇拜的中国作家是鲁迅，因此，一提及这位中国文坛巨匠的作品时，都会忍不住意兴踹飞，话语如江河之水，流泻不止；在新马作家群中，他最尊敬的是方修先生。当年我们为了让参加统考学生对马华文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决定出版一套由方修主编的战前与战后一共八册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

为了这套书，我曾负责多次到新加坡去和方修进行沟通有关编辑的工作，甄供偶而也会一起去见他这位心仪的作家。

据我所知，早在多年前，甄供就准备写本《方修传》，以及答应吴岸家人负责主编一套《吴岸文集》，可惜后来方老去世，而甄供的健康欠佳，原本的写作计划不得不取消或中断，殊为可惜。

关于创作风格，甄供曾这样自我剖析：

“我是服膺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所以我的创作活动，不论是杂文，还是报告文学、，马华作家作品研究及其他文体的作品，都是与现实主义息息相关。而我理解的现实主义，不是普通人的‘纯现实’，而是一种讲求艺术技巧的，且又是向生活选取题材，加以集中、提炼和概括的创作指导原则。“（引自《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甄供《我的文学情怀》）



2012年董总离职同事新春聚餐，甄供与莫泰熙交谈甚欢。



1990年《中学生》前往古晋主办生活营与参加同学合影

甄供作品不少，有《何清园夜话》、《播下春风万里》、《笔歌墨舞》、《凭着这颗心》、《生命的延续——吴岸作品及其作品等研究》，《华教春雷-林晃昇》等十余种。特别是《华教春雷——林晃昇》一书，甄供付出的心力特别多，正如他在本书自序中写的：

“我写这部报告文学，是付出相当大的辛劳，有时甚至是疲于奔命，这就颇有自我挑战的况味了。可是，经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依消得人憔悴’之后，终于有一部十万字左右的作品问世，我感到欢欣和鼓舞……”

如今，甄供走完了他85个生命春秋，留下了不少文字遗产，为马华文学尽了心力。作为老友，我们也只能试以古诗：“荣枯尽寄浮云外，哀乐犹惊逝水前”来释怀。

走笔至此，想起看过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人是一批批走的。当你看到朋友开始离去，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参加丧礼就好像最后一次同学会，不止是向着走的朋友告别，大家是来看看，还有多少朋友是还能见面的?

“人生岁月，不关是悲是欢，总是值得怀念的。老人最珍贵的，大概在病痛之余，还能享受怀念的时光吧。“

是的，让我们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快乐时光吧！老友，一路走好！

（稿于2022.5.25）

回首来时路（13）

缘起文艺春秋
——忆甄供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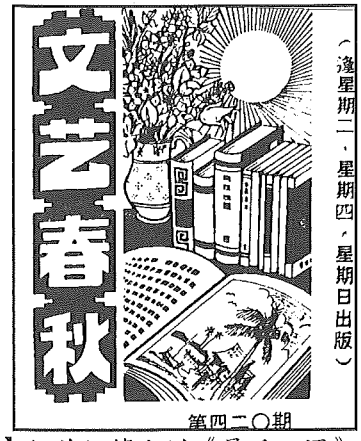
/ 丹斯里翁诗杰（方野）

1978年，我还在马来亚大学的机械工程系唸大二。笔耕成为了我忙录课业中的唯一精神慰藉。在那传真尚未面世的年代，邮政传递是我日常投稿唯一的依赖。毕竟，对一个当时没有自备交通工具的苦学生来说，携稿求见编者可不是易事。

遥想稿件发出后的焦虑不安，紧盯报刊文艺版的出版日子，确实是够我折腾的。大清早上学途中，须记得买当天相关的报纸，是当时我日程中的头等大事。不外只为了难免放学后报份售罄，向隅之余自责难消的郁闷。

正是这种复杂的忐忑之情，让我在患得患失中，于7月1日不经意的期盼到自己的短篇小说《望子成龙》见刊于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版。这篇习作虽然不是我的处女作，且比我首篇刊于当时香港【当代文艺】（由徐速主编，现已停刊多年）的《夜宴》还迟了三年，可它





左图:1978年9月10日【文艺春秋】版首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插图。作者方野
右图:1978年【文艺春秋】的版头设计

却蕴含我跨进大学门槛后另一段探索人生的印记。

那当儿，从文友口中探悉【文艺春秋】编者甄供先生的审稿尺度要求严谨。平心而论，《望子成龙》的刊载，虽不无意外，可它对当时在写实主义路上摸索的我，却是莫大的鼓励。

记忆所及，当时短短的三个月里，我先后在【文艺春秋】版发表了三则短篇小说。继《望子成龙》后的《最后一课》和篇幅较长的《孤鸿》，都以我熟悉的草根基层人物的视野来看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实人生。

同个时候，大学的走读生涯也让我增添了新的创作泉源。尽管当时对甄供先生是只闻其名，却尚未识荆，可他的一位陈姓同事，恰好是我同乡，且在吉隆坡会馆兼职。在他的穿引下，我毅然在【文艺春秋】开了自己的第一个专栏《大学门内》。这也是我日后20多年间断断续续为【星洲日报】写专栏文字的前奏。从青涩的《

大学门内》到初涉政坛的《射雕人语》，至90年代在体制内的《疾首批麟》和《诗杰开讲》；从散文、小品而至杂文；从甄供先生的【文艺春秋】到星云版、言论版、星期刊等，这一切皆归因于当年甄供先生对我这位文艺青年的鼓励，以及那位陈君的不吝帮助，尤其是后来他更不厌其烦为我给编者送稿，既为我免除了交通上的不便，同时更积少成多替我省却了邮费。这对当时捉襟见肘的我来说，是相当可观的。

与甄供先生神交多年，正式会面却在多年后一个偶然的场合。这些年来，我在政海浮沉，虽已久疏文艺创作，并刻意远离文坛人事，免让文友们受到政党恶斗莫名的拖累，可我对自己人生的文艺之旅，却是丝毫不敢忘怀。当年的文艺剪报，更是我少数的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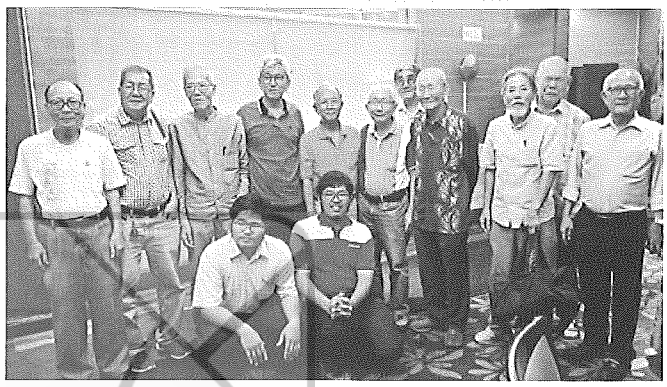
而今，甫经染疫康复，却从文友金苗兄口中惊闻甄供先生已在前不久仙逝。悲怆哀悼之余，缘起【文艺春秋】的前尘往事涌上心头。当年1978年每逢周二、周四、周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版面，霎时间在我尘封的记忆中定格。在这版头设计的背后，我彷彿看到这一位文坛前辈毕生对马华文学的辛勤奉献。追忆之际，谨愿他一路走好。

稿于2022年7月23日
吉隆坡

/ 锺夏田

悼甄供

沙漠行舟称舵手
艺苑栽花各自珍
劝君更尽一杯酒
黄泉路上无故人



站者左起：春山、芜野、柯金德、秋山、锺夏田、伍良之、金苗、甄供、沈鈞庭。后一排：右起：唐君复、叶清润。

/ 徐持庆（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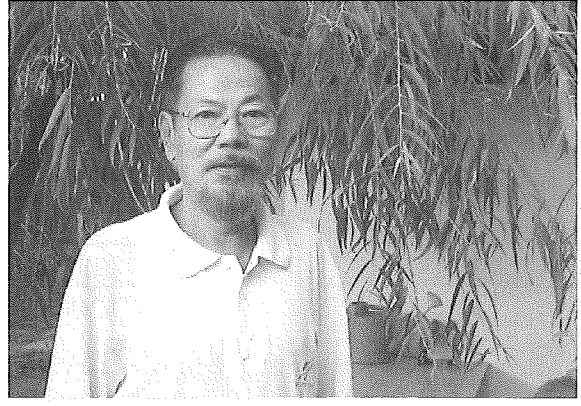
悼甄供文友

叱咤文坛数十年，
撰评写论复能编。
嗟乘鹤驾魂经渺，
愁听鹃声泪遽涟。
风骨峥峥怀旧侣，
墨澜湧湧读遗篇。
欲燃爝火如前照，
此后谁人更併肩？

2022-5-20 於美国德州翦茗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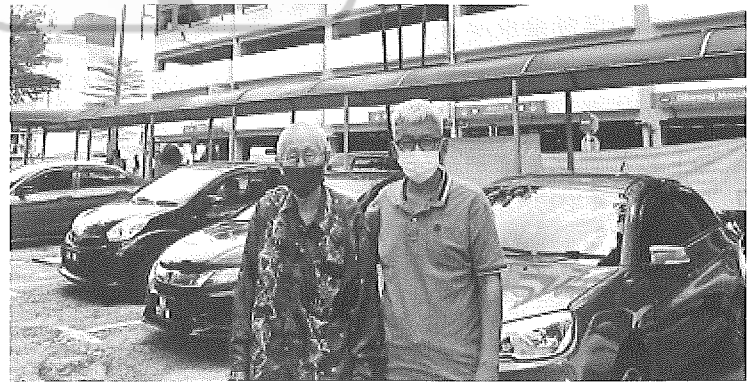
/ 秋山



看你最后一面……
——悼甄供

当你还在的时候
有人说你走了
风
揪起心海激浪
回荡
奔腾
当我站在你的面前
见你挣扎颠簸在痛苦的海上
残喘
知道你有说不尽的沧桑
我呼唤你的名字
你张开了眼睛
热泪盈眶
那黑夜更黑处的雨滴
茫茫大海坎坷不平的波浪
洄荡
我要扶起你
却又扶不起你的创伤
一篇文稿打破饭碗
十四年磨一剑
爝火不熄

当你低头在极度不愿低头下
倦意是一叶告别的帆
白浪滔滔
毫无一丝牵挂
无声的呐喊
牵动了
握别的手
要把社会鞭挞匡正
播下春风万里
当晚霞昏沉夕阳西下
你闭上了眼睛
风在哭泣……



得知前辈作家甄供（曾任道）昏迷入院，2022年5月18日，我从大山脚乘火车南下，约定金苗，由其孙女黄凯庭驾车载我们到吉隆坡中央医院加护病房探望甄供。在5楼24号病房，见他卧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呼吸困难。我们很想和他说话，他张着口，满眼热泪，气若游丝。岂料，隔天（2022年5月19日）晚上10时31分，甄供就走了.....

/百粲



前排左三为甄供先生。

马华文坛的保姆

甄供先生的逝世，不僅是馬华文坛的一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代表一个曾经在文学创作道路中护育我長大的保姆的离去，心中十分不舍，悲伤十分。

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下投下第一篇短篇故事《一位女膠工之死》，写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久之后刊登了出来。这篇小说的刊登，在当年才廿岁出头的我來说，简直就是一个肯定，让我觉得文学创作这条道路，就是我未来長期奋斗的目标。不知道为什么，我接下來的作品，都是写感想杂文，几乎是每投必登。当时，我並不知道，其实主编甄供一至像保姆一样，小心翼翼照顾我，当然，我们没见过面，只知道他满喜欢我对时势褒贬、满腔热血的文章。

1982年，我转校到吉隆坡中华独中执教，在一个文学研讨会上，我才亲自见到了甄供。他说，你的笔名“百粲”，文如其人，粲，乃笑的灿烂，明悦，是对国家关心的年轻人，多写人生百态。1983年5月31日，爱国诗人烏斯曼阿旺召开历史首次各民族写作人集会，我將当晚全程录音整理成一篇报道文学《通过文学促进各民族团结》，交給甄供整版刊登在《文艺春秋》，從此，我开始以译作文学交流为创作的另一方向，而我的文学保姆甄供，一往如常，继续不断刊登各民族文学交流的作品，可以这样说，《文艺春秋》是我的文学成长的摇篮，甄供是此摇篮的母亲。我深信，除了我，他不知已经搖出了多少馬华文坛的精英人士。馬华文学在世界中华文学史上的地位特殊，靠的是大母亲的无私、对文学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忠诚，而甄供老先生，绝对擁有馬华文坛大母亲的胸怀，他对培养后进的保姆之心，一直在温暖着我们。

1989年我出版了《点滴汇成交流河》，内所收集的文学交流文章，几乎都是刊登在《文艺春秋》内的作品，可见甄供对我文学道路的影响是深远的。

当甄供住在吉隆坡何清园的时候，是我们见面最频繁的时刻。我们一批文友，在大排档晚餐或者宵夜，大谈特谈，这时候的甄供，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保姆，而是兄长，他说话句子不長，但是，一出口，句句说到重点，让大家欢笑不及。我记得，1987年因茅草行动而被政府勒令关闭的《星洲日报》，我与一批文友去报社探望甄供，他还照常上班负责资料室工作，我们给予鼓励，希望能早日復刊。

原本我己答应金苗等文友，在疫情略为暖和的情况下登门探访甄供，疫情时好时坏，2022年5月19日晚上甄供在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5岁。

做为甄供用心栽培的文学后进，我從内心非常感激他的恩情。我到甄供的灵堂祭拜三鞠躬，用心里的话向他说：馬华文坛遍地开花，花花都有你的滋润。

我也对甄供夫人及孩子说，我是甄供的文学孩子。

/ 苏清强

忆甄供编《文艺春秋》

那个探索的年代
《文艺春秋》在星洲张罗
新的风貌新的期待
很多新手敢于带笔进来
探测你的胸怀你的理念

你守护一方风景
像园丁守护新苗
浇灌清水和农肥
还要除虫赶鸟和拔掉莽藤

我的心也像其他年轻的心一样
受到这文学园圃的冲刺
好奇的闯荡进去
你在选拔高手的力作之外
也细心端详我们新手的涂鸦
然后筛选贴堂

你手心的温度
对我是一种无言的鼓励

我渐渐感受到
你不只是一名园丁
你也是一名有心的构想者
蓝图的设计家
你有鲜明的理念
看着我们鼓励我们
产品以内容为重
老老实实地勾画时代精神

大家总是乐得为你拔笔
在坚硬的土地上
你来我也来
你一手我一嘴
搞得也热闹起来

挥洒一些色彩
增添一些情调
成为一时互相观摩的风采

你的投入与享受
十多年走过
大家逐渐成长
有的执着于初衷
有的翻越到城墙外
寻觅不同的风景

几十年后
你回归道山
你栽培的许多苗种
还坚持着因文而在

（26.6.2022 双溪大年）

/ 春山

追怀甄供先生（七绝）

激荡风华八达岭
幽囹磨砺五春时
横眉挥匕世间魅
沥血文园化郁枝

2022年5月21日



1993年3月21日至23日，董总“中学生飞越文艺营”在马六甲培风中学举行。翌日，学员分组参观名胜古迹，取材写作。时任编辑主任的甄供先生和导师的我，在青云亭合影。

/文若

文坛引路人
——缅怀甄供先生

认识甄供先生的时候还在中学就读时代，当时星洲日报举办一项全国比赛，参加者的投函如雪花纷飞，堆积如山，报馆就延聘我们中学生为临时工，每天下课后辗转乘车到报馆协助拆开信封，排好参赛表格，归口分类，方便报馆管理层评选。我记得地点就在星洲日报八打灵报社里资料室附近，而时任资料室主任的就是曾任道先生，即甄供先生的真实姓名；那时甄供还是星洲日报副刊《文艺春秋》的主编。可是，学生时代的青涩年华没有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中学毕业后到新山宽柔马来学系深造，在第三年撰写毕业论文时涉及马华文学，就不期然想起甄供先生。为了搜寻所需的材料，多次冒昧到报馆登门造访请求协助提供相关文献，或者指引撰写的门路和办法，自此越发熟稔，成为文坛前辈益友，也把称呼改成甄供兄。应该说，毕业论文的顺利杀青，甄供兄的指导给予了莫大的助力，尤其是以其兼任《文艺春秋》副刊主编的联系圈，对马华文坛今昔信息更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使笔者在搜集材料和文献方面节省不少时间，甚至还取得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毕业后，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来自东马砂拉越古晋的犀鸟之乡著名诗人吴岸先生，氏因业务需要经常到吉隆坡出差，并入住亚罗街城市公寓的一套住宅，包括甄供和丁云在内的几位雪隆一带的文友就经常相约前往一聚，畅谈所以，虽不至于借宿，也经常秉夜迟归，笔者就顺道载送甄供回返蕉赖的住家，车上继续侃侃而谈，惬意得很。

那些年由于参与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常组织马华作家和马来作家座谈，或者是翻译作品专辑的推介会，又或者是诸如「百花之夜」的诗歌朗诵会，就马来文学或者是文学翻译面对面交流，我记得甄供兄也曾参与其盛，并对这类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给当年我们这些年轻的与会者莫大的鼓舞。

廿世纪末后几年，笔者由于工作调整，旅居中国福建和山东，自此与马来西亚文友的联系逐渐疏远，往来也少，这样的生活节奏导致笔者也在时间洪流中慢慢与甄供兄失去了联系。今年5月中旬好友子平兄电话那端传来甄供先生的噩耗，惊愕之余，不禁戚然！这些年的奔波，在无经意间我也步入暮年，在铅华洗尽，时空斗转之后，方觉终点站已然在望，一些前辈朋友的人生也悄然落幕。夜坐沉思之余，往事如荧幕老片逐页翻篇，有欢笑嬉戏、有悲伤哭泣，有奋发进取、也有颓丧退却，高低起伏，构筑人生无可或缺的片段。斯人已逝，知来者之可追！

/ 冰谷

那一绺迷人的胡须
——悼念甄供



1991年作协首次组团中国游，在桂林的一个饭店里适魔术表演
魔术师和甄供先生两个大胡子惺惺相惜，合照留恋。是凑热闹的伍良之先生和陈政欣。~~方成

贴在你唇边
是一绺迷人的睿智伸延
那风吹雨打的游丝
强劲地面对多层炮火
掠过无数的枪弹关口
却坦然地击破障碍
一路披荆斩棘
撑起自己的针眨时弊
不屈的那格调
成为你升起那块
笑傲江湖的
牌匾

22/06/2022/大年

/李楠兴

悼甄供

五月的空气
又酸又苦
口碑，溜了嘴
传说篇篇
笔下留情
终成为历史
文章的重量
迷漫着花香
有巨人的身影

一个风雨的故事
故事中的风雨
潸然泪下

疫途萧瑟
不忍揭露，疮疤
痛得窝心

昨夜文星陨落
坠地有声
带着红尘霞光
爝火失眠，自始
暗地勤揩尘埃

2022.05.21



站者右起李楠兴、秋山、甄供
坐者左起春山、驼铃

/ 杨百合

写作的“推手”

如果说文艺副刊是花圃，那么，副刊主编便是园丁。已故甄供先生当星洲日报副刊〈文艺春秋〉的园丁多年，培训了许多写作新秀。

写作新秀的成长，需要不断 地鼓励。什么是新秀的最大鼓励呢？新就是看见自己花许多时间精神写成的作品被老编刊登出来，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文字的出路。文章被刊出就是文字有出路。“投篮”就等于没有出路。

上世纪80年代，我时常投稿〈文艺春秋〉，那时甄供先生常让我的文字有出路。

有一次，我在〈文艺春秋〉读到吴岸的诗作〈寂寞〉，表达得很好：

寂寞
是汹涌的海上的
　　无舟

寂寞
是激情的琴手的
　　无弦

寂寞
是久盼我门上你轻扣后的
　　无人

你来
带着你的六弦琴

我们一道
　　扬帆……

作者吴岸使人联想到“无岸”，我想如果这首诗加多下列一句，会不会很有趣：

寂寞
是茫茫大海的飘航的
无岸

而无岸，使人有一种悲凉的感觉。人生小船，岂能无岸？我想起一首宗教小诗，作者坚决相信是“有岸”的。暂且录下参阅，

摇呀摇人生小船
飘呀飘在狂浪中
但我有耶稣同船
可平安渡到对岸

我评论吴岸〈寂寞〉这篇文章，有位作者认为我“画蛇添足”。画蛇添足的是不是好文章，甄供先生却把它登出来，让我的文字有出路。使我在写作上得到鼓励，激励我继续执笔。

在写作的路上，我得到许多编辑的鼓励，我写了一首小诗，以致敬意：

根——给老编

你甘于作一棵树的根
甘于隐藏自己
让繁茂的花叶
呈现于人前
让人的赞美
全归于花叶
而你却默默
不让人知是你的努力——
怎样支撑着整株风景的平衡

林建国教授

方修论

方修在马华文学史上有着很特殊的地位，不只因为他参与了史料的整理，更在他使马华文学的研究成为可能。[1]这种以一人之力奠定一支文学史的写作典范，其他文学史研究中并不常见。马华文学若有什么“独特性”，方修的文史写作大概可算在内。于是对方修的掌握，俨然成为我们研判相关马华文学论述是否“进入状况”的依据。刻意“遗忘”方修的人容易瞎子摸象，他们或将神州诗社视作马华文学界的缩影，或把马华文学的定义推托给华文文学的世界大同，都是没有进入状况的表示。[2]相形之下，张锦忠的英文博士论文《文学影向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作为一部“后方修”的马华文学论述，对他观点的批判继承就细腻许多。说明了任何类似的论述，即便对方修有意见，都必须从他写起。

方修著作卷帙浩繁，奠定他地位的要数他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3]陈立贵写道：

> 《马华新文学大系》10大册于1970年至1972年出齐。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早期马华新文学遗产集，也是方修继《马华新文学史稿》之后，在发掘、整理与研究马华新文学发展史中另一项难能可贵的贡献。《马华新文学大系》几乎囊括二次大战前马华新文学的所有重要史料。全书共600万字，分《理论批评一集》、《理论批评二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诗集》、《戏剧集》、《散文集》、《剧运特辑一集》、《剧运特辑二集》、《史料出版》10大册。方修为全书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总序，并为各集各写了一篇导言。总序与各集导言实际是方修根据最新掌握的资料进一步总结马华新文学的发展史。（159–60）[4]

体例上，《马华新文学大系》仿效了三〇年代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不同的是方修的大系只有一个编者（陈立贵160–61），贯彻的是同一个文学史“作者”的意志。相对于《中国新文学大系》自我经典化的设计，方修的大系显得朴质，其文学史料的汇整功能大大超出任何典律的关怀。方修后续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虽仅四册付梓，[5]却如期推出战前十位主要作者的文集（铁抗、张天白、金丁、胡愈之、流冰、老蕾、白萩、流浪、叶尼、李润湖）（陈立贵160－61），使方修的文史工作从宏观的“书写史”推进到具体的“作者史”。此外他还有大量的史料论述、散论和随笔——包括《〔战前〕马华新文学简史》（1974年/1986年）、《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1945－1956〕》（1976年/1987年）和《新马文学史论集》（1986年）——在此也就暂不赘述。

我们若以今天东亚及欧美的学术条件衡量方修的努力，恐怕不觉得有何特别。以北美为例，单单一部英国或美国文学史选集（某种意义上的“大系”）就有多种版本流通，各个出版社累积了第一流的人力（跨校教授群）、藉着庞大的教学市场周转物力（Guillory　29），定期将选本翻修补强，手笔之大、繁衍能力之盛，方修的工作只能算是小巫[6]。弹丸之地如台湾要定期编一套自己的文学大系也不是难事。可是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方修当年研究和出版的条件，方修的成就便显得不可思议。首先他并未真正隶属学院，身份上只是报馆的记者和资深编辑（陈立贵154），实际操作时，他先要克服史料搜集和整理上各种人力物力的困难（

陈立贵156－57），其次是拼装一套可用的理论解读史料，推演一个具备解释效力的文学史观。两项困难都超出方修的负荷，迄今也只他一人作出权宜的解决。第一项客观条件的困难今天仍旧存在；新加坡的情况好一点，大马的华文文学资料仍然大量散佚（所谓的“流入民间”），至今未见一个资金充沛并统一事权的学术机构（对马来文学为隶属教育部的语文苑与藏书阁〔Dewan Bahasa dan Pustaka〕，在北京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台北则有国家图书馆）作出够专业的补救和处置。[7]方修的史料整理工作只涵盖到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是为《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的原订计划，而李廷辉等人编纂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也只推进到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从此便不再听闻任何大系的策划。[8]方修当年的史料阙漏，今天幸有杨松年教授指导一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做补遗，[9]这些累积都拉近我们和战前马华文学的距离，反而对六〇年代中期以降的马华文学我们一筹莫展，要有什么宏观认识只有各凭本事。可以想像，方修当年着手整理战前史料就面对这样的困境，今天我们对方修的工作下评断，这点必须纳入考虑。

当史料搜集的困难结构性地不能解决，马华文学研究便不得不带些田野性格，和人类学越走越近。踏入这片没有足迹的田野，我们隐然知觉一个庞大书写档案的存在，就是不知座落在哪里。这困难直接对方修前述的第二道难题——文学史理论的建立——产生冲击。以今天的后见之明，这理论有必要把这份“田野性格”纳入，一并考虑促成此种性格的历史情境。方修本人并非没有同样的观察，他旗帜鲜明地采行庸俗的左翼文学史观应该是他的回应。[10]以下一段他对战前的追忆可以佐证：

> 三十年代后期，星马文艺界曾热烈地在讨论一个问题：本地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结论如何，我不大留意，但肯定是枉费大家参与讨论的精神的。因为，在“禁书驱儒”的〔英国〕殖民地愚民政策之下，一批批优秀的作家都成了逐客骚人，连文艺新苗也常常被连根拔起，这又怎能产生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来呢？（〈也谈学习马华文学史〉110–11）[11]

方修这段话有趣的地方，在于指出战前便有所谓“经典缺席”的辩论，可见作者们当年已有写出好作品的期待和焦虑。今天马华文学界面对的还是这个老问题，大家都试着解答（包括张锦忠的博论），一时还是没有答案。[12]更有意思的是，方修把这个看似文学的“内在”问题移位成“外在”的困境来考量，看起来有意把问题解释掉，事实上又似乎言之成理。直到今天，马华文学大环境的条件还是没有改善，统治权由殖民宗主国让渡给土地之子（Bumiputra）以后，国内的学院资源照旧被当权派垄断，政治禁令一样横行，差别的只是严厉的程度。一如方修所看到的，殖民就是愚民，新的治国逻辑施放的还是旧殖民者的余威，这种愚民国策唯一的剩余价值便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并以“经典缺席”的辩论在马华文学界发酵。这辩论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殖民宗主国（如英国文学）能，现在的马来文学也能，偏偏我们马华文学不能？何以主能奴不能？问题是，当“民”早已彻底被“愚”，成了结构性的事件之后，“外在”的结构性困境（如史料搜集的困难、学院资源的匮乏）也就和“内在”的“经典缺席”同为一个问题，甚至解释了这个“内在”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经典缺席”的理由：以马华文学这种殖民与后殖民不能分辨的历史情境，“经典”只会永远“缺席”；不能产生所谓“伟大的作品”正是这支文学成立的内在逻辑。我们困在主奴辩证里太久了，才不理解所有我们看似文学的“内在”问题（如“经典缺席”），皆卡在资源（文化资本）分配和抢夺的节骨眼上。方修看起来化约和跳跃的左倾思考，切中的是问题的要害。

不幸我们今天对方修的批判，泰半停留在他教条的左翼立场，特别对他偏颇的品味（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坚持）最有意见，怀疑他

编选大系作品时略去不少（特别是战前）流有现代主义血统之作。[13]这样的文学史翻案动作有其道理，也出于必要，因为增订补遗符合文学史写作之常情，但是过度强调整个事件是方修的文学史写作技术出了纰漏（如果是纰漏），又是把事情局限到文学的“内在”问题来解决。以当年的学术条件，方修并无力对马华文学史的现象作深层的理论归纳；就算他具备外语阅读能力，西方当时能提供的理论工具也不完备。直到今天，欧美文学史理论能处理的仅限于“大国”文学的“大传统”，这点包括张锦忠援引的复系统理论，对马华文学这种看似轻薄、其实复杂的文学现象没有多大助益。复杂是因为它牵连太广；拿来当文学的“内在”问题处置，便看不出当年并没有人——包括方修——有能力了解事情的复杂。这是何以我们之前要说，整个问题超出方修的理论负荷，而他只作了权宜的处置。当大环境条件不足造成我们理论的阙如，问题也就不是文学史写作技术出了纰漏那么简单。

至于方修“权宜的处置”，就是他反殖民主义的左翼“现实主义”鲜明立场。虽是按着马华文艺作者一贯的主流意识操作，以当年的知识条件而言，这还是最有解释效力的理论。不过对历史处境的认识是一回事，握有一套周延的文学史理论又是一回事。方修的意识型态即便交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卢卡契）检视还是显得粗糙，我们要接手他未竟的理论工作，就非借助西方的“大国”文学史理论不可。我们立即面对两个问题：首先，方修所本的马克思主义（不论多么庸俗）大方向大致正确，至少让他也让我们认清了马华文学的历史情势，现在要如何继续走下去？甚至要不要这样走下去？有此一问是因为牵涉到第二个问题：所谓的“大国”文学史理论，皆以十八世纪以后欧洲的美学概念为中心价值，典律的卡位都在评比彼此带有多少“美学价值”，这种隐然所以也就很虚伪的“市场”假设，马克思主义不会轻易放过。再说这种“大国”文学史理论有其实际操作的困难，它可以对“价值”的要求无限上纲，造成马华文学不仅没有可读的作品，连中国新文学大概也找不到什么“经典”。如此这般，马华文学就不必研究了。詹明信当年的补救作法是认为，这种表现平平的第三世界作品（他的例子是鲁迅），写的既然只是“国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69），要研究的话处理这个就好，什么“美学价值”就别谈了。问题是，詹明信这番话里的“大传统”美学偏见还是过强，盖过了他对第三世界现代性的判断，以为可用“国家寓言”之类的说词和第一世界的现代性（历史处境）一刀两断，仿佛两种现代性没有关连。如果第三世界有所谓的“国家寓言”，那么第一世界又从中学到什么？怎么重新理解自己的“现代性”是怎么回事？怎么又会是詹明信这种把“美学价值”放大的说词？以此类推，我们如果看不出方修的文学史论述（连同马华文学所表征的书写实践），隐含着重新解释“现代性”——包括西方自己的“现代性”——的契机，“美学价值”就会被我们放大。所谓的“大国”文学史理论，用以处理马华文学容易失焦，理由不外在这里。

其实当“美学价值”需要放大时，已经是美学遭受挫败警讯；“美学价值”自我膨胀，表示它（或相信它的人）渐渐搞不清楚状况，在现实世界里失去作用力，找不到立足点。基于这样的观察，哈伯玛斯和李欧塔都异口同声认为——至少在西方——美学现代主义（modernism或aesthetic modernity）气数已尽，走到了尽头（Habermas 6; Lyotard, “Defining” 6），虽然对这个难局的解释，以及残局的收拾，两人看法不一，成为他们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情境辩论的焦点。共同点是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调，在讨论当代西方艺术创作时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变本加厉的结果（彻底商品化外加全球化），已使当代美学实践的批判力道完全摧毁。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我们还大谈“美学价值”便有点尴尬；更尴尬的在后头，特别当我们要收拾时时假设着“美学价值”的“大国”文学史理论。卡在我们眼前的

问题是：这种尴尬时刻，我们自己又面对着怎样的现代性？是谈“美学价值”不必尴尬的那种？还是用来避免尴尬的那一种？“美学价值”与否的问题似乎还好谈，现代性则难以捉摸，明明我们谈的是美学，却发现要被解释的是现代性、我们这个时空、我们自己。美学已死，我们终于哀伤地发现，剩下我们自己孤独地面对后现代的废墟。马克思主义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哀伤，不禁让我们追怀美学信念仍然充满意义的那些日子：一如方修那个书写他文学史的艰困年代，哀心以他对美学实践的总结，理解他是处在怎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地方。

为什么是方修论？首先因为那段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那个年代，人们对美学实践有着无比的信任，他们甚至有志一同追溯马华文学的起源、整理这支文学的书写经验，把文学史写作当做同一代人的集体任务。方修则以惊人的意志力实现了众人的计划。他既然不是唯一从事这文史工作的人（杨松年260-61），“方修论”就带有评析他那一代人文学史努力的意思。很自然我们会问：是怎样的现代性促成了这番集体努力？他们从哪里继承了这份写作欲望？殖民的累积（殖民统治的主奴关系培训班里）又如何让他们产生必须了解自身处境的意识--尤其是透过美学实践来了解？对方修那一代人，文学史写作应许了有关自己身世的答案，他们需要的文学史理论，就要比“大国”文学史理论所能提供的多出一些考虑。几个问题现在纠缠在一起：首先是方修他们写作文学史欲望之强，超出他们的理论所能承载的精密度。寻找精密的理论，我们很自然想到当代文化资本最为集中的西方。然而以马华文学史独特的案例，从西方承接过来的“文学学”研究的行规和内容又显得力不从心，[14]尤其是“大国”的文学史理论。这里谈的不再是文学的“内在”问题，而是两种有着落差的现代性（或者全球化之后，同一种现代性里的落差）之间的衔接。落差的解决又有其实际的困难，因为大背景是全球分配不均的文化资本体系：当西方占有市场和生产工具，它就占有劳动力（想想他们的文学史选集），生产的许多文艺理论，如“大国”文学史理论，都不是为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服务的（所以马华文学没理论可用），而是当着他们不要的东西（如过去的鸦片、今天的卖当奴）卖给他们，让他们上瘾（所以马华文学必须使用），可能的话让马华文学研究沦为代工，再生产西方学术体制占据支配地位的条件。这种“现代性”也难怪哈伯玛斯等人要回到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废墟。也是这种“现代性”逼迫着我们采取了现行的劳动模式：手上拿着最简陋的考古工具，走进那片贫脊的田野，自己当起自己的人类学家。人类学揭开我们在资本主义废墟里的身世，变成了文学史。方修他们当年从事了这样的人类学，提供的知识也就不只是文学，还有身世，以及在这片废墟里像结构一般不能改变的命运，他们和马克思的渊源也就比自己想像的深远。就像人类学家李维史陀逐渐悟出的，人类学最后要追求的、能够学习的、应该关怀的，都在马克思那里，因为就在那个地方，我们深深触及了“现代性”不变的结构。

如果这几个问题看起来纠结在一起，可能因为我们没想过“文学学”的研究可以那么艰难，需要牵涉那么广泛、横跨那么多学科，而那么多的学科又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呈现同一个思考理路。要勾出这条思路，就需更多细部的解析、论证的补充和案例的说明。“方修论”如果还有什么学理意义，便是牵动了文学研究的许多学理假设，并且逼迫它们作出回应。

文学史理论个案的批判

第一个要检验的是当代西方文学史理论的一些学理假设。张锦忠援引了易文-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复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处理马华文学的个案，是目前所有马华文学论述中，陈述最完整、考虑最周延的文学史讨论。由于这样的尝试也是第一次，遭遇的问题比预料中的还多，以致张锦忠作出了局部的修正跟取舍。没有完全成功之处大多出于复系统理论的内在缺陷。这些缺陷，只有在

成功的实验里才会现身，引发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

先谈复系统理论的部份。根据张锦忠转述（T4 12），[15]这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及捷克结构主义深有渊源，从符号、结构发展到系统，都在在假设文学及文学史是按着一套规律运作，历时性的问题并有共时性的解释。然而系统不只有一个，考虑到历时性所带来的异质、多元、动态等类的落差，“复”系统的假设变得必要。这些落差意味着系统之间有所竞争，典律的高下亦由此分出结果，唯一不变的是复系统，永远保持着一个矛盾的平衡。文学史的流变，正是以这种“守衡定律”让各个典律周期性地升降循环。

从这么简单的介绍，我们已经看出复系统理论的问题。首先它只能用来讨论有着“大传统”的文学史，并且仅仅看重典律的循环理则和评价流程，这种文学史谈法有把文学史形式化的危险。然而就“系统”一词看来，形式应是复系统理论的关键概念，特别指典律的美学形式；“美学价值”为其存在本质，涨跌起落有系统本身来调节掌控。这种“系统”定义，和同时平行发展的“结构”概念有着极大的落差。至少后者积蓄着的理论厚度，足以让德希达引发结构的“中心”是否存在的学理危机（Derrida 280）。思考“中心”的位置就是究竟结构的起源，这是我们熟知的解构操作。对德希达，这起源绝对不是作为人的主体（Derrida 287, 290），这个说法显然冲着拉康的精神分析而来，一个坚信结构起源于主体的理论。然而当解构哲学欠缺的正是主体理论时（Dosse 2:39; Ffrench 172），德希达不见得就驳倒了精神分析这个非哲学领域的意见。对于这件后结构理论的公案，复系统理论似乎看不到和自己的关系，这也便是问题所在。首先，没想过“中心”在哪里（不能自我解构），就无从谈论系统的起源；不问主体，也就不能思考欲望的介入和操作。复系统理论看似一个客观的典律评价流程理论，却从来不提是谁在评价、谁需要这套系统，进而是谁需要典律，谁又在乎典律的价位可由系统估算和流通，谁在背后操盘。如此不闻不问，仿佛假设大家都知道答案。涉及了自己的起源便保持刻意的沉默，正是复系统理论“势利”（cynical）的身段所在。显然这套理论卷进了某些体制利益，面对着我们的也就不再是文学的“内在”问题。

这样形迹可疑的“共同诗学”（common poetics，或译“一般诗学”）不一定与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有关，可是绝对是资本主义体系需要负责。至少复系统理论听起来像个市场理论，“美学价值”这个走资派难辞其咎。吉勒里在《文化资本论》一书里指出，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兴起以前，“美学”（美感经验）和“价值”之间不必有所关连，对艺术品下判断无需动用“价值”的概念（G303）。[16]这种前于政治经济学的艺术判断模式（未被价值体系“污染”的美感经验），今天应该还存在，然而应然（逻辑上能够成立）并不表示必然（真的就存在），特别当今天的我们已经被价值体系彻底穿透之后（G322）。这个体系的始作俑者是休姆（David Hume）和《国富论》作者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他们给商品之美和艺术之美互作譬喻，使得两者界线模糊（G310－11），成为亚当史密斯经济学里剩余价值（财富）概念的来源（G312）。等到商品之“美”不能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后，“使用价值”的概念才被发明，而美感经验又因为不带有任何“使用价值”，才和商品经验有所区隔（G315）。可是这只是表面，骨子里他们是同一回事，而且关系很吊诡。吉勒里论道：“在亚当史密斯的著作里，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再也密切不过了，因为它们在商品的概念中溶成一体，可是这样一合也是彼此永远毗离的时候”（G315），理由是：“‘美学价值’并非一直都是存在着的问题，它只在美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家之后出现，作为两者同源的事实被压抑后的结果”（G303）。美学与政治经济学如此暗通款曲，随即给康德带来不少麻烦；为了和经济学撇清关系，

他第三批判大谈的美感经验便以大自然为主要指涉，有意抽离艺术生产制作的人为成份，因为牵动制作就要扯进经济学，非常不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当然没有成功（G318）。

美学的商品原罪一直拖到今天还未解决，令人怀疑自外于商品价值体系的美感经验是否存在。马克思有名的例子（他对古希腊艺术和史诗的礼赞）显然认为可能，使吉勒里很不以为然，认为连马克思也遭到物化之害（G322）。这样批判是过了头，因为最后连吉勒里自己也发现，美感经验的确不能如此解释掉，他并以性爱作类比：性行为固然有社会赋予它的意义，却无碍我们理解性经验本身有其独特性（specificity）（G336）。这个说法还是拖泥带水，没像马克思能够正面肯定艺术的“价值”（不指“交换价值”）；一直要到哈伯玛斯，我们才能解释这点“价值”何以是对抗资本主义的利器（详后）。至少当年列宁信誓旦旦要革布尔乔亚的命时，并没说也要销毁他们的文化成就，反而鼓励吸收所有过去的文化遗产（Lenin 616）。吉勒里的忧虑可以理解：美感经验被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收编已经太久了，彻底到每当我们提起美感经验，作为我们认知视野的市场就被我们忘记（G317，319）。可是马克思重视艺术带来的独特经验，也可以用来引申，不论市场的穿透力多强，也不可能销毁（aufheben）艺术作品，否则我们就不会每每讨论美感经验时就被迫遗忘市场，从而知道市场的力量无孔不入。换言之，艺术需要和市场对立起来，可是这种对立，不是天真地以为我们可以自外于市场的对立。

易文 - 左哈尔的复系统理论因为根本就是市场理论，所以只提供了典律形成过程一个势利的市场说词。历史上这形成过程很是复杂，和复系统理论的市场假设有段距离。例如复系统理论喜用图表论说，可是我们不能想像早年基督教会的圣经，用了几个世纪完成典律的建立，就可以用图表交代所有机制。图表化的意思是从典律形成过程中抽出可以形式化的因素，包括美学价值的涨跌、中心边缘的推挤，并以图表们放大它们的重要性，顺势也就简化了典律形成的过程。易文 - 左哈尔不问种种这些涨跌推挤是否合理，维持了他表面上的价值中立，实际上他把典律形成中可能的弱肉强食（特别在学院里面），理论化为经验实证下的客观现实。表面上他画了一个大饼，说明任何边缘化的作品都可能挤进中心，实际上他也知道有的作品完全没有机会，例如詹明信眼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或者一些以“经典缺席”为成立条件的文学源流。一方面这些文学源流不具备足够的文化资本（没机会学好英文，无法领略莎士比亚），自然长不出什么象牙，掌管经典身价起落的学院，便没必要和这些小朋友们周旋；另一方面，吉勒里引用了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尔（Pierre Bourdieu）的看法发现，学院的第一要务是再生产它存在的条件，巩固自己的地位（G57），作法除了是累积更多大户（“经典”）在名下之外，还要放出空气，说经典的中心永远对外开放，让大家以为学院体制很开明，无心留意这小动作藏了很大的动作。就像所谓的“美国梦”看似人人有机会，发迹的就是那几个，显然它的用途是摸摸头，欺骗那些资源已经被剥光光的人们（如美国城中贫民区的有色人种），要他们安分守己，不要怀疑资本主义的好处，谆谆利诱之中充满威吓。同理，宣示一个开放、热络的典律系统，也就有助于巩固“经典”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

（下期续）

梁先生：

您好。感謝貴刊願節錄轉載拙文（方修論），今將全文寄上。
祝貴刊需要，若要去除註解的部分倒是無妨，不過中文部分就請不作變動。
謝謝。

建國敬上

注

1 本文于剑桥写作期间，得到S. M. E. Grimley女士和王文基先生协助，特此致谢。

2 有关神州诗社的研究，最完整的可详黄锦树〈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一文。

3 可参照爱薇在她访问方修时说的话："对新马文艺界来说，大家一致公认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编了两部有关新马华文文艺的史料：《马华新文学史稿》及《马华新文学大系》"（方修，〈与方修先生一席谈〉411）。

4 有关方修（吴之光，1922–2010）的生平与治学，可详陈立贵〈马华文学史家方修〉一文。方修作品最为周详的目录，可详何炳彪与梁慧群编辑之《方修编著资料辑录》（2008年）。关于方修最为系统与完整的概述研究，详欧清池199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方修及其作品研究》(2001年)。晚近的方修研究合集还包括内容不甚整齐的《方修研究论集》(甄供编，2002年)。

5 此四册为《小说一集》、《戏剧一集》、《散文一集》和《诗集》（陈立贵161）。

6 方修当年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原意也是出自编课本的构想，作为他在新加坡大学教授"马华文学"一课之用（〈与方修先生一席谈〉412）。

7 方修自己对文艺史料大量流失的解释是："当然战争是原因之一。但我以为主要的是新马一向来就没有一些文化机构注意或负责保存。这些文物，单靠一些个人收集，战争一来，或其他天灾人祸什么的，有关资料也就荡然无存了"（〈与方修先生一席谈〉411）。马华文学研究的困难可以想见。从1881年至1941年，星马地区前后刊有中文报章近40种，如今仅存22种（李庆年，1998b：5），微卷今藏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保存状况详李庆年（1998a：562–63）。及至廿一世纪前十年，部份收藏已经全文上网（详新加坡国大"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数据化计划"网站）：《叻报》（1887–1932），《星报》（1890–1898），《槟城新报》（1895–1941），《天南新报》（1898–1905），《日新报》（1899–1901），《中兴日报》（1907–1910），《星洲晨报》（1909–1910），《振南日报》（1913–1920），《新国民日报》（1919–1933）。陆续还有其他已制成微卷的报份在上网中。至于文学刊物，包含与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合作的《蕉风月刊》（1955–），也已经上网。迄今最完整的马华文学著作收藏则在马华文学馆（详其网站）。网上则有"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不断在作更新，以供下载。然而马华文学研究所最倚重之两份历史悠久的日报《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尚未电子化以供公开浏览。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虽然每日收藏境内各语文报纸，包括全国性与地区性华文报章，只是保存期限不详，亦未听闻类似数位上网计划。作为必须奉行国语（马来语）政策之政府机关，为华文报章执行相关计划的可能性亦微乎其微。

8 由戴小华、云里风、谢川成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共十册，已于2004年出版，有意补齐本文所谈阙漏。然而这套大系并非没有缺点，只能来日另文讨论。

9 杨松年在〈战前马华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里作了部份的描述（263）。

10 熟悉方修作品的都了解他从中国新文学继承过来的左翼政治立场，黄锦树亦做过讨论（〈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132n32）。方修这段"宏观"谈话可以是例子："不管是中国新文学还是马华新文学，它们的发展史，就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史，是从旧现实主义向新现实主义发展的历史"（〈马华文学的主流〉361）。然而这并不表示方修不能处理审美经验的课题，特别当他愿意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中，为审美经验预留一个位子。例如在〈形象、思想问题札记〉一文处理据言是高尔基的命题"形象大于思想"时，他便不觉得作品的艺术成败能够全然取决于作家的政治意识。用他的话说："我觉得'形象大于思想'，也可以理解为作家的主观思想制约不了作品（形象）的认识功能"（66），并说"'形象大于思想'的'大'字带有丰富的含义"（68）。虽此，他还是加上一个但书："巴尔札克如果不是保皇党，而是共产党，他的艺术成就肯定是更加伟大的"（67）。

11 方修这里指的是英国殖民政府检查制度下，对中文作者驱逐出境的命令。

12 "经典缺席"是黄锦树于1992年提出的说法，详其〈马华文学"经典缺席"〉一文。

13 这类见解的论述包括陈应德的〈从马华文学第一首现代诗谈起〉、黄锦树的〈反思"南洋论述"〉、林建国的〈等待大系〉，以及张锦忠的〈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

14 "文学（之）学"的概念借自张汉良教授（4–5）。

15 张锦忠（Tee Kim Tong）的博士论文《文学影向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Literary Interfer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ry Polysystem," 1997），以下所引页码将以T字母开头。

16 吉勒里（Paul Guillory）的《文化资本论：文学典律形成的问题》（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以下所引页码将以G字母开头。本文所有中译皆出自笔者翻译。



梁冠中

老叶——悼叶清润博士



今年6月叶博士公司出了一辆新车“马赛地”奖励他考获博士，他的秘书做“柴可夫司机”，他非常高兴，来找我们吃午餐，也让我们坐新车，感受新车。

老叶，你走了，给我愕然；手机上传来你的讣闻，我顿觉迷惘！你每天早上9点前必定在手机上向我说早安，先前是花花绿绿的图案，最近你生病，早安是华语是英语还是日语，我都知道你还是好好的，我回应的早安，有一些是不正经的说笑，有一些是拾人牙慧的人生感悟，你有所触动，都会回一个好，还是一个笑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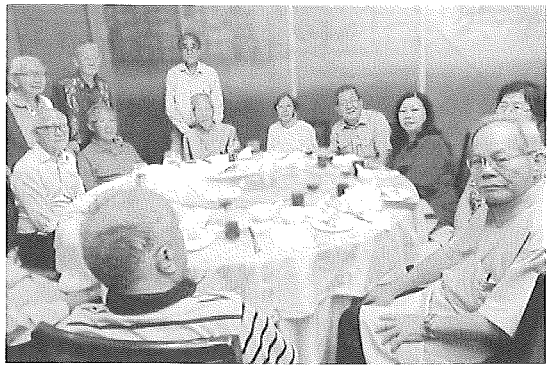
昨天早上我先给你道早安。10点左右开车去金苗家拿玉佩编排好的67期《爝火》稿件，又与金苗和孙女去玛末店吃roti canai，临走时，金苗还跟我说，对完稿，吃午餐也顺便载老叶一齐来，聚一聚，我说你带着个尿袋，出门不方便，不可能跟我来。我回到家，大约下午三四点，我按手机看，赫然出现你去世的讣告，我一时愕然，伤感从心头升上，真的有点不能接受，你疾病缠身已有一时，进出医院，你都传来讯息；生病对你打击大，一时伤感难以自制，我在手机里给你打气，你年青力壮时是个风里来浪里去的人物，什么苦头什么艰苛你都是苦里来笑里去，事业有成，丢下继续赚钱的机会，平心静气潜心做学问，看你的简历，华小、独中、南大、日本、中国、马来西亚都是你负笈从师的地方还是国度。你从事文墨学术著述，不假手于人，不惜工本，从日本影印日寇占领星马时（昭和十七年至昭和二十年，即1942年至1945年）在新加坡刊行的《昭南日报》，计划从学术的角度来评论《昭南日报》的内容，已经在《爝火》刊登的4篇论述，都是掷地有声之作。另外，你还请专人将你编辑的《昭南日报》社论打字编排。《昭南日报·社会》叶清润博士编，已印成精装本问世。你的付出真是功德无量，我这个旁观者对你的毅力对你的不惜工本，只有付出的那股豪气，我真的心服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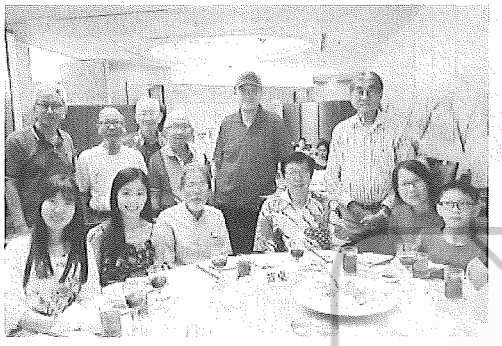
在这之前，你和我根本是陌生人，互不相识；你是根据大学规定硕士论文要交给文学刊物发表是一项程序，你与我素不相识，其实你只要邮寄或电邮给我，就



叶博士与众作家朋友一起欢庆《爝火》庆典











是这么简单，因为先前你的师兄师姐的硕士论文都是通过电邮方式交给我发表在《爝火》，但你却不怕麻烦，亲自来找我，你来工厂，我刚恰不在；后来约定在玛末店见面。通过你的硕士论文，我们交往成为朋友。曾是一个风里来浪里去饱尽人世沧桑磨练出来的一个学者，你对事总是尽心尽力，对人总是那么亲切和气。我们两个人的共同语是广东话，讲到不痛快的人或事，港人的三字经脱口而出，似乎已是我们两人的口头禅，相视而笑！

我还在悲伤甄供的离去，现在，你又在不声不响中走向天涯海角，不过三五年的相聚，你和我的在生之缘，却是终结了！在我还残存的余生，你还是活在我的记忆里！

2022年8月14日晨早5点读你最后写的“感恩”，我没猜错，你是念念不忘要写文章，尤其是《昭南日报》登载的，你是要写多篇的评述或论文，如今你只写了4篇（刊载在《爝火》），却人生终结！

我在瞻仰你的遗容时，不禁泪水盈眶，（站在旁边的你的第二女儿，惊愕不置，忙递来纸巾），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想到陆放翁的“死去原知万事空”，生命不予你分秒的挣扎，奈何！奈何！

2022-8-14夜



金苗

怀念曾经
——悼叶清润博士

漫漫的长夜煎熬过去，温暖的朝阳冉冉升起，可爱的早晨翩翩降临！

多少个如此期待的时刻，一定接到你发来的问候讯息。

当然，我也立即回复你！

如此这样，日复一日，持续不断！

你曾经这样对我说

每天我最爱看你发来的讯息

你的鼓励和关怀

是我最好的福音

我何尝不是一样

你对友人的真诚与热情

慰藉了我的心

然而，人生无常，从那天起，我再也接不到你发来的讯息！

因为，你已乘鹤归去，去到遥远的地方！

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也算有缘！

我们相识在老年，坦诚交往在《燔火》中！

虽然只短短几年，我已知足，没有遗憾！

我们一见如故，我很荣幸与你为友！

我敬佩，你好学，活到老，学到老，达到八旬年纪还去考取博士学位！

我赞美，你的谦虚、慷慨大方！

我感动，你献身文学的精神！

我领悟，《脚印》的梦想与向往！

我陶醉，《含羞草》的爱情！

啊！认识你真好，与你相处非常愉悦！

如今，一切美好与欢乐只存留在怀念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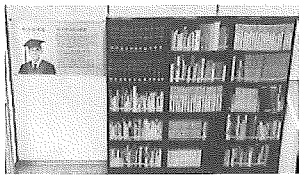
怀念是一首悠扬、亲切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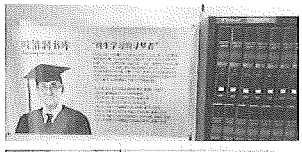
怀念曾经，怀念从前，怀念难忘、怀念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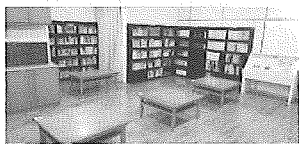
安息吧！老叶！

（注：《脚印》和《含羞草》是叶清润博士的作品名称。）

（16-8-2022写于八打灵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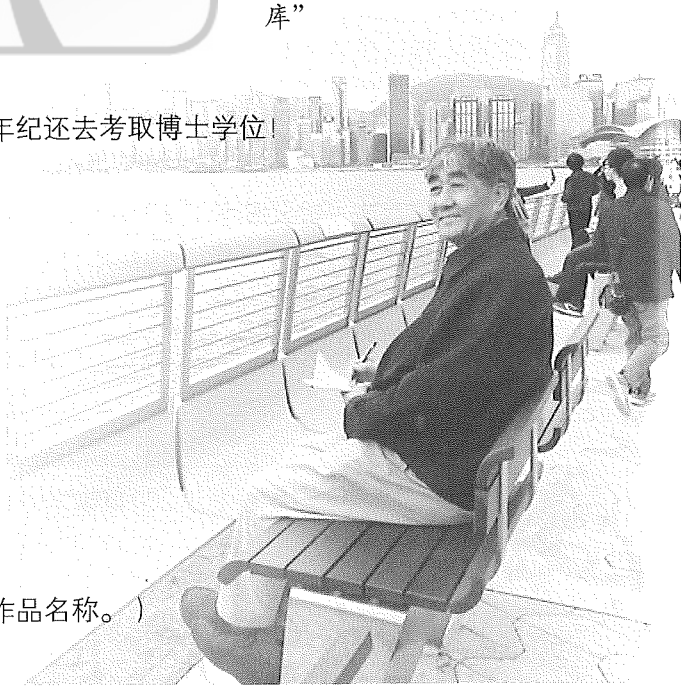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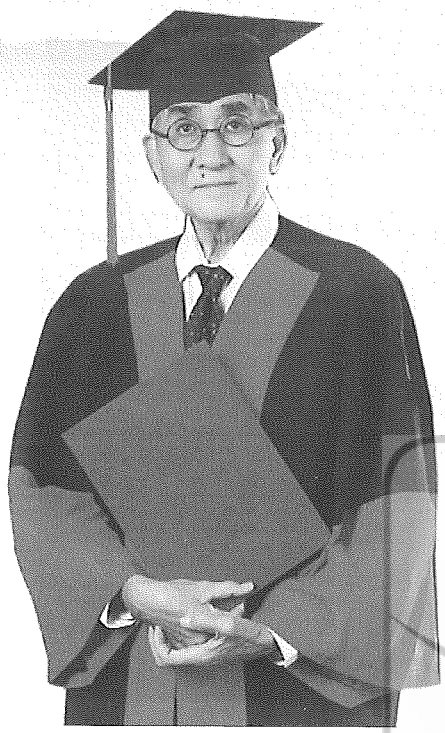




韩大图书馆内，设立一个小角落“叶清润书库”



叶清润博士



风范犹存

1941年生，祖籍广东新会。我是一位终生学习的寻梦者，
我的学生时代，总喜欢冠以“花朵的开花期”：

橡胶树花：1958年吡叻积莪营华小
1962年金宝培元独中
相思树花：1965年南大经济系肄业
樱花：1976年日本千叶丽泽日语
1978年东京写真专门学校
木棉花：2002年广州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本科
樱花：2007年东京国际大学大学院社会学MA
大红花：2015年UPM博大中文系MA
木棉花：2021年广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关系学院政治学法学博士

燹火同人敬挽



活到老，“读”到老的叶清润

林玉蓉

2022年8月14日，与朋友去公园晨运后，在嘛嘛店享用印度煎饼和拉茶时，巧遇与孙女一起来吃早餐的金苗。金苗告诉我，好朋友叶清润于12日走了。这个噩耗确实令我感到意外，因为之前没听说他患病。金苗说，叶清润当天早上还在whatsapp中发信息与他话家常，并说中午要和助理出外用午餐，完全没有诉说身体不舒服，但是，回到家里休息后不久，就安详地与世长辞了。唉，只能感叹人生无常啊！　叶清润博士向来给我的印象是：虽然已经高龄，身体健康硬朗，思路清晰，从他的身上可看到一生都在追求学问，对学习的热衷不减，保持着终身学习的积极态度。

叶博士是一位活到老，“读”到老的人，他的一生显然不停地追求学问，60多岁读完学士学位，紧接着报读研究生课程，到了耄耋之年，竟然还考获博士学位，这种终生孜孜不倦学习的信念和精神，可说是励志的典范，也令我敬佩不已。

叶清润生于1941年，祖籍广东新会。他来自霹雳积莪营新村，小学毕业后进入金宝培元独中，后赴新加坡进南大经济系，由于经常参与课题活动而被南大开除。失学后到亚罗士打当农业机械推销员，后被公司派去日本久保田手扶拖拉机接受3个月的培训，从此对学习日语产生浓厚兴趣，立志要学会日文。1976年在日本千叶丽泽进修日语。由于特别嗜好摄影，于1978年进入东京写真专门学校进修读影像课程。2002年近60岁时，报读中国暨南大学日语系，结果顺利毕业。由于学习热诚越来越炽热，同时想更上一层楼，就申请到日本国际大学大学院报读研究生，最终考获社会学硕士。毕业回国后，原本计划进行中日、日中翻译工作，但发觉自己的中文程度有待加强。2015年，毅然报读博特拉大学中文系硕士班，研究课题为现代马华文学，结果顺利考获第二个硕士学位。在老师鼓励下，他上网申请博士班，研究课题以日本占领新马三年八个月期间《昭南日报》的史料为主，论题是《二战时期日本对新华人的侵害研究》。由于在新马的《昭南日报》资料缺乏，这个课题不容易进行。后来他知道日本有收藏这些资料，于是想方设法托朋友在东京国家图书馆复印大量资料带回国进行分类和研究。2021年，他在疫情肆虐期间克服了学习的种种阻力，终于完成了论文的撰写，通过答辩，顺利戴上博士四方帽，考获政治学法学博士学位。

叶清润的嗜好广泛，特别喜欢摄影。他在往生前，把存放在书房的上万张底片整理并出版了黑白摄影集《写真集：脚印》。与此同时，他也在2022年初完成了编印《昭南日报社论》。但是，在其出版计划中的另一本书《昭南日报的汉奸文学》却来不及在他离世前问世，诚属令人惋惜。这两本著作对将来有意研究《昭南日报》的学者，肯定会有很大的用处。

叶清润博士本职从事日本机械模板技术，后来创业经营机器生意，但他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呈现的是多面貌的人生，进入耄耋之年，依然孜孜不倦学习，不断探索和追求知识。他的人生观显然是要经过千辛万苦获得突破，通过努力使自己得到提高，让成就带来满足感。逝者已逝，祈愿他在往生西方净土的路上享受着终生学习的愉悦。

叶清润已出版的书计有：他主编的《金枝芒散文汇编》（2017年）、《脚印—写真集》（摄影作品集，2020年）、《脚印—散文集》（2020年）、《昭南日报社论》（2022年）。

/叶清润博士

昭南日报 之四

马来亚军用票

一、军票的发行

所谓“军票”即“军用手票”的简称，最初叫做“军用切符”，是日本政府为进行对外战争而发行，由日军在所占领地区为征发军用物资而强制流通使用的一种代用货币，曾首先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出兵中国山东省的青岛，开始改用“军用手票”的名称。此后凡是日军出国作战，均在军中和所占领的地区使用“军票”，如1922年侵入苏联的西伯利亚，1931年侵入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由于日军把战火烧到哪里，“军票”也就随着其侵略势力的扩张流通使用到哪里，所以“军票”的发行完全是政府行为，其应用沿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史。①

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旨在搜括这些地区的天然资源，财物及人力，以支持庞大的作战军费，是要“以战养战”，以图建立大日本殖民大帝国。凡侵占他国时，发行没有准备金的军用票，这是披上合法外衣的掠夺。

日军在侵略马来亚时，以必定打败英国殖民政府的野心，在侵占新加坡登陆后，便立即把随军携来的军用票宣布与当时的海峡英币（或称叻币）等值使用。《昭南日报》于1942年2月22日便刊出了以下的新闻：

军用票与现存通货

一律同行使用

但出入口暂时禁止

大日本军司令官昨发出关于处置通货之佈告，原文如左为佈告事，大日本帝国隆军于占领后城镇，即行使帝国政府发行之军用票（通称军票俗名军用钞票或纸币），人民一概尽须认知如下列，特此佈告。

一、军票乃是大日本帝国政府发行，负有全责任而行使，故有绝对信用，务可安心依照票面编数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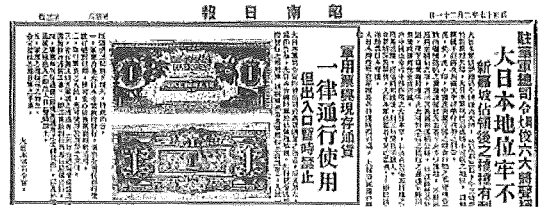
二、取得军票之人民，应可使用与所需之支付。

三、若有图谋妨害军票之通流者，例如拒绝领受或伪造或滥放诽谤谣言等事，即认为敌对行为处以严厉惩罚。

四、军票与现有通货，即现有通用之金钱货币，以及外国通货之输出入口（即出入口）暂时禁止。

五、军票之种类示之如左。合宜按照各地手票。

大日本军司令官


昭南日報

軍用票與現存通貨
一律通行使用
但出入口暂時禁止

駐軍軍總司令部發六大聲明
大日本地位牢不
新幣發佈前後之種種有

《昭南日报》大日本军司令官军用票之佈告

《昭南日报》于昭和十七年（1943）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发表下列大日本军司令官佈

告如下：

佈告

为佈告事

马来亚通用银币，一为大日本政府发行军用票，（此军用票银码用英文表示其他军用票以华文表示银码者不能通），及星币现时两者同价通用。

除此两种银币外，别种银币不能使用或收存，如有伪造此项银币，及更改军用票或星币，或造谣言有不利于此军用票通用，如查出当照军律严罚特此通告各宜凛遵毋违，此示。

昭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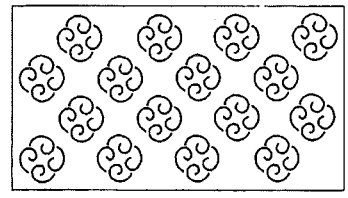
大日本军司令官

日军12月19日进入新加坡，宣布日军用票与叻币一律等值通用，是最先使用日本军用票的城市。日本策划大东亚共荣圈时，已拟好各占领区的币制，各使用不同的军用票，这是要根据各地区过去使用的货币单位为标准，英属马来亚，新加坡及婆罗洲等埠是以元（DOLLAR，代号$）为货币的标准单位，分为100仙（或占CENT）。马来亚的军用票也以元为单位，它是随日军携来，日军政府宣布它与海峡英币（或称叻币）等值使用，并通令：各色人等如使用或接受非上述两种纸币之其他纸币；或涂改伪造及改变这两种纸币；或扰乱上述货币之流通者，将依军法严惩不贷。

第一系列的马来亚军用票，有一元，五元及十元三种，于1941年底或1942年初发行，票面上没有印日期，是以大日本帝国政府的名义，由横滨正金银行发行，在票的正面下方正中框内印上“大日本国政府”，中间有THE JAPANESE GOVERNMENT，其下的一小行英文字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保证在要求时兑现之意）。这系列的一元，五元及十元票字母列好MA及MB，M大写（CAPITAL LETTER），两边垂直，称为直M，都印有六位数字的号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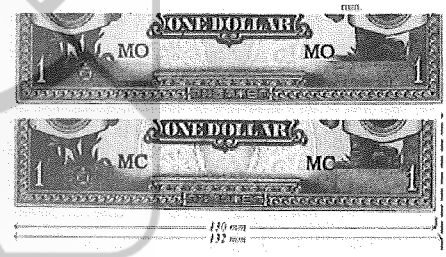
马来亚军用票的水印（WATER MARK）图案是四瓣旋花形（QUATREFOIL KIRI FLOWER），在这系列中只有五元及十元有水印，一元的没有水印。②

下为水印图纹：



马来亚军用票的水印图纹

MA的1元军用票首位号码由0至9，MB的首位号码由0至4，按估计在十五万张的数目内。③



一元军用票的字母与号码样式





十元面值的香蕉币

香蕉币俗称为日本钱或日本纸。因为十元面值的日本军用票印有香蕉树，所以也被称为香蕉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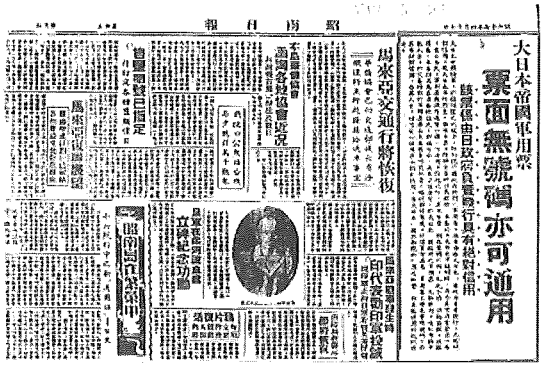
日军的第一系列军用票的随日军携来的，军票面上有数字号码。至第二系列的军团票发行时，军票只有列号而没有号码的军用票。立刻引起人民的惊慌与怀疑其有无储备金发行的军用票的币值的时候，作为日军的宣传工具的《昭南日报》于1942年4月17日第三版堂堂皇皇的刊出：

大日本帝国军用票

军面无号码亦可通用

该票系由日政府负责发行具有绝对信用

大日本帝国陆军，于占领后之地域中，即行使帝国政府发行军用票，该票系由大日本军国政府负责发行，具有绝对信用，故大日本军行所至，该项军票，即极受各地住民欢迎，本岛于为大日本军占领时，司令长官亦尝发出佈告，宣示告民，军用票与现存通货一律通行使用，除此之外，其他货币则在禁用之列，凡此各情俱志前报，根据获悉，本岛以及马来亚各地区人民，对该宣示，无不谨慎遵守，于大日本军国政府之军用票，尤极乐用，唯间有极少数人士，于交易时对于军用票票面上来有书名号码者，略持犹疑态度，根据官方消息军用票上虽没书名号码，亦具有绝对信用，各界人士，尽可安心依照票面额彩通用，唯大日本军国本部境内所用之纸币则未能通用与此地方云云。


大日本帝國軍用票
票面無號碼亦可通用

《昭南日报》关于“票面无号码亦可通用”的佈告

二、军票的没落

日寇占领马来亚，不到六个月，物价高涨的现象已逐渐明朗化，促成物价高涨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有下列四项：一，军票的滥发，即通货膨胀；二，投机商操纵物价；三，部队与会社竞争收买物资；四，联军反攻影响军票信用。

日寇在马来亚发行的军票总数，究竟共有多少，连日寇本身也不确知，故甚难以统计，最初发行的军票，都印有号码，如MA100001，MB100001之类。军票与叻币价值相等，通为合法的通货。至1942年9月间，军票的号码也消逝了，票面纸印有罗马字母，如MCMD等。1943年以后，甚至有一部分军票连罗马字母也省掉。1944年12月，百元的军票开始在市面流通，通货膨胀更趋恶化。日寇投降前，千元军票已经印好，准备发出，其滥发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④

当英政府民政官员接管此联邦首都时，日政府交出大量成堆之军用票，即所谓“蕉票”，票面约值五万万元，重约三百吨。

日军财政官出一地图，指示该军票所在之地点，以告英军方财政顾问官麦法兹典上校（Col.Mac Fazdean）。据云此中款项甚多，不虞缺乏。

由属处仓库中堆积此重军票至于上抵屋顶，又在普度监狱（Pudu Gaol）中之地窖，亦堆积散张之军票，其高及膝，其票面价值不一。

麦法兹典上校以此等无价值之大量废物，乃填塞宝贵之货仓，拟付之一炬云。

在1942年马来亚英政府之货币委员会（Malaya Currency Commissioners）所发马来亚通货共达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万元叻币。日本人估计日军政府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共印发，七十万万元至八十万万元的军票

（7,000.000.000——8,000.000.000）。

日军政府管理通货官吏，经英军民政官员质问时，答云彼等对于所印发军票，亦只有粗略之观念。据云彼等极难阻止各军附设之流动车票印刷部之自印。由军队之流动印刷部所呈上之唯一报告指言明所用去之纸之重量，而日军政府之通货管理官则据此以估计其数目。

在英政府未正式宣布军用票死刑之前,民间都存有大量的军用票,大家都怀着一线希望,希望从英政府以同等的价值对换英币。然而,最终英政府拒绝承认其价值,军用票即成废纸。这灾难似的又使人民战后现金财产损失惨重。

军用票上清清楚楚的印着: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OMISE TO PAY FOR BEARER ON DEMAND

日本政府的“诚信”何在!

昭南奖券与兴南彩券

一、昭南奖券

日本皇军为了更进一步的筹钱以资其军事侵略行动，于1942年7月1日开始发售所谓国家的彩票—昭南奖券，在人民已百般痛苦下再发行一百万元奖金的彩票，再榨取民膏，以达到其“以战养战”的政策。《昭南日报》于昭和十七年（1942）六月十一日刊登了昭南彩券之详细办法如下：

政府彩票 昭南奖券诞生

财务部决自七月一日起

第一次百元发行使流动资金转变为復兴资金

使流动资金转变为复兴资金

繁荣中之马来亚，在皇军指导之下，万般建设，蒸蒸日上，各族人民，莫不奋勉有加，共为建设大东亚最大势力，近者，政府当务为增进人民幸福，提倡高尚化之娱乐起见，特由马来亚军政部财务部计划发行『百万元彩票』之昭南证券，现已准备完妥，定于七月一日起发行。百万元彩券之发行，一举两得之方法，一方面可以取回新加坡防军发出之庞大军费所造成浮动资金，一方面则以之充马来资金。昭南奖券，每张票面为一元，计一百万张，中彩之票，则取多额少数主义，计分一等一张为十万元，二等一张五万元，三等十张每张一万元，四等五十张每张一千元。

从七月一日起至三十日止，托市内之中国，印度，马来人所开之大商店出售，八月十日在昭南剧场开彩，由关系系官，印度，马来及中国各代表者出席，中彩者则于八月十二日起至九月十一日止，向正金领取现金（军票）。

购买者虽以居于昭南岛者为限，但此盛举军占领后第一次之尝试，且欲作百万富翁者大有人在，故彩票之发行当有不胫而走之势，将来当视此次之成绩如何或定每年发行三次或四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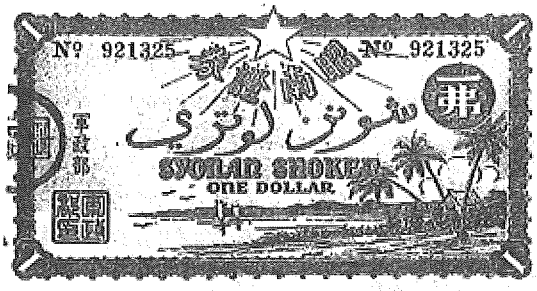

昭南奖券生
第一次百萬元發行
全島交通暢達

《昭南日报》政府彩票“昭南奖券”诞生之报道

军政部最先发行“昭南证券”，面额一弗（一元）。原订1942年8月10日，假昭南剧场（即维多利亚剧院）当众开彩，中奖号码除刊登在报章，也在昭南横滨正金银行与分行公布，领取奖金日期在8月12日至9月11日，逾期作废。

二、兴南彩券⑦

1943年，军政监部标榜“救济难民”、“整备卫生设施”为名，发行泛马性的“兴南彩券”。《昭南日报》于昭和十八年（1943）二月十九日，刊出了“兴南彩券”的即将发行之新闻：



日军政部发行的昭南证券的正面。⑥

救济难民及整备卫生设施

“兴南彩券”即将发行

第一期三十万元四月十日开始出售

昭南军政监部为吸收游资与提倡民众娱乐，经决定于本年分期发行三百万元之奖券，定名为「昭南彩券」，售出之额，则抽出六十巴仙为奖金，盈余则用于救济难民及整备卫生设施，目前只限在马来地区发行，第一期为本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日，发行之三十万元（每张一元），以后每月继续发行一次，该项奖券由银行，邮政局，原住民团体，商店等担任推销，第一期抽签日期定于五月三十日举行，获奖人领款日期则定由六月一日起至六月月底止，此次于军人军属以外之现任日本人亦可购买。

按去年七月间本岛曾发行同样性质之“昭南奖券”一次，大得社会好评，今次则为第二回也，又闻奖金之等第，亦已拟定如下，头奖为五万元，二奖二万元，三奖一万元，四奖五千元（三张），五奖一千元（九张），六奖五百元（十五张），七奖百元（七十五张），八奖五十元（九百张），九奖十元（千五百张），头奖前后赏五百元（二张），得奖张数共有二千五百零七张，奖金共发出，八万元，得奖机会甚多。



《昭南日报》“兴南奖券”即将发行之报道

日军为了应付庞大的侵略战争开支，通过在占领区夺取物资以战养战是硬剥战略物资的经济战争。军政部充分了解华侨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于是用尽各种办法向华侨开刀，开发各种彩券等便是手段之一。同时更利用人们心里弱点，开设赌博与贩卖鸦片来麻醉人民的身心，使其意志消沉，延长其残酷的统治。

① 林晓光：《日本军票史小考》，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学出版，2004年，第1、2页。
② Wong Hon Su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Singapore) and its Currency, Singapore: Wong’s Collection, 1996, pp.32.
③ Wong Hon Su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Singapore) and its Currency, Singapore: Wong’s Collection, 1996, pp.32.
④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文史出版，1984年，第312页。
⑤ 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文史出版，1984年，第313、314页。
⑥ 黄汉森编：《日治下的马来亚（新加坡）及其货币》，集藏斋出版，1996年，第165页。
⑦ 黄汉森编：《日治下的马来亚（新加坡）及其货币》，集藏斋出版，1996年，第167页。

叶清润博士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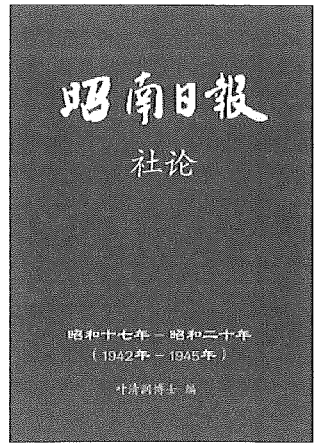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来亚与新加坡被日军侵略的1941 年至1945 年，为华文报之黑暗时期。《昭南日报》标明，该报的经理名曰陈日辉，另有编辑名曰林宋一，王元通。但是，“经理”、“编辑”显然都是名义上的运作者，报纸的真正控制权实为日军所掌控。日军退隐幕后，这也给报纸的读者一种错觉，以为这份报纸是华人主办，择取华人视角，传播华人声音。

社论是报纸的灵魂与旗帜，它体现报纸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超过70多年了，我国的“马华文报业史”上还是空白的一页。希望通过《昭南日报社论》使日后年轻的有兴趣的学者，可通过《昭南日报社论》宝贵的资料，从反面教材为视点，研究日军统治新马期间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宗教教育等问题，重写“新马报业史”上空白的一页。

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上的一段讲话：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苍浪客

序

根据方修著《马华文学史補》：沦陷时期，日本侵略政权所办的华文报刊，主要是三报一刊，三报是新加坡的《昭南日报》，吉隆坡的《兴亚日报》，槟城的《彼南新闻》（初期为《彼南日报》），它们大部份时日每天出版八开四版，相当于一张我们目前常见的小型报，份量可说单薄无比，但各报每日均维持着半版上下（约二千余字）的所谓文艺副刊，如《朝阳》（昭南日报）、《新光》（兴亚日报）等。至于“一刊”，即《南光周刊》，为昭南日报社出版的综合性杂志，十六开本，每期约卅二页，“文艺”稿件也占相当篇幅，——这些，就是汉奸文学、色情文学、消闲文学的活动园地。

学者叶清润博士花费不少精力和金钱，从日本本土影印了在新加坡印行的完整《昭南日报》。将《昭南日报》当作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深入分析侵略别人土地的侵略者除了暴力枪桿，作为宣传工具软实力的报刊，是最佳的愚民传媒。

叶清润博士在《爝火》文学杂志撰写连载的《东瀛追忆》，都是有关作者留日期间的学习与生活经历。另外撰写的有关《昭南日报》的文章，具有揭露与批判的效能。

叶清润博士不惮其烦，将《昭南日报》刊载的社论逐一挑出整理成《社论选辑》。社论是报纸的喉舌，读报纸每天刊载的社论，读者即可了解该报的取向，读其立论也就晓得该报的立足点。《昭南日报》社论的执笔者是汉奸还是投敌者，很

清楚的摆在读者面前。侵占别人土地、劫掠财物、暴虐屠杀，都是侵略者的罪行，此时的汉奸文人便大有作为了，除了歌功颂德，及修饰文字，叠床架屋，他们也会无中生有，偷换概念，甚至有反逻辑的诡辩，他们欲盖弥彰的罪行恶迹，却逃不过智者的法眼。将西方帝国主义当作穷凶极恶，本身侵略暴行化作善举；侵人土地暴虐无耻，一丘之貉，西方帝国主义换了日寇侵略，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汉奸文人也会写什么礼义廉耻，告诫民众要奉公守法，做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汉奸举一反三，讲的头头是道，正义凛然，但披着狼皮的狰狞，正如蒲松龄笔下的画皮丑陋不堪。我看见的汉奸，对日寇献媚取宠，对广大民众涎皮赖脸。

将汉奸文人写的社论收集成册，既是文献，也是反面教材。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

2022.5.11

金茵

《社论选辑》赞赏——敬致清润兄

我非常赞赏
又怎么能不赞赏
你老而不休
孜孜不倦
付出又贡献
在马华文坛的道路上
绽放朵朵鲜花
美丽又芬芳
你是乐龄者的楷模
你是老年人的骄傲
从出版《金枝芒散文汇编》
到散文集《脚印》
到摄影《写真集》
如今《昭南日报》社论选辑
一本又一本实体书
出钱出力皆慷慨
让人为之眼发亮
生命的列车镀上阳光
负载壮丽的事业
飞过山越过海
万里碧霄
生命不管长或短
只有一次
死亡是早或迟
置之度外
我非常赞赏
又怎么能不赞赏
你一生在奋斗
不忘初心持续学习
登上一座一座高峯
编辑或创作正能量
恒心及毅力坚如钢
你的赤子之心还在
你的心啊永远年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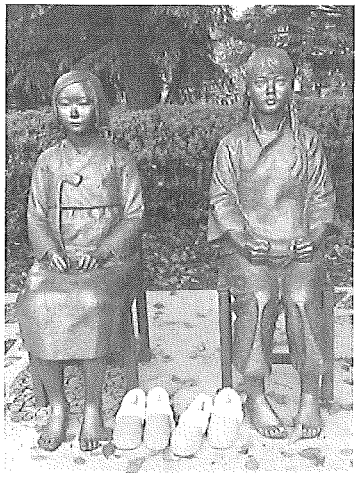
（11.5.22 写于八打灵再也）

/叶清润博士

东瀛追忆

慰安妇

“慰安妇”是指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逼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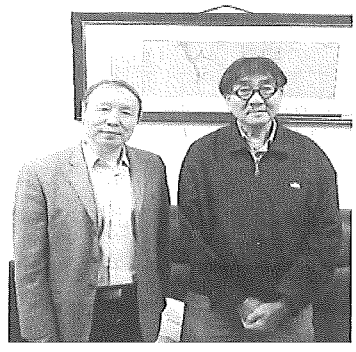


上海师范大学内“慰安妇”公园的慰安妇像

2017年是联合国慰安妇申遗最激烈的一年，代表中国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为联合国申遗项目的首席专家，于是萌起了慰安妇调研，设法拜访芳智良教授以便了解与探讨新马慰安妇的课题。

终于在2017年4月6日成功的到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访问了他。经过简短的互相介绍后，便立即切入我迫切想要了解的新马慰安妇问题，他却很遗憾的告诉我，他手头上並没有现成的资料和图片供我参考，但答应今后将增加这一项目，互相建立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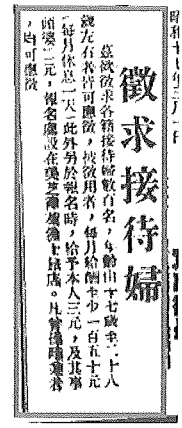
苏智良教授原本也不是慰安妇的研究者，只因1992年3月在日本偶然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被日本教授提问到“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是否在上海？”苏智良教授很尴尬的回答不了这问题，于是萌起了研究中国慰安妇的问题，最终成了中国慰安妇调研专家，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区）开设了慰安妇研究所，全世界慰安妇图书馆，放影室等。



与苏智良教授（左）合影

日本侵略马来亚三年零八个月，也给遭受日军性侵害的马来亚妇女们带来了惨痛的历史回忆。

日本侵略军上至长官，下至走卒，到处奸淫良家妇女，莫不将其凶恶強盗面孔，全部表露。其御用报纸《昭南日报》在昭和十七年（1942）三月五日，六日，七日和八日一连四日公开招请娼妓广告如下：



徵求接待婦

茲徵徵求各籍接待婦數百名，年齡由十七歲至二十八歲，无有花柳病可應徵，被徵用者，每月給酬金壹百五十元，每月休息一天，此外另於報名時，給予本人三元，及其事頭費二元，報名處設在樂芝園，應徵者在該處填寫志願書，由可應徵

《昭南日报》“征求接待妇”之广告

慰安妇的国籍与数量

由于日本从不公开慰安妇的国籍和数量等资料的问题，苏智良教授供述了他的研究如下:

就慰安妇的国籍而言，除了日本本国以外，主要是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有一些东南亚等各地方的女性，如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太平洋一些岛屿的土著居民、华人、欧亚混血儿等，还有俄罗斯、荷兰等国的少量妇女。最初，日军征用日本的妓女充当慰安妇，因为人数有限，满足不了需要，便强征朝鲜女子和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将慰安妇的征集扩大到了东南亚。如在缅甸，日军高层下令征集缅甸妇女来补充慰安妇。战争结束时，缅甸慰安妇还有三千两百人。

慰安所的分布地主要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库页岛以及日本冲绳、北海道等地。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军队中，到底有过多少慰安妇？目前这还是个有争议的数字。由于日军有关慰安妇的档案资料大多在战败时销毁，余下的档案也没有系统公布，而曾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人也多已过世，剩下来的人又大多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经历，所以缺乏推算从军慰安妇总数的依据，至今为止，关于日军慰安妇，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统计。

根据千田夏光的研究，1941年那年日本关东军实行特别演习，称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根据日本天皇批准该次演习的《作战动员计划书》，拟带到满洲、西伯利亚去的慰安妇总数是：“动员为七十万兵员慰安使用二万慰安妇从军”。当时各地日军总人数为320万人，慰安妇约为85000人；再加上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日军还私征当地女子为日军慰安妇，估计慰安妇的总人数可达十万人。

又根据金一勉分析说；“军队内部的混乱，其起因之一，是士兵们的性处理的不圆满，为此，需要一定数量的慰安妇。可是，由于一名慰安妇一天只能满足二十九名男性的限度，所以，认为二十九名官兵对一名慰安妇为妥。于是，产生了‘二九一’这个隐语。照此推算，如果一百万日军需要34500名女性；300万日军就是103500名慰安妇了。”

日本学者秦郁彦根据日本军队300万的总人数，及在日军中流行的1：29的说法，再加上慰安妇因生病、死亡等的人员更替比例等因素，推算出慰安妇的总人数为十五万人左右。

苏教授综合研究了各方面的史料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慰安妇制度实施的7年间，总计慰安妇人数大约有36万—41万人。计算公式应为：

3000000 ÷ 29 × 3.5 = 362068（人）

3000000 ÷ 29 × 4.0 = 413793（人）

按国籍来分析，慰安妇的主体是中国和朝鲜女子。朝鲜慰安妇的人数在14万—16万人左右，台湾、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慰安妇各有数千人，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慰安妇各有数百人，而中国的慰安妇人数最多。

（文转第49版）

唐君复自传

（一）

早晨，我刚在建筑工地开始用人力举铁锤打（那个年代还未有打桩机械）椿时，就接到家人一通电话说父亲病殁的噩耗。我心急如焚，手中缺车资，找工友凑足车费，从三百多公里外乘巴士赶到家，太阳已西斜，棺柩已抬上棺车，准备出发。若是我再迟一刻就错失送父亲最后一程的机会。于是，我匆匆穿已替我准备的孝服，遗憾的是远离家乡的我在父亲弥留时却不在他身边。我只好怀着愧疚的心情护送父亲上塚山;从此，父亲解脱了在人间的苦疾，长眠在黄土堆下!

父亲在世时，碌碌无为。从年青当樵夫拼力打灶柴卖，平时也抽鸦片，故无法改善贫困生活。二战将我们打进更贫寒的境地，父亲没有收入来源，只好吃薯类山菜养命。二战结束后，小镇缺清粪工：父亲为挣多点钱，搁下尊严，屈就于被人羞辱的颜脸下，毅然地应征这分无人问津的卑贱工作。父亲自我调侃地说：一个太爱脸又顾及形象的男人，怕被人闲话，是不当清粪夫的!

小时候曾经去看父亲做清粪工作：他弯腰躬起朝天背，伸手拉粪桶，脸朝臭气散发的粪便，倒进自备的桶。两个桶盛满粪便了，才挑去给菜农作肥料。

长年累月在夜的旷野中工作，难免遇到恐怖的闪电划亮漆黑的大地，树影在地面婆娑，疑是魍魉趁机来人间撩乱。雷声轰轰怒吼，似是它下山而来，接着大雨泼盆而下。父亲当这样邪恶的天气是一种对他的考验，不惧畏地加快手脚，把工作干完，带着湿漉漉的身体回家，洗一回热水澡，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清粪工作时间短，每晚只须两个小时就能把工作做完，一个星期做两三天已足够。此类工作可以白天或晚上做，卫生部没作任何规定。

我是寒门出世的青少年，无房无存款，眼前栖身之所，也是县政府提供的宿舍，若我离开现成的宿舍，将无地可落脚。身陷无选择时刻，只好忍辱负重的涎着脸，责无旁贷地顺着父亲遗留下来的脚印走，当个最年青的清粪夫。

（文接第48版）

新马的慰安妇

按照苏智良教授的统计法，我以当时日本侵略军的人数据统计为7万人，[①]则新马慰安妇的人数如下：

70000 ÷ 29 × 3.5 = 8448（人）

70000 ÷ 29 × 4.0 = 9655（人）

历史是不能改变的，日本军国主义更不能改变在侵略期间给于新马妇女的惨痛回忆，有朝一日，会出现如苏智良教授一样的仗义者站出来，给你们伸怨，设立慰安妇研究所，也会建立和平少女像，目的要求道歉和纪念!

① “马来亚战役”，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4%BA%9E%E6%88%B0%E5%BD%B9, 2018-05-24.

一个月后，我收到父亲在世时踏实工作十二年，所累积下来的”五百多令吉”公积金存款。我拿三百令吉还清欠棺材店的账；这笔钱包括造墓地风水，聘请喃呒佬作法事的账目在内。感激棺材店老板有爱心！在无外人担保下信任赤贫的丧府。

（二）

每个人都嫌弃粪便邋遢。我却忆起父亲说过的话：倒粪工作要以博爱的精神，不卑不亢，将众人的粪便当作自己儿女的排泄物方式来处理！只有怀着这种心态，对倒粪工作才不言忌违！排泄粪便的人，有谁知晓清粪夫的高清亮节的精神?

粗板筑成的厕所后，坭路高低不平又不好走，但走惯了，熟悉地形，就难不倒我的双脚！

黑夜里倒粪，白天割胶，收入依然菲薄。但当袋子有点钱，我会出城看戏慰劳自己的艰辛，也不忘买书回来自修，充实自己不足之处，冀望将来文字用到时能为自己的生活加砖添瓦。在我的思维中，后天的努力，才是弥补先天不足的缺憾。

日子似无情流水，无惊无险地工作了七年，当了正式员工，获得几百令吉追薪。我交了头期钱，以每月供期方式选购一辆摩哆。有交通工具之后，我狭窄的心胸豁然变强变大，决定冲破缠身困境，扩大生活圈子，让我交上三位外地劳作工友，和他们结成队，承接小园主的工作，为园主的胶园喷撒杀草剂，杀草剂掺和的水是由我从河里挑上来的。挑水我行，因为我腰力壮，步伐矫健快如奔跑的马足。我们承接砍清胶园里的杂树和荆棘，用的是古老的长柄镰刀，放倒橡胶树时，则是用锋利利斧。总之园主给的工资合理，我们都来者不拒。

在这段忙碌的日子里，我像一支两头着火的腊烛，赶完白天工作，隔三两天又要趁天黑前，骑摩托赶二三十公里路回去小镇倒粪。说心里话，倒粪工作是我奠定下来的终生工作，并养成不怕工作多忙多累，只要列好时间表，按步就班地进行，就不会扰乱我预先规定下的计划！

（三）

工友之间，有聚有散，当我有机会另谋高就时，便毅然决然地离开合作多年的工作团队，坦然地往高处爬：接受在大园坵当秘书工作的杰伦（原名廖金华）文友推荐，去他工作的园丘当胶园管工。从我做工作开始，只有别人管教我，如今却要我严管别人，对人坦率，作风不威严的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每天早晨敲钟点名时，有胶工休息就及时让打杂工人补上空缺。胶园规定胶工可以休息，但胶树一定要割，不能丢空，这是经济效益。

巡视胶树状况时，我会快步小跑留意树身留下的刀痕，若割伤树，就将伤处用红笔划叉作记号，给胶工警惕。十一点收胶液时，我会吹哨子，通知他们。然后，赶回胶房等秤胶液。

会割伤树的或割超过规定树皮的工人，通常是一些眼力较差，抓胶刀不灵活的老胶工。遇见这种情况，我只劝他们小心操作。我的目的是要胶工和管工站同一阵线，大家每天为生活挣几令吉，不需把他们管得太严，大家忠厚相待，工作的路才会走的更远更稳。

那些日子，工资每月一百二，气油津贴三十，加起来还不如胶工每个月领一百七八十令吉的工资，但我依然乐呵呵地生活下去。

第二年，参加政党活动的杰伦，提名竞选森美兰州选区，园坵经理卓老板也是该党的党员，而且还是杰伦的竞选代理人。因此，经理

卓老板特地派我去帮杰伦的选区内拜访选民，作拉票工作。我带领着几个自愿支持者从早忙到晚，直到竞选期结束，投票成绩公布后，杰伦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旗开得胜，当了拉坑区的州议员！

那年，芙蓉市闹大水灾，杰伦在选区的雨水中捨命地忙里忙外，忙得晕头转向，这种要为选区落力帮助选民的议员真的不好当！

杰伦荣任州议员不久，有一件旧事出现在我脑际，让我回味端木虹生前对我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他和孟沙杰伦闲来无聊去找算命师批运程，结果批出杰伦命中有吃香喝辣的官命。我想，有官运的人是与生俱来的！

（四）

胶园里有很多勤奋淳扑，身材苗条，性格坦率的貌美割胶少女。据我所知，她们家里也有几亩薄地，只是家里人手众多才来大园丘工作。见了这群红唇皓齿白皙又阿娜多姿少女，使我砰然心动;因为我觉得自己也老大不小，应该趁这个良好时机，瞒着清粪夫的身分，从中选一位脾气温顺，适合自己的姑娘作终生伴侣。但很遗憾，我掂量了每个少女的状况，觉得我的年龄大她们整十岁，在岁数差距中，双方的思想肯定有差异。于是，我放弃了选她们其中一个作终生伴侣的念头。

胶园女工平时没出门，因为她们出一趟城市要花很长时间。可是，这天早晨大雨过后，天空还是乌云密布，树身湿漉漉不便割胶。这时，有五六个少女嚷着要出埠看戏，交票钱给我，吩咐我骑摩哆先去买戏票。我买了戏票等一阵，她们才从巴士车上走下来和我会合。这群从胶园出城看戏的少女，是怕遇渣男戏弄她们，故要我当护花使者。无可否认的，少女群中有个男人夹在其间，她们也感到安全些。

戏院散场出来，她们也不忘去百货市场逛逛，买些她们适合用的日常用品带回家。老实的山城姑娘买东西不砍价，买得过就放手买，但看到高贵又美的奢侈品，买不起只好闪身而过！

（五）

有华裔胶工，也有外地挚友，知道我仍是单身，纷纷介绍劳动界的女人给我相亲。有一位古姓朋友认真地对我说，在外相亲不成，他有两个未婚小姨介绍给我选。如果我们有缘，以后搭上同一辆襟兄襟弟列车，成为表亲该多好！这句话温暖了我的心。原来离开小镇，接触外地后，未婚少女竟是那么多！还好我聪明，不死板板固守在小城。

我感叹娶妻养育子女的岁月只有短短一二十年，要趁年轻力壮时期，诚实地寻找一个女伴组织家庭才算是美满人生。

相亲第二次，我相中了一个很投眼缘，肤色白白，高度和我也搭配，年龄小我两岁的女人，而且还是割胶妹。在我们相识过程中，她只知道我的职业是工资微薄的管工。

我们交往了整年，她说我们年龄也老大不小了，催我择日结婚。当时工资微薄，欲结婚时缺小钱，便向想和我结成襟兄弟的好友借两百令吉，办完喜事才还他钱。婚后我们住在园丘宿舍，她在我管辖的范围内工作。

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后，我才坦白告诉她;每个星期有三天傍晚我会骑摩托回小城做清粪工作。她听了没出声，但很惊讶地盯住我。我怕她埋怨，便对她解释说，我做这工作是贪图老来有养老金领，她从惊讶中缓和下来，莞尔一笑地说;你这么快，就把老来的生活日子作那么周全的安排，实在难得！我说：我害怕老来连累你没饭吃！她露齿而笑不作答。在我的思维中，全

世界的人可以看轻我是清粪夫，但我敬爱的妻子和孩子不能看轻我！因为我要负重前行，挣钱扶养家人。

那天下午，她驾着凑钱刚买来的二手车去拜访大舅。夜里，回家的路上她说，她已将我的倒粪工作对她嫂嫂说了。我问道：那你嫂嫂有什么反应?她接着说：我嫂嫂说;你不嫌肮髒，不嫌臭，让你去做好呀！多一分收入。

（六）

我工作的园坵离医院太远，妻子分娩前，我让她留宿在大舅的家，因为大舅的家离医院近。而且，妻子有不便之处，他们会细心照顾她。

那天，妻子临产，被大舅送进她医院，孩子出世，大舅很高兴，每天送食物去给他妹妹果腹。我为了生计一直留在园坵工作，没去医院看她;明事理又勇敢的妻子没吐过怨言。出院那天是下午，我做完日常工作才接她回家。她坐月子，我巡视胶园回来煲好饭，杀鸡并剁成小块让她自己煮鸡酒，下午放工后洗衣晾在屋外晒，接着煲大风荷叶水给坐月子的她洗澡。

妻子去割胶时，一个月花五十令吉，把孩子付讬给婇姆照顾，妻子有空才去抱孩子回家。

有一天，我把孩子将他骑在我肩膀上，去单身老木匠的住家聊天。他看了孩子一眼说，你这男孩眼睛精灵，长相好看，是读书的好料。我觉得他说的是好听的敷衍话，并不在意。

回家后，老木匠说话的馀音，敲响我的意识，让我想起孩子未来的教育问题，我用心作了一番思考：觉得要培养一个孩子成才，居住的环境才是孩子未来的风向标。反观住在旮旯地方，没文化气息，致使孩子求学之路充满荆棘，早去晚归的路又崎岖，这就是孩子成长中的致命伤。

心系孩子未来的成长，我和妻子辞退了园坵工作，搬去和大舅家住，妻子割大舅管理的胶园。我却在每个清晨，骑上摩托去猪肉店，选半隻猪剔骨后，再分门别类，天亮才骑着后箱放肉的摩托去住宅区叫卖。作了几天亏本生意，我对客户说我要转行做别的工作，很多客户说我卖猪肉足斤足两，婉留我继续卖。后来，有一个老肉贩我说没钱赚的原因，是我不会操刀砌猪肉，劝我到肉店实习几天。当我把砌肉刀练得纯熟后，重新在顾客面亮相时，使出砌肉枝巧，果然有钱赚！常言道，”熟能生巧”果然没错。

我成了流动猪肉贩后，顾客都叫我”猪肉佬”，这样的称呼可谓”名实相副”。

（七）

妻舅对我说，在木屋区有一间杂货店，老板停止营业已久，现在要转让。开杂货店好，店内吃的用的齐全，不愁吃不愁穿，是养育儿女温饱的粮食库，是孩子成长的港湾。我交清一千五百令吉转让费，择好日子，妻子舍弃割胶工作，一家三口搬进木屋区。

当初，面对店里空荡荡的旧货架，我作了一番店里摆货策划，便开始忙碌起来，卖猪肉回来，囫囵吞枣地填饱肚子，就赶去批发商店选购各类品级的米粮油盐，又去饲料店买鸡料，再赶去文具店买学生用品，还有饮用品，饼干糖菓，总之杂货店该卖的东西我都尽量办齐。大件东西商家送上门，小件的自已载。亲力亲为的干几天活，总算将货物买齐摆好，第二天便开门做生意。

初期创业，我手握购物的现款有限，只好拿妻子的首饰作抵押，向妻姨借一千五令吉，但感觉钱还是不够，又找童年玩伴的印裔朋友借手饰拿去典当。很不幸

现钱又不够，商家又不让新客户赊账，只好打算有多少钱就买多少货，从小做起。还好，遇到这家杂货批发商的经理是我的猪肉客户，有他的仗任，助我渡过难关。但经理有言明在先，每到年低一定要还清账目，我感激地忙说当然当然，并不停地弯腰向他鞠躬道谢。

那年，恰逢金饰涨价，妻姨对我说，欠她的钱不必还了，但攥在她手中的首饰却迟迟不退回来，我觉得有猫腻，便还她千五令吉拿回首饰，妻子把首饰用心计算下，少了一条几百令吉的手镯。千有万有的贪婪妻姨，一点也看不开。

开了杂货店，顾客叫我老板，遇见猪肉客户依然叫我猪肉佬，回到小城我依然是名不虚传的清粪夫，一身揽三分工作我都尽其量作好。我能在外安心闯荡，是因为在我的背后有一个功不可抹的妻子，静静地为家庭奉献。我老实地说一句话，干杂货工作时间长，又不能偷懒，买货送货苦挣蝇头小利。家庭式生意，随时有人上门买东西，除了离家出外，才有机会喘气。

作了几年生意，妻子在百忙中，又增添一男两女。妻子坐月子，我在外劳顿，她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又照顾孩子上学，没有机会好好休息，我心疼不骄奢的妻子，为勤俭持家吃尽苦头。

出外卖完猪肉回来，吃过午餐，睡个午觉养神片刻，才轮到我顾店。午后我才出外选购店里所缺的货，我的店虽小，但货物相当齐全，买客也多，有时客户订货多，忙到要我半夜起床秤货物，等到店不忙才将货物送去给客户。唉！令我感叹，世上的金钱真难攒。

（八）

店主要卖店，定一个月限期让我筹钱买下来，逾期被外人买了不能怪他。我很想买来自己住，但店里赊出的账一个月才结一次，长久以来，客户有钱也不肯还清，有越积累越多的迹象。如今我急用钱，诉尽苦衷，恳求他们还多点钱，也得不到他们的许可。有些人钱欠多了，偷偷搬走了。有些人找渣，说我专卖不新鲜的货给他，又缺斤少两，趁机和我吵架，故意闹翻，然后赖账不还。做人太大度吃亏，因为他们觉得我好欺负！遇到无理人，我只好吃哑亏。

我焦虑店被外人买去之后，未必会租给我：到时真的寝食难安。现在我才体会到一个人钱财不丰足，什么事也做不好的滋味！

限期即将到，我正处于心身纠结时，岳父及时带七张一千令吉纸币来给我妻子，劝我们买下店铺作永久居所。店铺属永久地契，店主敲价九千五，余额由我们填足。

我记得当年我们相亲时，介绍人有对我说，当我们结婚后，女家会送五亩胶园作陪嫁。结婚那么久，我从未提陪嫁的芝麻小事，那是因为我的媳妇人品实在太好。

如今岳父拿七千令吉来，应该是不赠胶园陪嫁，而给现金吧！我非常感激岳父，在我身陷水深火热时，出手扶我一把。

岳父个子瘦小。他拥有二男四个女，我妻子在女儿中排名第三，也是岳父最疼爱的女儿。妻子两个姐姐早嫁，幺女在南大唸书。小时候她家中养猪，她随着日子蹭蹭长大，打柴割猪菜熬猪馊，全靠她一把手干活。不养猪了才操胶刀割胶，因此，她捱到整二十八才遇见我。那么扑素又勤劳又诚恳的女人和我相遇，实在是老天爷特地送来给我的好媳妇！

（九）

去县署领薪水时，卫生官对我说：从下个月起不论大城市或小城镇，家家户户都必需在家里建卫生厕所，断绝不卫生的倒粪工作。我接着问他：那你分配什么工

作让我做?他说：我体惜你是老员工，会安排较轻松离你家又近的地方工作。

唔！现在好啦！倒粪工作即将在人间消失。那些常常犯愁孩子不读书的父母，动辄就对孩子说，你不好好读书，以后长大了就去倒粪。我要对歧视倒粪的父母说，再下去的日子倒粪工已消声匿迹，你家的孩子当文盲也无所谓！

接到领导要更换我的工作，我便暂时把卖猪肉生意搁置下来，准备倾全力接受新任务。

那天早晨，大家集中在空旷的大厅，作回教祈祷仪式。我也有样学样，摊开双掌让掌心朝天，静静听人数众多的巫裔同胞诵经。祈祷过后，我被派去离家二十公里的平民屋清理垃圾。我是清粪过来人，无庸置疑的，那种发酵腐酸味重的垃圾，并没粪便那么臭得难闻。

倒垃圾是我的新任务，也是最新的另类工作挑战。我发誓要在众目睽睽下把工作做好。于是，我每天早晨推着鸡公车，车上放一个高阔又大的薄竹片篇制成的篮子，挨家逐户地把垃圾收来倒进竹篮里，竹篮装满了，便推去倒在垃圾集中地。中午收集垃圾的啰哩来了，我便帮忙将地上的垃圾耙进竹篮内再搬上车斗。一天工作园满结束，我才心安理得的轻轻松松地回家。

在这里，每个星期日傍晚，是集市日。我第二天早上来到，首要任务就是把那里的垃圾清理干净，然后去收集住家垃圾。有时也要拿锄头去清理沟渠里的杂物，或拔掉生长在沟渠旁的野草。清粪倒垃圾都属于卑贱工作，但我都用心把每样工作做好，居民都希望我继续服务下去。我工作时用心做，换来每个人都舍不得我走。我感激他们的挽留！

两年时间，在我住家与工地之间奔走的日子中悄悄消失殆尽，伸请提早退休也获批准。倒粪工干三十年，倒垃圾干两年，好不容易才获得解脱！

那天中午，在大厅正中摆好简单的茶水糕点。卫生官看到工友们到齐了，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感谢你默默站稳工作岗位，任劳任怨，一呆就三十二年，精神可嘉。然后送纪念品给我作退休礼物。接着他要我说几句箴言：我心惶又胆怯怯地用不流利的国语说;我们的领导虽是马来人，但他却是我敬佩的好上司。因为他做事不分种族，对各族一视同仁，工人犯小错他不计较，犯大错就调去做粗重工作，让犯错者偿苦头，而且也不开除工人。他就是我们最好的领导！工友们听了我的赞语，纷纷拍掌。卫生官紧握我的手久久不肯放，也许是我真诚的话触动了他从未有人对他说过的赞语！

工友们陪我吃糕点喝过茶，便拍着激烈的掌声欢送我退休，从此，我少了一分系心工作！

（十）

我家两个蛋形脸庞又长得漂亮的女儿，无心唸书，高考过后不上学了。大儿子中学考试成绩不理想，叫他重读他又拒绝，我推荐他当猪肉小贩，他也不屈就。结果，他向往首都生活，在茨厂街找了一分卖服装的工作。天亮推着摊档去开档，中午在欺人的大热天气下，躲在太阳洒不到的角落避热，晚上推档摊回去，又要当补习老师教导老板的子女。有时候生意惨澹，老板又唠唠叨叨唸整天，儿子受不了，便悄悄地捲起自已的东西不告而别，半个月薪金也没要。

接着他在会计楼工作两年，薪金昇到七百令吉就中止。他看见后到的同事都加薪，他觉得自已的工作也挺使老板满意，为什么对他另眼相待。他低声下气地问老板;我工作业绩不差，为什么不给他加薪。老板不屑地说;因为你没有会计文凭，没资格加薪，这下把他气得

七窍生烟！

星期日他回家对我说，他立志要进私立学院读会计系。现在他才明白没专业文凭，跑就职之路是多么艰辛。我说：读书的目的就是创造美好的将来，你有意愿回校上课，我会为你”保驾护航，逢山辟路，逢河搭桥”让你安心读书。”他听了我的话，幸福的笑容在他的脸庞露了出来！在我的心目中，受过工作挫折的孩子，再努力向上，绝对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好男儿。眼看孩子有梦想，身为父母的岂能不”负重前行”？

半年后，他被学院録取。我再次语重心长地劝他专心唸书，学费和衣食住行由家里负担。我也说，父母是你们儿女成长中的良伴。我还怕他缺钱用，将我的退休卡交给他，钱虽不多，但急用时不求人。

那天，我夫妇俩出城去看孩子，在他宿舍逗留了半天。原来他和六个少女合租一间排屋，六个少女分别住进三间大房，而他为了省少交租金，委曲地住在放工具的狭窄小房，而且还当卫生打扫员工。

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竟交了一个同学院唸金融会计的女孩子。他俩为了节约开消，常常分别出钱买东西回家自已煮，我暗喜，年纪轻轻就养成勤俭习惯，真是一对天作之合的情侣！

大儿子毕业后，在会计所任职。接着我家就读圣堡罗中学的小儿子也拼出优越的成绩，让我暗喜了几天。然后，我建议他进私立学院读他喜欢的会计课程。

小儿子体谅父母挣钱难，报读一间设在本州的学院，每天驾车去上下课。他为读书考取功名而忙，而作为父母的我们也在为他庞大的学费忙得气喘不息。

我虽然不是什么伟大的父亲，但我不想孩子以后步我后尘，身心劳碌地打三分工作才能养家。现在他们有机会升学，扛弯了我两老的腰椎也再所不惜。

大孩子在会计圈溷了七八年，想起当初被老板耻笑没会计文凭不加薪那回事，还耿耿于怀。如今，他决心努力再往高处攀爬，努力自修，竟然考获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审计师文凭。

他和友人合作开会计所后。有商人欺负他们初出茅庐，找上门要他们作虚假账目欺骗税收局，他们不想惹心态不净者反脸，好意地拒绝了。

小儿子考获ACCA优越成绩毕业。他去首都走进一家有整两百员工的会计所工作。他说，要获取工作经验就要在大公司一边做工一边学习，结果，他升到高职后，便考获审计师文凭！

小儿子在不求人支助下，独自一把手创立自已的会计所，而且还在怡保开一间分行。由于常要接洽客户，东奔西跑太忙碌，不能兼顾，只好将建立起来的分行转让给朋友。小儿子为人诚恳，作事勤快又准。有一家公司找上他的会计所，大剌剌出价八百万酬劳，请求小儿子替他上市。经过审查，原来是一间空壳公司。会计行业风险多，他不想自已苦读十几年书，贪图一笔庞大的不义之财，而将美好的前程毁于自已的手中，婉言拒绝替他人的公司上市。

如今，兄弟俩各自有各自的会计所。孩子有今天的成就，是我们夫妻真诚合力扛几分工作，所造就出来的！

退休后，有时候在睡眠中，无端端会梦到自已回小城倒粪，回去平民屋倒垃圾，或骑摩托载猪肉去卖！其实，我已将我过去的工作统统忘记，梦里又怎会重现？

实话实说的自传，酸甜苦辣，艰苦备尝。人情冷暖，有异族朋友相助，贤妻孝子，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拔开云雾见天日。

——编者

/陈美枫

新山3年8个月

1974年2月中，我大学毕业考结束没多久，农历新年甫过，便和一批同窗到吉隆坡公共工程局总部走马上任，开启职业生涯。考试成绩尚未放榜，过关与否还是个未知数，当局就把我们召去报到了，何以那么急？原来政府严重缺乏工程师，尤其是土木工程师，因此规定刚毕业的工程系学生必须最少在政府部门服务3年。相关政府部门填补空缺到了囫囵吞枣、来者不拒的地步，剥夺了马大应届工程系毕业生因等待成绩放榜而该享有的几个月蜜月期。不过也好，以牺牲蜜月来换取提早接领人生第一份薪水，也不失为一项公平交易。

我于1969年513种族暴乱爆发前几天进入马来亚大学深造。那时我国就只有这所大学，约3个星期后的6月1日才见槟城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开门迎接第一批学生。次年5月18日，雪州万宜新镇的马来西亚国民大学也成立了；1971年10月29日，第4所大学，即雪州沙登的马来西亚农业大学，加入公立大学行列。因此我们那届工程系毕业生，还是和之前的同系毕业生一样，乃我国该年仅有的一批自主栽培出来的新科工程师。那时马大颁发的工程学位，享誉国际，获欧美国家承认，工程系毕业生在参加马来西亚工程师学会专业面试以成为会员的同时，可直接报名参加英国相关工程师学会的专业面试，成为会员，提升自己的商业价值。

在公共工程局总部，我和一个同窗被分配到桥梁设计组，和组长、几位资深工程师及几个绘图员共用不算宽敞的办公室。由于我们尚未有考试成绩，同时负责聘请政府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局也还未面试我们及发出聘请书，因此我们每个月只领取501令吉的津贴。为何不是500而是一个这么零丁的数额呢？原来当年凡是月薪不超过500令吉的政府公务员都可获得一笔额外的生活津贴，政府为了不让我们享有那额外津贴而多给我们1令吉，可谓用心良苦！

我在桥梁设计组只逗留了4个月，为联邦土地发展局的增卡三角区设计了一座单跨钢筋混凝土公路桥，负责人员调动的高级工程师便把我叫了去，说要调我去更加需要工程师的地方，两处任我选：巴生的立交桥建筑工程或新山公共工程局；我几乎不假思索便选择了后者。

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行走在人生道路上，不时会来到三叉路口，即使有高人指引，也必须自作慎重考虑然后作出抉择，左转或是右转，没有回头路。如果我当年选择了去巴生担任那项立交桥施工的驻地工程师，我接着下来的人生路肯定和现在已走过的道路完全不同，我的一生会过得更精

彩或更暗淡，无从知道，因为人生是没有“如果”的。

于是，我在1974年6月中到了新山。

一个多月前的5月11日，我甫和追求多年的爱人李美英在八打雁注册结婚。她是个吉隆坡专科师资训练学院毕业的家政和体育教师，在适耕庄育群中学执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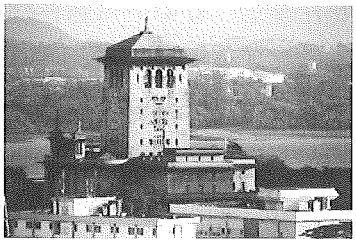
我到了新山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去找间房安身。新山市郊有不少住宅区，然而我却患了个很大的错误，饥不择食，没货比三家也没认真考虑，便贪便宜租了间单层排屋的中间房，房东是对有个小女儿的妇，男的是个船员，出海去了。

搬来后没几天，我在住所附近的餐室吃晚餐，付钱时发现荷包里的钱少了10令吉，搔破头皮也想不起在何处及在什么情形下弄丢的。我一向做事很小心，没理由掏荷包时掉了一张红色的纸币竟蒙然不知。我那时收入微薄，荷包里通常就只有几十令吉，因为除了吃饭和给电单车添油，平时没什么用钱的地方。

就这样过了几天，谁知又掉了一些钱，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为何会变得那么糊涂，那么粗心大意，只好自叹倒霉。

学校放假了，美英来新山陪我，我把接二连三丢钱的事告诉她。那天她在冲凉房替我洗衣服，我在客厅看书，她忽然放下衣服回去我的房间，赫然看到房东太太和她的小女儿在我房里。那妇人连忙解释，说她女儿很顽皮，老是喜欢走进客人的房间去玩，她是过来拉女儿出去的。美英连忙喊我，我进房一查，发现我那件挂在墙上的长裤袋里的荷包不见了，马上和美英一起过去主人房质问那妇人，她先假装在房里搜寻一番，然后俯身从床底下捡起我的荷包，交还给我，说她女儿真坏蛋，连客人的荷包也拿来玩！我当然不信她的鬼话，因为我的裤子挂在墙壁上，那小女孩根本摸不到我的钱包；无辜的小女孩不幸成了自己贼妈妈的幌子。

这下可真相大白了，原来房东太太是个窃贼，我不幸误闯贼窝，可谓咎由自取，损失了几十令吉。由于中间房闷热不通风，我经常在客厅看书或休息，有时甚至把垫褥搬出来客厅睡觉，



新山当年的州政府办公楼，坐落在小山丘上，州公共工程局即设在楼内

在在让那贼人有机可乘。美英后来告诉我，听了我接连丢钱的投诉，她的女性第六感马上令她怀疑房东太太，结果真的把她逮个正着。船员房东回来后，我向他投诉，把事情始末全盘告诉了他。他当时没有反应，后来和太太在房里叽里咕噜讨论了一阵子后，出来对我说：他太太否认我说的一切，他身为丈夫当然相信太太！

在这种情形下，我唯一能够做的当然是尽快搬离贼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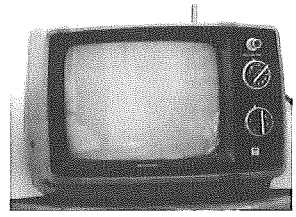
柔佛州公共工程局委派给我的第一份任务，是担任位于新山丹绒布特丽的海关综合中心施工的驻地工程师，头顶上司是个加拿大政府在科伦坡援助计划下遣派来我国的工程师。他高头大马，威风凛凛，但是我很快便发觉他的脑袋和他的体型不成比例。名义上我是他的助手，但他难得来工地视察，承包商华巫建筑有限公

司在施工过程中所有需要批准的事项全由我决定。我得到的印象是，科伦坡援助计划本意虽好，但是执行起来却效益不彰，因为不少被派往发展中国家分享和传授专业知识及经验的所谓专家，往往不是滥竽充数就是假公济私，把他们的海外任务当作有薪假期。我当然对这样的上司一点敬意也没有，因此不难理解，我和上司的关系并不融洽。他曾经向部门主管迈克·余文杰投诉，说我不听从他的指示。迈克问我到底和上司有什么瓜葛，我据实告诉他，说上司的某些指示在技术上不合理，我无法遵从，并举了一两个例证。上司后来想和我搞好关系，邀我去他家吃饭。我没喝过洋墨水，完全没有和白人交往的经验，不懂白人的餐桌规矩，因此和他家人共餐时很可能丑态毕露，丢人现眼，不过两人关系并未因那饭局而出现任何改善的迹象，我的工作表现也完全不受影响。

美英的弟弟宝吉，也即是我的妻舅，那时已唸完联邦工艺学院的3年土木工程课程，我于是把他介绍给海关综合中心的承包商华巫建筑有限公司，担任工地督工。

我到新山没多久，大学同窗梁清益也被调来了，负责监督新柔长堤的扩建及衔接长堤和海关综合中心的天桥的施工。他是槟城人，钟灵中学毕业，和我几乎同一个时候结婚，娶了个美丽的千金小姐。那时马币和新币等值，一令吉兑一新元，而且新加坡物价比新山还低，又有新山巴士直通兀兰和芽笼，交通十分方便，因此我和清益两对夫妇时常结伴去那两个地方购物。那儿的商家一般都接收马币，无需兑换新币。我在芽笼以2百多元的价格买了架10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带回安顺给妈妈，她高兴极了，从此无需站在邻居的窗外看电视，可以风雨无阻、舒舒服服地在自家房里看喜欢的电视节目。后来我又买了另一架同样大小的电视机自己用。

在新山，我还有另一个朋友，就是大学同窗杨耀达的大哥杨耀辉。他是意大利



我买给妈妈的10吋黑白电视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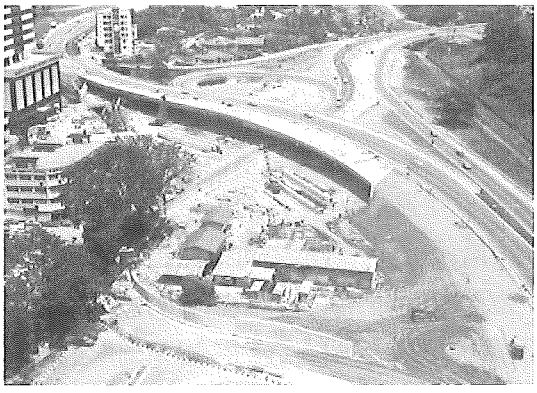


马大毕业典礼后，我和美英、爸妈及大弟美胜合影

飞霞牌（Fiat）汽车装配厂的经理。那时飞霞是市面上最畅销的汽车牌子之一，装配厂就坐落在离新山不远的淡杯。

6月尾马大举行毕业典礼，我获得了二等甲级荣誉学位。除了爸妈和弟妹，新加坡的大姑和她的两个女儿也专诚上来吉隆坡向爸妈道贺。因场地的限制，大学当局只发给每个毕业生两张入场券，因此只有爸妈能进入东姑大礼堂观礼。不过典礼过后大伙在校园各处拍照留念，喜气洋洋，因为他们都没到过我国的这所最高学府，心境和旅游观光没两样。

我在公共工程局服务了逾半年后，公共服务局才叫我去面试。面试官有两人，即公共服务局代表和公共工程局的高级工程师。所谓面



我在新山负责的第二项工程：8字形立交道



沙白渡船和兴建中的跨河大桥

试，主要是检查我的证件，包括我的大四成绩单，然后询问我打算永久替政府服务呢还是选择与政府签署3年服务合同。我选择3年合同，因为尚未毕业之前我已决定在私人界伸展拳脚，况且合约工程师的待遇也比较好。结果等了将近半年，我工作了整整一年后，才收到公共服务局的聘请书及3年服务合同，合同从我工作第二年的头一天开始，意味我总共得在公共工程局服务4年。

我第一年的薪水每月750令吉，和永久服务的工程师一样；第二年跳到1100令吉，而永久工程师只加薪50令吉；第三年我领取1300令吉，永久服务的同学只领850令吉；第四年，我也只加薪50至1350令吉，而永久服务工程师的薪水则跳到950令吉。永久服务的最大好处是，无需缴纳公积金，却在退休后享有终身养老金，不幸早逝的话养老金由配偶享用；此外还可终身享受政府医院的免费医疗服务。至于政府公务员的其他福利，包括低息汽车和房屋贷款以及年假，两者一样。我每年有30天假期，用不完还可挪去来年用，最多累积到60天，离职时还有剩年假的话，政府根据30天等于一个月薪水的计算法给予金钱补偿。

年尾，美英和我终于在安顺举行简单的结婚仪式。我妈妈首次和美英妈妈见面，连微薄的聘金（850令吉）也是美英先垫出来的。迎亲那天晚上，就在安顺店屋楼上我家的后厅摆几围台酒席宴请至亲好友，连酒席菜肴都还是我妈亲自抄锅铲主厨弄出来的呢！在相馆拍婚纱照时美英穿的那袭洁白婚纱，也是向我同窗梁清益的太太借来的。几个要好的老同学都到来助兴，和我们一起拍结婚照。我俩在安顺下霹雳俱乐部租了间房，权充两晚新房。

1975年初，美英从适耕庄调来新山以北7公里的淡杯初级中学执教。那时她已怀孕，每天大清早坐校车去学校，下午坐校车回家。4月29日，我们的第一个爱情结晶在新山的法蒂玛中央医院诞生了，我为他取名陈懿。照族谱，他属于“永”字辈，但我决定打破传统，改用单字名。有了孩子，我们两人的人生赫然有了个十分明确的目标，从此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似乎全是为了孩子，孩子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我俩都刚开始我们的事业，没法照顾初生的婴儿，因此孩子满月后，我们便把他送回去安顺给我妈妈照顾，即使有多大的满怀不愿意。

每逢学校假期，我都请假和美英驱车回安顺看孩子和父母弟妹。那时还没有南北高速大道，从新山回安顺只有两条路可选，即沿一号公路到美罗再岔去安顺，或是到了吉隆坡后西行去巴生再沿西海岸北上经瓜拉雪兰莪、适耕庄和沙白到安顺。我们很多时候选择第二条路，因为路上交通没一号公路那么繁忙，不过那时瓜拉雪兰莪和沙白的跨河大桥都还未兴建，帮助驾车人士和两岸居民克服那两道天堑的，是在两岸之间往返、由摩托拖船推动的甲板渡轮，碰到节日或周末的繁忙时节，两岸车龙可能长达数公里，或需苦候逾两小时才得以渡江呢！

我的驾驶执照是在新山考取的。在吉隆坡工作的4个月期间，我找了间驾驶学院报名学习驾驶汽车，很快便上手了，启动引擎、上街行使、转弯抹角、泊车等都得心应手，交通指示牌也都看得滚瓜烂熟，于是满怀信心地报名应试。那时自动牙箱的汽车尚不普遍，教学用车都是手动牙的。考车那天，一切都顺利，直到准备驱车上街之际，我进了车子，考官就坐在我旁边，我把插在匙孔里的钥匙一扭，启动汽车引擎，谁知汽车出乎意料地往前冲，撞到前面那辆车的后防撞杆。我转头看看考官，他看看我，摇摇头，一言不发，开门走了出去。完了！满以为已是囊中物的驾驶执照飞走了！过后检讨，我肯定是教官搞的鬼。他每次驾了车子来教我驾驶的时候，总是预先把牙箱杆推去空档，我一上车即可马上扭转钥匙启动引擎；他从没训练我上车后先检查牙箱，肯定牙箱杆没进牙，才好启动引擎。考车那天他却一反常态，把牙箱杆进了牙，害我考车不及格。他当时或许满以为我在那种情形下启动引擎，汽车顶多往前冲一冲，引擎没启动，算是犯了个不算太严重的错误，可以再来一次，过后只需向我要一笔钱来疏通考官，我便照样可以拿到执照，而他则可从中刮点油水。可惜人算偏偏不如天算，他的如意算盘打得不够响亮。

在新山，有了前车之鉴，我考车时特别谨慎小心，顺利过了关，拿到了驾驶执照。有了驾驶执照，我可以准备迎接人生第一辆汽车了。那时我国最畅销的汽车该数日产的得胜120Y ，我非常渴望拥有一辆，不过因为阮囊羞涩，又没想到可以向政府申请低息贷款，结果买了辆便宜二手车——英国生产的莫里斯1300GT 。我终于可以风雨无阻地上下班了。之前我骑电单车去上班，我的下属则驾车上班，不过老实说我并未因此而心理不平衡，我下属也没因此而不服从我或不尊敬我；我的工作表现自然让他们臣服。

某个学校假期，我决定驾车回安顺看孩子和家人。那时刚好老同学柯亚田来找我们，美英弟弟宝吉也特地请了假，于是4个人一起上路。离开新山没多远，还在士古来的时候，来到弯道，我一时油门踩得过力，车速过高，车子过界进入隔壁车道，忽然迎面来了一辆车，我急忙转动驾驶盘，要把车子摆回正轨，谁知矫枉过正，车子顿时失控，冲去路旁的草坪，紧接着翻了个筋斗才重新四轮着地停了下来。宝吉在那过程中弹出车



我的汽车失事后

外，断了根锁骨，亚田撞伤肋骨，美英也断了根锁骨，我却只是饱受虚惊，毫发无损。我当时还很镇定，甚至把行李箱内的相机拿出来拍照，然后才走去附近借电话，联络我的助手沙列，叫他过来帮忙。事隔多年，善后工作的细节已记不起了，只庆幸大家都算吉人天相，没伤得太过严重。我当然十分懊悔自己鲁莽驾驶，害得原本欢欢喜喜的回家旅程以悲剧收场。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新手上路，老天爷似乎非让他吃点苦头挫其锐气不可，否则他不懂得收敛。总之，过后我时时警惕自己，马路如虎口，小心能驶万年船，坐在驾驶盘后绝不敢再横冲直撞。

车祸过后，我决定卖掉那辆英国车，向政府申请低息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德国车欧宝双子星（Opel Gemini），记得价格是7千5百令吉左右。欧宝牌汽车的装配厂和意大利飞霞牌汽车的装配厂同在离新山7公里的淡杯。

孩子陈懿给我妈在安顺照顾了年余后，美英和我决定把他带回来新山自己照顾。那时我已在新锦堂花园包租了间单层排屋，很多家私都是向柔佛州公共工程局借来的；那是政府公务员的另一项福利。屋子有3间睡房，我们自用主人房，用不着的其中一间房租给在政府医院服务的缅甸籍医生，另一间则租给从英国大学毕业回来没多久的中学同学纪通胜。美英在淡杯初级中学改教下午班，我和她的安排是，我在她坐校车去学校之前赶回家吃午餐，然后在重返工地之前把小懿送给离家不远的保姆照顾，傍晚我放工时再把他接回来，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和儿子相处了。

有一天，我因工作忙，一时走不开，回家迟了，小懿独自站在大门口双手紧抓着铁栅门大哭，看到我来才转涕为笑。隔壁的太太过来，说她看到这么小的孩子独自在家，觉得很可怜，献议帮忙照顾。我先谢过她的关心，再把我和美英的安排讲解给她听。

那天过后，我必定准时回家，决不让小懿的小小心灵承受另一次惊吓。

小懿是个十分容易照顾的孩子，保姆对他赞不绝口，说她从没照顾过那么听话的孩子，一辆玩具车即足以令他开心整个下午，叫他别碰电话及其他大人的东西，他就不碰，无论保姆在不在场。

我们一家三口时常在晚饭后去柔佛海峡边的滨海步道吹海风和散心，小懿最喜欢看步道旁那排铁树开花似的彩灯。周末，我们经常约了梁清益阖家联袂去新加坡的裕华园和日本花园游玩。他的女儿依美只比小懿小6天。

1976年10月，我开始负责在新山的第二项工程，即位于拉庆路和黄亚福街交接处、正正在赤道酒店前面的8字形立交道，承包商是雪兰莪八打雾的温森建筑有限公司。该公司的驻地工事经理是个40岁左右的工程师，一个和我同姓的客家人，个子矮小，嗓子却很大，极讲究派头，有司机驾驶公司车送他来工地，一支烟斗成了他嘴巴的一部分。他有个助手，是个甫从台湾毕业归来的工程师，叫李之明。李之明的年龄和我相仿，每天准时上班，工友收工后才下班，勤力又尽责，不像陈烟斗平时难得现身，只有在老板来工地视察时才



我和美英与李之明夫妇于1977年12月同游台湾

出现，摆出一幅很卖力的样子，呼喝这个谴责那个。我和李之明关系良好，他经常在星期五休息日到来我住所，要求我返工地检测甫就绪的工程部位，以便获得我批准后工友得以执行后续工作，免得工程进度受拖延，尤其是在天气大好的时节；我几乎从未拒绝过他的要求。

温森建筑有限公司的大老板陈祈强也是个40岁左右的土木工程师，客家人，个子不高，但体格壮硕，为人和霭可亲，他来工地视察几次后我便和他熟络了。他每次来总是带着几个跟班，一到午餐时间便连同陈烟斗等整班人马浩浩荡荡打山猪似地去寻找新餐馆换口味，我偶尔会因盛情难却而奉陪，但他从不邀请李之明，或许是因为总得留个人看顾工地吧？有一次，他们竟然驱车到老远的西海岸小笨珍去吃饭呢！为了一顿饭，那么多人的整个下午便消耗掉了，真是劳民伤财。有时我真不明白他这老板是怎么当的。

1977年11月某天，李之明告诉我，他即将请假带他的新婚夫人去台湾玩一个星期，我听了很高兴，马上问他是否可让我和太太同行。我和美英都结婚3年多了，孩子有了一个，而且刚刚又怀了第二胎，却还没去度蜜月呢！就这样，我们两对夫妇在12月初去了台湾。之明是识途老马，由他担任向导，我们在台北及周遭度过愉快的7天。那是美英的第一个海外之旅，我的第二个。

就这样，日子在不知不觉间从指缝中溜逝了，我在新山工作了3年又8个月，和日军占领马来亚的时间一样长，眨眨眼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回想在新山的那段日子，值得细细回味的地方多的是：我和美英喜获麟儿，小家庭多了个成员；去台湾补度了亏欠自己多年的蜜月；获得扎实的建筑工程施工经验，并结识了未来雇主——两家建筑公司的老板。遗憾呢？鲁莽驾驶造成妻子、妻舅和朋友的身心伤害，一直令我深感歉疚，懊丧悔恨；还有，假如我预先做好周详策划，妥善安排时间，应该可以在3年时间内，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新加坡大学修完一个硕士学位课程的，可惜错过了机会。

陈蝶

新生态与硬分享

现在我们的生活，出门第一件事不是查看有没有携带钱包或身份证，而是手机。

手机这个发明让我们方便、省事又安全 ，真是不可一日无此君。手机本身是一个设有基本功能的通话设备，但是手机里面的各种程序，才是带来生活巨变的福利宝贝。

疫情蔓延时，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序或是通讯软体，更是关系到性命交关，政府必须掌握我们个资，列出健康状况后，我们始能自由出入公共场所，同时获得安排施打疫苗时间。少数没有手机的人，必然只是老者与生活无法自理的人了。

其中两个通用通讯软体，就是WeChat与What-sapp，前者是中国腾讯2011年所推出，中文名称是微信，一般大马人比较多用后者软体。可惜Whatsapp这个舶来品并没有一个通用的中文名字，我给它取了名字，叫‘哔骚’，朋友陈美枫先生管它叫‘话室’，可见陈先生谦和厚道。

而自2009年，‘哔骚’进入我们人生之后，便又衍生了群聊组功能，从此生活就多事了。

有用手机的人，不免都有几个群聊组，家人组、亲戚组、朋友组、邻居组、社区组、同学又分成小中大学组、同事组、闺蜜组、好哥儿组、爱好组等等。如此一算，都十余个组别了！

就是多么内向不爱社交的人，相信都会参与几个群组，因为同事也分前同事与现同事，又基于话题与习惯的禁忌，而分出不同种族区分的组别。我倒十分佩服那些完全可以独立生存而不需要，甚至不甩群组邀约的人！

群聊组的功用是巨大的，什么都是一次过地说，无纸张、无邮件、无误时、无因为同时传给多人，内容会被增多短少或歪曲。

我自己担当社区公寓管理人的时候，开设了二个群聊组，因为哔骚功能只能容纳257个成员，而社区有480个单位，有些单位夫妻子女都想被加入，这也包括租户们，从而知道社区有什么动静。

疫情之前，碰到什么断水断电问题，居民都会在群里申诉，而管理人就会依照实际需要而做出相应处理。断水时，查明若是个人水表破裂，就请业主自己向水务局交涉，要是因为三个月没缴费而被割断水供，也请业主自己付费重新接驳。

几次断水严重，我都直接以哔骚联络有关管辖区域水务局负责人，不久水车就来了。

这时，哔骚大大发挥效应，在群组里以中文与国文号召大家带着空桶下来排队领水，只见顷刻间居民们

从四座楼宇出来，快速趋向水车停驻地点，排队装水。而那些手机没有智能功效的居民，则需要个别拨通他们电话，叫他们赶紧出来。当然，住在组屋，邻居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也会探出头来打听一番。

何况，疫情期间，管理层最大动作，就是安排物资派发。手上有物资，也须伤脑筋，因为必须轮流派发，使到大部分弱势群体受惠。纵然名单已经安排好，在群组里一再嘱咐，没有在名单里的居民请别到民众会堂来！却总是有人不听劝，前一次已经领过物资，别人领取时，他们也会冲着出来要求，我有时都会忍不住用语不客气！

经历多次后，不禁想道，如果有天，饥荒出现，人类会是如何歇斯底里地为家人争取那五公斤白米、一包米粉、二包面粉、一包白糖、一托鸡蛋、二罐沙丁鱼，与二公斤装食油！

說他们不按牌理，蛮不讲理，不如从这个视角去深入理解这个可怕的‘抢食世界’，如此，就更加明白，野外那些食物链，与我们没有很大分别！

疫情渐缓，各方也停止了物资派发，眼看大家各自回到原先生活轨道，骚扰多时的哔骚有停止运作么，没有！

每天的问安开始了，陆续的视频更加无日无之。

我几乎没有主动向人转发视频的习惯，除非偶尔对亲人，或极为熟悉的朋友投桃报李。而早安祝福，也是将甲乙丙丁戊所发来的互调一番。

自己2016年以后不再上脸书，可叹哔骚没有一个如同脸书里面的功能，能够告诉所有个人成员，请别转发视频给我。

个人发来的，应对法是不回应，久之，自然不再来。群组里的，更加别回应，视频世界广阔无边，你喜欢的，不见得为我所爱。一般人就是怕你错过他们所喜欢的，于是‘硬分享’如今成为我们生活的项目！

比较特别的每日问安，倒是一位朋友，以花朵或植物，配上它们的名字，这样的问好，不但有创意，也互相交换植物知识，比起一般转发，高明多了！

转一个念头吧，若然自己对每位年底12月31号转来元旦快乐，不久后又转来农历新年快乐，初一到十五又继续快乐，一直到下一个节日再快乐，周而复始的朋友，说一声，明年您请不必给我转发了，会是什么结局呢？不知好歹？不近人情？太不给脸？不会做人？还是，你以为你是谁？

还是，自己没有珍惜这个地球上，马上就会永远沉寂的问安！

还是，转发问候的人心里想，我不转发，朋友会认为我是个不知好歹，不近人情的人么？

在新生态与硬分享的生活世代里，你准备一如既往，来承载古老的人情世故吗？

江郎才

开工第一天

（一）杂货店伙计

我高中没念完，因家境清寒，迫得提早离开校园，向老师和同学挥手道别。

在家空闲3个月。有一天，母亲带我去新村里的杂货店问工，母亲认识的老板娘二话不说，只说了一句：叫你儿子明天来！

就这样。我成了社会新鲜人。

开工第一天，我一早就来到店门口，此时店门还没开，我耐心等候，毕竟第一天要给人留下好印象

店门打开后，我先打扫，老板娘在旁讲解怎样招待顾客、和一些货品售价。她说有空就切割旧报纸（那些年塑料袋还没有面世，切割报纸用来包装货物。）。打扫完毕，就等待顾客到来。

我接待的第一个顾客，竟是小学同学，她住在这里附近，我们多年不见，所以有很多话题，我担心老板娘看见我在偷懒，就和她快快结束谈话。

上午生意冷清，村民多是胶工，这里的生意集中在傍晚，也是家家户户准备晚餐炊烟时刻。

这间杂货店营业已久，母亲中年时已经在这店购买杂货，知道他们家庭有段悲惨境遇：店东患上老人痴呆症，加上多种老人病缠身，时而语无伦次；这种情况，根本不能看管店面。

老板的独生子，精神失常，是精神病院常客。老板娘收养一个孙子，竟是个唐氏儿。我第一天报到，他以嘻皮笑脸迎接我。

下午一辆饼干厂送货车到来，老板娘订了几桶各式饼干，另外还有4、5捆（一捆约尺半高）包装纸袋。我收拾这些纸袋时，发现是用旧的《学生周报》浆糊，我见猎心喜，以后得空时，可以一袋袋拆开来（不好被老板娘看到）阅读。

送走了饼干厂货车，接待几位家庭“煮”妇后，这时来了一辆铁马，一个年轻人笑盈盈走进来，我看了一眼，他不就是本地诗人苏金贝？诗人不认识我，我认识他知道他常在报纸副刊发表诗作，用的笔名是“苏念青”。我那时才开始学习写作，有几篇习作见报。我们当天没有交谈，因我不敢在作家面前献丑。

（二）养鸡场工人

我辞去了杂货店工作在家蛀米外，就无所事事。

（又是）有一天，大姐夫到来，告诉母亲他经营的养鸡场合伙人生病已久，鸡场急需一个人手帮忙，问我有没有兴趣养

鸡？我说：“就试试！”

开工第一天，我一踏入鸡场，几百只鸡突然静默，眼睛木呆望着我，我不理牠们，反正不久之后我们就成为朋友！。

大姐夫给我讲解每天工作情形，一天给鸡只喂食两餐，早上傍晚各一餐，姐夫要我特别注意，鸡身上是没有汗毛线，不能排汗，所以要喝大量的水，才能将身上热气，通过大小便排泄出去。

整个早上，只有姐夫和我工作。到了下午，外甥和合伙人的儿子放学回来会到来帮忙。

早上约10点半，姐夫的好朋友符应老师到来抄新闻稿（可能是这里比较清静），他下午教学，身兼某报通讯员，利用上午时间采访地方上新闻，他和姐夫两人同在马青担任高职。

当年没有传真机、没有电邮，符老师抄完稿后，就得马上邮寄去报社；如果遇到重大事件发生，甚至要包租德士将稿件送到总社。

一天下来，我觉得养鸡工作大致上没有问题，只是以后遇到鸡只生病该如何处理？日后还是有机会向姐夫学习。

（三）汽车零件商学徒

我在养鸡场呆了半年，因在小地方见识有限，就想到大都市工作。在二哥（后来我们成为同事）介绍下，我终于来到吉隆坡，在一间零件商店当年学徒。

开工第一天，我名副其实是个乡下佬，对店内的人、事、物，无一不感到新奇。

在门市柜台，顾客多是修车师傅。有者穿着整齐，交谈彬彬有礼；有者身上沾满乌黑、乌油味在散发；有者谈话污言秽语，说脏话不看场所，我想在店里工作人员也听惯了。

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在电话筒里以兴化话互相抬扛，听得我八只耳朵不知所云。

我和几个学徒初次见面，他们对我还客气。其中一个急不及待把一把扫帚交给我，说：“老兄，明天早上开始，你就负责扫地。”说完还自言自语：“我终于找到接班人了！”

今天下午有卡车载来满满的货，同事说这些零件来自日本，今晚我们要将这些开葙并清理。

夜幕悄悄笼罩这座繁华城市，这也是我们开夜工的开始。我见到同事们各就各位，头手负责桌面上订单，二手三手点算今天到来的进口货物，我们几个学徒做比较琐碎工作。

开工第一天，我们忙到晚上11点，算算从早上8点开工，一天工作15小时，这时每个人已精疲力竭。

临睡前想起二哥之前对我说过：“亚才，要做这行，尤其是在这间公司，不但工作量多，而且时间漫长！你要想清楚，做或者不想做，现在还可以决定。”

“这些苦算不了什么，我年轻力壮，再辛苦还吃得！”我信心满满对自己这么说。

当晚我就做出了要留下来的决定。



一介

童年渔乡的“祝福”

本文中的“祝福”，并非这一词语现今流行的涵意——祝人平安和幸福？而是中国一项旧风俗，在新旧工具书都有此条目，例如旧版《辞源》：祷神以祈福也，还引用《易林》的话：王母祝福祸不成灾。《现代华语词典》则说：“原指祈求上帝赐福，后来泛指祝人平安和幸福。”它还讲到中国浙江绍兴一带的旧俗，除夕祭祀天地，祈求赐福。

鲁迅有一篇著名小说《祝福》，是写女主角祥林嫂一生不幸的遭遇，即以这种祭拜的风俗作题目，有人看得不够仔细，可能认为不切题，或者望文生义，以为是“祝福祥林嫂”，那就错误了！

童年在家乡邦咯岛，许多渔寮盛行“祝福”之事——那时主要鱼种是甘榜鱼，偶尔有些硬尾鱼等。它和商店的“做福”有些类似，让员工享用一餐，但比“做福”多了宗教成份。

那时候，家母曾在渔寮当“伙头军”（炊事员）数年，所以我才有机会“恭逢其盛”“叨陪末席”，和渔寮老板、渔工们共同进食。那间渔寮由海南人经营，渔工也以琼籍占大多数，他们管“祝福”叫“Top Pok”，即是“作福”，如果引经据典，应该是“祝福”（Tok Pok）——两者发音差别极微，可能是习惯成自然，以讹传讹致之。福建人、潮州人与广东人的渔寮，也各自以方言讲出“作福”——发音也跟“祝福”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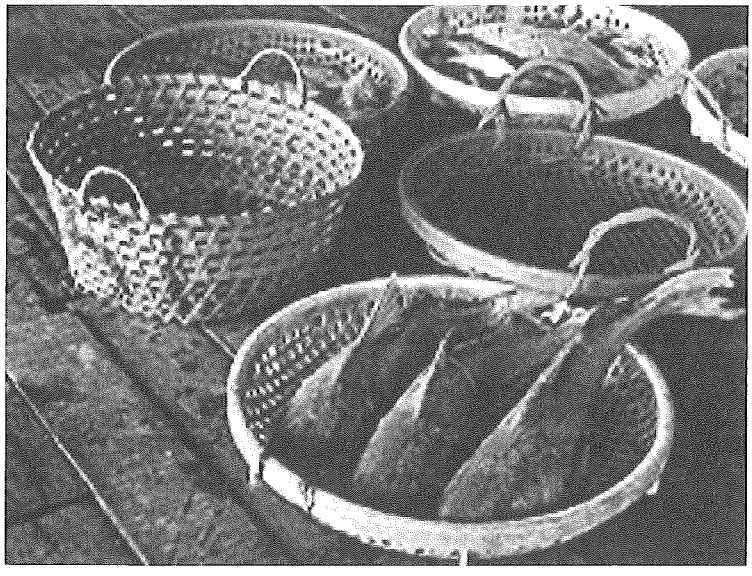
祝福定在阴历每月十五前后。月圆的晚上，渔船在海面难于辨认鱼群身上发出的鳞光，无法下网捞捕，所以在月圆之际，停止出海。乘着“渔闲”（有别于农夫的“农闲”），慰劳全体渔工，而且阴历十五以后，算是下一“流水”（月份）了，在这时候，备了供品祭拜神明，祈求保佑下个月渔产丰收——这两者是祝福的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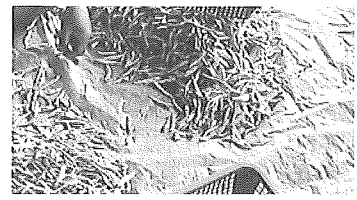
菜肴方面，一头烧猪是必备之物，但或大或小，则视那一“流水”的营利有别。鸡肉也不可或缺，一两个汤，几道平日难吃到的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确可让人大开朵颐！通常似只开三桌，除了全体渔工有时老板或“大工”会邀来三两个“有头有脸”的人参加，没有供应啤酒或“色酒”，但常有人特意带来，所以“酒话”或“碰杯”之声仍然可闻。虽然只约三桌，但食客会略多些，有人吃饱离开了，即有人迟来填补空位。大约七点钟

暮色压境，各人才兴尽而归——本来六点多已可结束，但总会有贪杯者与健谈者，背诵（讨海经）：某某号渔船捕获三百担，升红旗凯旋归来；另一家渔船围到两三百担硬尾鱼，“网肚”破了，到手的鱼群又再归海，损失巨大……人散后，一轮明月升起，留下的炊事员忙着收拾残局……

我参加祝福聚会的日子，印象中总是涨潮的时候。海水受月球吸力的牵引，涨潮、退潮有固定的时日，同一区域的海面，潮起、潮落是大致相同的，可能阴历十五下午，恰逢“大潮”。下午五点钟，聚涨即将开始，潮水涨到距离晒鱼棚的棕榈（马来文叫nibung）木条只有几英寸了，从洞隙向下望，海水清澈，许多小鱼在游来游来，可爱极了！一些小螃蟹，爬上晒鱼棚的柱子歇息，也很好玩。曾经拿了鱼钓，尝试把较大的鱼钓上来，但总是徒劳无功！

每间鱼寮，有两个或三个炊事员，全为女性，当年这是“美差”，若非大股东或“大工”的亲戚，还无法获得呢。薪水不多，但每天可带些剩饭剩菜回家，如果家庭成员少的，已解决了一家膳食的问题。我有一个有趣的记忆，当年家母经常带了吃剩的“打边炉”回来，材料是甘梦鱼肉切片，加些豆芽、韭菜煮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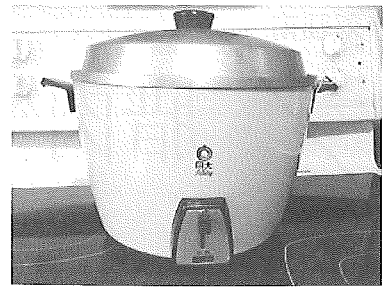
这本是好吃的食物，但是它已经冷了，而且长期都在吃，我变得怕吃它！那些炊事员，后来好几位转换跑道，开起饮食店或餐馆，凭他们从“祝福”学到的基本功，很吃得开啊！

潮起潮落，月圆月缺，冲走、带走了我的童年！物换星移，现在家乡的渔获量大大减少，从前一艘船有二三十个渔工，捕获两三百担鱼挂红旗荣归，早成了“往事只能回味”！穷则变，变则通，渔船都变小了，渔寮也无需供应伙食啦！年轻华裔不愿当渔工，幸亏还有泰国渔工来顶替，月圆之际，正是他们包了长途巴士，浩浩荡荡回国休息、度假之日。“祝福”这一风俗，在生活舞台上已没戏唱了，它像被历史尘埃、泥土掩埋的古物，把它挖掘出来，洗涤一番，才得重现一部分原来模样。……

（写于2022-5-12）

/刘桂南 （加拿大）

旧而不弃的老厨伴



大同电饭锅 购于1966年
图片提供：刘桂南

上世纪60年代中业，远渡重洋负笈枫叶国。那时我心湖深处掀起了微微的波涛，既满怀亢奋又隐藏着缕缕忧虑。涉足异国深造，于窝居乡下的我，是充满着憧憬与期待。但，另一面，那时乡下人对海外西洋人的饮食习惯的知识，是孤陋寡闻的，让人满怀模糊恐惧的担虑。

在台求学时，出国留学子弟间常有这句进言：带一台电饭锅。这让我联想起当今华人出国旅游时都得往旅行箱塞几包泡面的心态。当母亲得知我展翅远飞，生怕我无法适应异国的饮食，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千万不要乱吃西洋食物，恐会惹病。为了舒缓母亲的焦虑，我现实地带了一只台湾制八人份的大同牌电饭锅。

离乡背井前，我五指不沾阳春水，于烹饪这事儿一窍不通，我总有一种隐忧从心底泛起。在枫叶国攻读硕士时在校外租赁一房间，厨厕共用，炊事自理。幸而，那台大同电饭锅大大缓解了我的忧虑。这旧式型电饭锅外锅装水，内锅放置米与水，上层可蒸肉菜，极为方便，清洁无油烟，不致乌烟瘴气。

上博士班时，奖学金微薄，我与妻仍然在校外租赁一房间，那台电饭锅仍然是我们主要的厨具，清蒸还是我们首选烹煮方法。后来儿子出生，房间空间过窄，幸好经导师推荐而搬入一间省府资助的两房一厅的公寓。有了私人厨房，我们才扩大烹煮方法，尤如油炒或红烧等方式。令人兴奋的是，那台电饭锅除了煮饭之外还可用来消毒儿子的奶瓶奶嘴等，甚为方便。

时光如流水。20几年后，儿女成长外出求学，那只大电饭锅方才卸下围裙释下重任。此时，空巢老人两口子，加以妻偏好面食，唯我独自无饭不欢，原饭锅的容量过大，使用累赘。因此，我购买了一只新式迷你型电饭锅，外锅不需加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只旧电饭锅虽历经悠长岁月的磨炼，竟然一直安然无恙，从未出过毛病。当今，它虽已功成身退，但退而不休，并没全然退出烹饪舞台。由于它外锅可盛水蒸煮食物，所以还能继续提供服务，例如烹制糯米鸡、豆豉排骨、腊肉、粉蒸肉、蒸馒头、年糕等等，这些事儿那只新电饭锅是无法胜任的。因此，一年里它仍然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并没被打入冷宫，我精心地将它安置于厨柜台一个角落。几经荏苒，它依旧焕发着原本浅黄的光彩，它的完好无损归功于我的爱护。如今，它陪伴着我在漫漫的岁月旅途中并肩而行，一路相随了整整55个的春秋，不离不弃。

这只即将迈入耳顺之年的电饭锅承载着香甜美肴与深情的重量，蕴育着我细腻的爱心。

刘桂南 （加拿大）

腊肉饭

童年时代，我最期待的年夜饭佳肴绝非嫩滑的白斩鸡、入口即化的南乳芋头扣肉、鲜美的葱姜清蒸鲳鱼、香汁欲滴的韭菜肉末花生酿豆腐卜、或清爽弹口的酸菜辣椒鱿鱼等等，而是父亲腌制的腊肉，味美甘甜，嚼劲十足，油而不腻，皮脂肉三元组合是绝佳的搭档。如今，每当想起腊肉，一碗香喷喷的腊肉饭自然而然地浮现脑海。

2021年11月26日是北美的黑色星期五商店 大减价日，包括超市。我乘兴凑热闹去一家号称Maxi的超市打游击，期望摘些减价的必需食品。去到現場，探头探脑地环顾一阵，惊见鲜肉部门的猪肩肉（猪前腿肉）打四折大减价，每公斤仅售加币2.99元，实在是令人难以抗拒的价钱，让我喜出望外。顿时，父亲腌制腊肉的画面在我脑海里闪烁，不假思索地拎了一块近乎8公斤带皮的肉，兴致勃勃地回家向老伴炫耀，说要腌制五香腊肉，她撇撇嘴搭腔道：七老八十，还那么馋嘴，不嫌麻烦……..。

一般腊肉采用腩肉腌制的。此地的腩肉售價比其他部位的肉贵上两三倍，而且脂肪成分特高，西人用来做培根（咸猪肉），而华人则用它烹制扣肉、东坡肉或红烧肉等。然，脂肪少瘦肉多的猪肩肉，恰适我所需。

父亲腌制腊肉的详细配方与过程，早已如云随风飘逝了，无从考据，但，由冥冥的记忆里揣测，酱油与五香粉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浸泡元素吧。凭着自身烹饪的经验去探索一套可腌制出味美的腊肉，首先将葱姜蒜香茅在食物加工器（food processor）搅成泥状，添加黄糖、老抽、五香粉、南乳及米酒，涂抹于厚约1.5公分的肉片上，在冰柜里浸泡，每天翻转一次，4天后取出风干即可食用，或装入冷冻袋冻藏。深秋后适宜腌制腊肉，因空气干燥腊肉不易发霉，且天冷无苍蝇的侵蚀而生蛆。

每当提起腊肉，不禁忆起上世纪40年代初，我们陋家住在穷乡僻壤的胶林深处，方圆一带常有野猪出没，父亲与大哥时不时设陷猎捕山猪，丰富家裡的盘中飧。那时代没有冷藏设备，一时吃不完的山猪肉，母亲切薄块抹上盐巴晒干悬挂在炉灶上，经过炊烟熏陶香气氤氲，那令人垂涎欲滴的味道，回味无穷。哪香馥馥的肉干使我心神不安，想吃的念头在脑海里翻腾。按捺不住誘惑，竟然鼓足勇气悄悄爬凳去拿炉灶上的肉干。有次大意摔倒，被母亲发现招致一顿难忘的数落。打从那以后，我的肉干零食画下了句点，只得望梅止渴了。

相对而言，烹煮腊肉的方法很简便，可单独清蒸或搭配豆腐与蔬菜等油炒，而母亲的腊肉炒韭菜辣椒，香辣醉人，绕梁三日。但，我格外喜爱母亲将腊肉置于饭上蒸煮，那沁透了腊肉酱汁与油脂的米饭，可称得上绝品，几碗落肚，肚脐眼儿都挤凸了，猫不了腰，煞是过瘾透了。目前，我40几吋的腰围，何尝不是哪诱人口味的腊肉饭作祟呢。

腊肉俱有十足的美味让人馋涎欲滴，吃后齿颊留香，家里三代都赞声一片。

章钦

故乡的一条河

每一次回乡探亲，都要经过那条河，它叫双溪占慕河，但，我总爱叫它故乡河。

河水穿过马路木桥底，河不会很大，也不是小溪，河床有十多尺宽，水深四五尺，河水清凉，晴天清澈见底，可以看到许多小鱼游来游去；水是从遥远青山，弯弯曲曲流下来，慢慢再流到遥远的马来村落去,终年不息。

虽然我离开故乡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是，在脑海常常掀开记忆之幕，自然而然就怀念起那条河。

我们这些住在村子里孩子，喜爱到河里去玩，一听到有说去游水，就是非常的兴奋！

想起来，有人说我们山笆仔，这是住在市镇里的人给我们的叫唤，因为，我们住在四周不是胶山，便是丛林的村子里。

村里的山笆仔，几乎一有时间，就会相约到河里去游水玩乐；常常一声呼唤，游水去啰！大家就骑上脚踏车，拿了毛巾衣裤，一些人没有脚踏车的，就坐在朋友脚踏车后架，嘻嘻哈哈！奔走在乡间路上；抬头是蓝天白云，迎面吹来阵阵凉风；两旁胶树随风摇曳，在唱起嘻哩哗啦的歌儿……。

来到了河边，脱掉衣服，一个个噗通噗通就往河里跳，河水溅起一朵朵水花。这时会有人说，我们来玩水中捉人。于是，大家分成两组，来个猜拳，输的在岸上，赢的跳下水，让岸上的来追捉，就这样大家在你追我逐，漂浮翻滚在河水里，阵阵嘻哩哗啦的笑声，飘扬在河的两岸……。

会潜水的人，河里浮浮沉沉，让人难捉到，不会潜水的一会就被人捉到，就得上岸站着看人玩。大家一玩就忘记了时间，常常都会玩上三两个钟。有的人潜水久了，双眼会发红，视线一片朦胧，但也不当一回事，知道睡个觉就没事；不过让父母看到，就被大骂一顿。

我和大家一样常常到河里去玩，自然而然学会在水上漂浮、潜入水底。所以，在乡间的山笆仔，大多数人都会游水、潜水。

有时候，我们在河里玩捉人，玩得厌了，就会玩跳水。在跳水之前，先要在要跳水的地方，搜索一番，看看水底有没有枯枝，因为河水会把一些枯树枝冲到水深处，探查后一切安全，大家就会从远处跑到木桥上，衝力往下跳，看看谁跳得最远，大家就拍起掌声叫好，常常都会玩得非常开心。

记得，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家境比较富裕，把孩子送去槟城唸中学，在假期回来，知道我们喜欢到河里去游水，也跟着我们一起去，他来到河边，看见我们在河中游水玩乐，就立刻说：“你们那里是游泳，我在槟城游泳，都要学会一些自由式、仰式、蝴蝶式、蛙式……。”

可是，我们这些穷家的山笆仔，只知道到河里就是游水，从没有听过人说到河里游泳。

我们当中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就回答他，我们不是游泳，只是在河里游水玩乐，不是什么运动啦！

他望了望大家，自讨没趣地骑着脚踏车回去了。

乡间的山笆仔，就是那么单纯，大家能在一起玩，就非常开心满足了！

回忆起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山笆仔，虽然家境穷困，却也有穷开心的日子，留下不少美丽的回忆啊！

高秀

筹款两帖

1

望着桌上的一叠叠“金砖”，张主任并没有眉头深锁；一叠叠当中，各扎着十本或二十本小本子，都将被分配出去，然后各自在人群中或在千家万户中寻找主人。主人是谁呢?套用“上自达官显要，下至贩夫走卒”这句话来涵盖吧，也就是不分身份地位或贫富，只要乐捐一点点钱，谁就可以成为“金砖”的主人。

顾名思义啊，难道不是用金铸成的砖块吗？不是不是，它只是筹款固本的美称，面值是虚拟的；只有两款，各以数字5或10作象征式标明，也就是五零吉和十令吉的意思。至于为什么不冠上钱币符号?当然有原因的，想一下就能明白。

真有巧作名目的心思在。看似一张钞票的设计，画面是主楼校舍的图样，简洁而又感性的宣传词句出现在淡彩的空白处，整个配搭彰显了推动族群教育事业的意念；爱护华教及扶助华校的精神需要传延，所以就藉这一纸“金砖”作为使命召唤。

张主任的主要工作是筹募和接领捐款，不知不觉间累积了十几年的相关经验，如今第一次面对“金砖”的发配，觉得并不是什么难事，一副早已胸有成竹的样子。原来他这么想:买一纸“金砖”不仅代表热爱族群教育事业的赤心，还显示认同群体力量的发挥；只是乐捐区区五令吉或十令吉吧了，负担不算重，但却含有“滴水成河”的成效，多有意义啊。

张主任顺从校董们的意见，除了把“金砖”发配到各乡团、商会及文教机构等外，还准备要求老师们和学生们共襄盛举，从而体现众志成城的美好精神。他记起了多年前曾经有人提出“让老师专心教书，让学生安心读书”的口号，心里仍不免微微感到别扭，但一想到学校的发展和维持需要充足的经费，而民办华校一直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求存，族群若能上下一心、同声共气地伸出援手，那就是一首浩浩然的团结之歌，怎能不唱响起来呢?

张主任其实一直有着主观思维，每回筹款，脑子里总是萦绕所谓的华教悲情，希望人人都有着相同的心思。正因为这点，他十分在意“金砖”引发的回响；能筹多少钱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族群同胞们的热诚参与，让“把根留住”成为一种共同的承担。换句话说，张主任最乐见老师们和学生们的积极配合，因为“吾道不孤”的感受比什么都好。

通过广播通知，学生们在自由活动时间陆陆续续到事务处领取“金砖”。张主任平日跟许多贫家子弟多有交流，甚至还曾替其中三几个垫付学杂费，彼此之间存着莫逆的情谊，因此筹款活动中就有了“帮老师做事，为学校尽力”的主导因素在——不少学生能自发自动，张主任看在眼里，心情愉悦自是不在话下。

当然不是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张主任即使再怎样固执成见，也不至于强人所难，因为学生来自不同阶层，各有各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特殊因素，须从不同的角度去衡量状况。但张主任希望同学们奉行一个准则，就是在“能”与“不能”之间走出第一步，表示愿意尽力而为，仅此而已。

正所谓义不容辞啊!难怪张主任的思维中有那么一道底线。那天下午，办公室里的人员正忙着，一位个子微胖的男生进来了，脸色有点沉，一看就不对劲。还没报上名字，他就和张主任对话了:

“可以不要领取金砖吗?”

“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尽点绵力。”

“我没办法卖啊!”

“尽力就好!有一张卖一张，卖不完的，可以退回。”

“可以全数退回吗?”

“当然……当然可以的。”

张主任很想再说些什么，终究没有再开口；霎时间，两人的静默浓化了“你不情我不愿”的氛围。过了好一会儿，微胖男生拿起桌上的笔，依照指示签领了“金砖”，然后悻悻然离去；望着他的背影，张主任仍憋着一肚子闷气，情绪没法舒坦。岂料没多久，惊见微胖男生回来了，而且手上还拿着“金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乍然间感觉失去了平日的威信，张主任几乎像只斗败的公鸡，一脸颓丧。

既不愿分工合作，也不留一张给自己——微胖男生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就原封不动的将“金砖”退回，显然有强烈的“事不关己”的意识在。那些年在爱校活动中的“耳濡目染”呢?那曾经的“晓以大义”呢?都付诸东流了。张主任在失望之余，再经一番思考，最后释然地明白和深信这只是个案，因此不会动摇筹款的信念。

2

中元节的盛会中有竞标福品的环节，为各自的庙宇或庆委会筹得常年经费；司仪在台上展现三寸不烂之舌，从介绍每一件福品的开场白到“一声——两声——三声——发啊”的竞标终结，无不声嘶力竭。热闹归热闹，其实许多人对中元节的来由不甚了了，只知道那是祭拜祖先的日子，寓含孝道，而更重要的，就是祈求神明的护佑了，所以，在竞标福品的过程中，善信们的虔诚奉献倒成了焦点。

也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福品竞标和公益筹款挂钩了，庆中元因此添上一些福利色彩。特别是寻求扩展的华小、自力更生的独中和非营利性质的民办大专，也趁机通过沟通和安排，把另具意义的物品当作福品寄标；倒不全是随势而动，有感于“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总有善信们响应。如此这般，若能到多处庆中元平安晚宴进行类似的活动，说不定会有更惊喜的收获。

农历七月就快到了，神料店的纸扎品随着多了起来，空气中开始散发庆中元的氛围。仿如春江水暖鸭先知似的，在一所中学掌管事务的廖主任早已悄悄地接触了县内好几个庆中元委员会，积极征求和争取寄标福品的机会；原本不太习惯在社交场合喋喋不休的他，为了遵从和执行校董会议的决定，别无选择，只好“豁出去”了。

廖主任想了好几天，像挖空心思似的，最终决定以陶瓷品《福禄寿三星》作为寄标福品；虽然没什么新意，却是财富、功名与长寿的象征，也可引申为佳兆。当然更考虑到“本小利大”；除非有善长仁翁报效，一般的福品都不名贵，以免竞标所得不达预期目标而产生“白做一场”的失落感。

区内接连两场的庆中元平安晚宴举行过了；廖主任因另有事务缠身，分别安排了助手出席，一方面也让他们多接触校外的社团活动，从中寻求一些筹款管道。一星期过后，另一场规模较小的平安晚宴接踵而至——这是个“新地盘”，坐落镇边的新村里，场面不算大，但爱护华教的热心人士无处不在，加上竞标主持人的推波助澜，应该不会空手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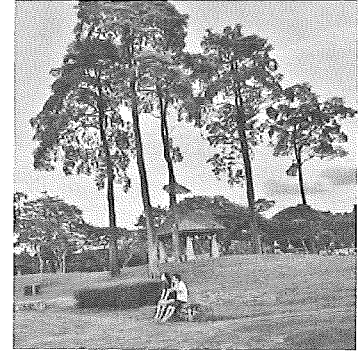
这一回，廖主任亲自出马，被安排坐在主桌旁的席位，身边正巧是一位熟稔的同乡好友，很自然的就成了说话的对象；像他乡遇故知似的，两人只顾轻声聊着，就连庆委会主席和受邀嘉宾州议员的致词也没听上几句。直到福品竞标主持人上台，他那略带潮州腔而又中气十足的声音沸扬全场，廖主任这才被“唤醒”，于是开始专注《福禄寿三星》的下一刻了。

喊标的最初阶段，上场的都是一些可供食和用的福品，诸如发糕、米桶、洋酒、扑满和彩票等；不知怎的，尽管主持人卯足全力，一再造势，台下始终欠缺令人欣喜和鼓舞的反应。有一所小学以锡制骏马为福品，“上阵”一分钟后都没有回响，处境显然有些尴尬；幸好该校的一位董事在场，冲着身旁几个好友的嘻哈呼喝，以一千令吉的标价结束了近乎胶着的状态。

廖主任看在眼里，不由得担心起来。他忖思着：万一《福禄寿三星》无人问津，岂止

强中

五君子树



时常在傍晚去运动的公园里有五棵高大不知名的树，前后参差不齐的排列在小山坡上，我和内人在运动后都会坐在它们对面的椅子上，在夕阳下仰望它们的英姿，晚风阵阵吹来，乌声啁啾，享受沉浸在大自然怀抱的温馨，感觉心旷神怡，将白天的各种压力都抛到脑后。我们都很喜欢这五棵树，觉得它们就像是我们的老友对我们窃窃私语，也很耐心地听我们的心里话：诉说所遇到的悲欢离合；也像是我们的良师，俯视着我们，对我们谆谆善诱。又像坦荡荡的君子，高耸挺拔，与世无争，君子之交淡如水，它们是五位君子，五棵君子树。

我想起了晋代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这篇文章最膾炙人口的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让那些懒惰的学生找到很好的藉口：你看，陶先生的好友做学习都不追根究底，你们紧张什么？其实其原意是读书不要钻牛角尖，对不必要的小部分课题不要太专研。

五柳先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高风亮节，与世无争。

每当我被白天紧张的生

➠

空手而归，还有中学输给小学的“颜面尽失”啊!接着又自以为是地想到:竞标时，第一声快速回应很重要，因为它通常能发挥带头作用。可是，谁是第一个喊标呢?自己不方便出面，于是跟身旁的同乡好友耳语一番，随后又拍拍她的肩膀，心里踏实了。

还真没想到那位同乡好友十分乐意配合——就是答应“先声夺人”啊，以五百令吉起跳，为<福禄寿三星>造势；廖主任许下诺言，若无第二人接着竞标，就私下认了。正在这时候，有几个相识的神庙人员前来打招呼；相互问好之间，廖主任对竞标福品一事提高了信心。

过了好一阵，<福禄寿三星>登场了；又再次像背熟了讲稿似的，主持人流畅地强调族群教育事业的神圣，同时吁请大家全力扶持风雨飘摇中的华校。这时，廖主任紧张兮兮的，忍不住用手肘触碰同乡好友——这真是多此一举的提醒啊，因为同乡好友早就准备好“抢闸”了，并一心希望能带动成功，不负廖主任的付托。

可是，同乡好友只完成了一半任务——在他“拔头筹”之后，竟然没有人接着过招；那时那刻，廖主任的沮丧神色随着主持人以慢速的“一声——两声——三声”中逐渐显现出来。这样的局面既有预料之内的无奈，更有预料之外的失落；算是五味杂陈的感受吧，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原本要替学校筹些钱，没想到反倒自掏腰包；廖主任懂得自嘲，说是给“自作聪明”害了。可不是?也许根本不必安排虚招戏码，现场早就有人准备以最多五百令吉标<福禄寿三星>了；就算没有所谓的“也许”那回事吧，为了贯彻热心华教的传统善举，庆中元委员会也会拨出款项来圆场的。

最后廖主任还是坦然面对了“弄假成真”的结果。他真的这么想:反正自己一向只在“有力出力”的层面上为华教工作，不曾捐过钱，现在就当作以月薪的四分之一标下学校的筹款福品，为守护母语教育的情怀加分吧。

(2022年8月)

活压得喘不过气，心烦气躁时，来到了君子树下，心情自然开朗起来，亲近大自然顿时感到释怀。夕阳西下，凉风习习，树影婆娑，看各种各样的人来來往往;看运动健儿快步奔走;看小情侣手牵手含情脉脉一颦一笑，互相对视尽在不言中;看祖父祖母牵着刚刚开始学走路的小孙儿，一拐一拐，摇摇晃晃差一点就跌倒;看一家大小携家带口，一团和气：有的放风筝，有的打羽毛球，有的踢足球，这些祥和宁静的画面让我觉得很温暖很舒适，为什么还有人要不断的制造仇恨，不断的引发战争，让世界纷争不断乱糟糟?

我也喜欢在树下沉思，寻找灵感，希望五君子在高处，站的高，望的远，指点迷津，给我创作的泉源。

高耸云霄的五君子，你们还是很年轻的树，不像你们的长辈老树盘根，老气横秋。你们是否也笑看人间：不解人们为什么只为蝇头小利打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 也看不透人们为什么要尽各种手段，用尽心机，勾心斗角，践踏别人。世人什么时候才能像五柳先生那样豁达自在?

不远处凉亭传来《大地回春》的新年贺岁歌声，是三四个中年妇女随着播音机的音乐大声和唱，洋溢着节日气氛。啊，新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衷心的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世界平和，不再引发战争，不再滥杀无辜，疫情快快消退受控，政客不要挑起种族宗教课题，也衷心的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勤快地工作，和谐地生活。

那首《大地回春》还在重播，大概她们太喜欢这首老歌吧！记得我小时候约六七岁光景，父亲和开药材店的老叔公特地包了一辆车去新加坡虎豹别墅游玩，由同乡小黄驾驶，载了二老、我及弟弟、两位堂姐一起从K镇出发，开始我们的星洲（那个年代我们是这样叫新加坡的）一日游。車上的收音机正好播送这支吴莺音唱的《大地回春》，听着听着，我就跌入了夢乡，等被叫醒来时已经到达虎豹别墅的大牌坊前了。这首歌让我记忆犹新，我是听着它长大的。

这时刚好唱到歌中的一个“嘿！”的节奏，我也情不自禁的站起来，跟着高喊一声又一声的“嘿！嘿！嘿！”真痛快！仰头望向五君子，它们也对我招手致意，频频点头表示赞、赞、赞呢！

强中

遇到贵人

每个星期一、三、五来工作的钟点护理，一次三四个小时，除照顾内人起居也煮晚餐，这次比较常来的是一位名叫佳佳的客家小姐。她的家乡在怡保，育才独中毕业，约40多岁。得传自母亲，对烹饪颇有心得。会煮各种各样的客家菜如：猪脚醋、黄酒鸡、酿豆腐、香菇焖鸡肉和南乳炸肉等。每次当我将煮好的菜色端上桌面（她的摆盘也可比美餐馆，堪称色香味俱全）并传给在国外，已经两年多因疫情不能回来的儿女们时，他们都望着视频的美味佳肴，唾涎三尺，羡慕嫉妒不已，大喊两老很有口福，恨不得马上收拾行李飞回来大快朵颐。

佳佳一心一意想要让因怕鱼腥不敢吃鱼的内人嚐嚐新鲜的鱼，她说：“常言道：吃两只脚的（鸡鸭鹅）好过吃四只脚的（猪牛羊）；吃没有脚的（鱼类）又好过吃两只脚的。”鱼的营养价值的确比其他肉类高。为了鼓励内人吃鱼，她在巴刹看到新鲜而又便宜卖的马友鱼，刚巧又有大平卖的一粒一零吉的黄梨，灵机一动，不如试试以黄梨的香味来掩盖掉鱼腥，巧思妙想地看看可行吗?

佳佳入行多年，也见过各种各样需要护理的客人，有很多是独居老人，孤苦伶仃，无所依靠，更让人心疼的是坐轮椅的独居老人，谈及辛酸处眼眶湿润泛红。因老人家语言不

通，不会讲国语英语，不理解护士解释的吃药程序和所需注意的要点。她多次载她们去医院就诊都很难过，尤其是新山的中央医院停车一位难求，要停很远处然后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推着轮椅去就诊。她语重心长的要我们珍惜眼前人，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目前我们还可以两个人互相照应的住在一起，老来伴，健康又没什么大碍，只是才开始的关节疼痛，初期的丢东忘西、举止迟钝老人病，还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能保持身体健康，身心愉快才是最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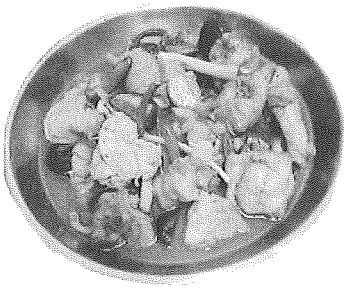
我的屋旁空地种了一些艾草，艾草容易滋生，地上沟旁都有它的影踪，我常摘下来熬煮鸡汤，又用叶子煎鸡蛋再煮成汤水，都很美味可口。佳佳第一次来看到空地长满艾草惊叫着说："啊！这些都是宝啊！满地黄金碧玉！"她说，用艾草熱水泡脚能促进血液循环，让血气舒畅，浸泡后一夜好眠。她回家前要求带一些回去，我也顺便採摘了一些准备晚上也泡脚，看看效果是否像她所说的那样神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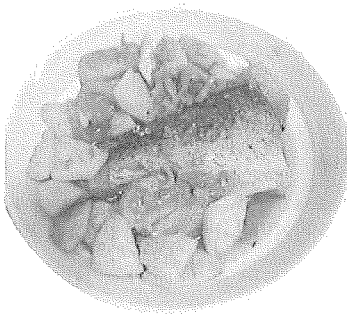
佳佳看到冰箱里有很多比市面上卖的更优质美好的药材，如枸杞子、玉竹、龙眼、白合、北氐和熟地等，这些都是内人开药材店的姪儿送给她的。（内人长兄夫妇早期在新加坡工作，姪儿姪女从小在婆家长大，内人从小细心照顾他们，长大了和姑姑特别亲近）。佳佳举例说，红枣、文冬姜加些枸杞子泡水一整天当茶喝，可养心安神、补脾益气对保健身体非常好。

由于看到诸多药材贮放冰箱很久仍未食用，佳佳担心久了会损坏，建议用来煲煮焖制药材补品汤，她甚至搬出她母亲的看家本领：老椰燉药材补汤。她说下次去巴剎时会顺便買一个老椰，挖出整个椰肉放进锅里，再加上鸡肉，配搭药材慢火燉煮，就是一道美味可口又滋阴养气的大补汤。真是人间极品！她夸张地说。

佳佳也是瑜伽爱好者，傍晚时分我们仨来到公园，我独自逍遥自在的去快步走，她则教导内人做简单的肢体动作，以让关节僵硬疼痛的内人能够灵活身心，体质得到改善。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晚风习习、雨后的负离子空气清新或傍晚的阳光洒在草地上树梢下，得以放松压力转移郁闷的心情。

香菇焖鸡





黄梨蕃茄马友鱼

偶尔我们会邀她共进晚餐。虽然她是客家嘉应州（梅県）人，我和内人同是大埔人，但语音差别不大。开始时我们用华语交流，讲着，谈着就自然而然比较亲切的用客话了，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同桌吃飯，气氛融洽和谐。大埔话称桌子是"着"子，梅県话则是说"台"，起初"着"子"着"子的，我说把菜放到那张"着"子上，她听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夜好"睡"，我们则说一夜好"眠"；内人说等下"添"，她则说等一下。

不过我对她说，我还是对那整个老椰肉，鸡肉燉药材补汤有兴趣，好想嚐嚐香气四溢、浓郁醇厚的美味佳肴。

正如女儿所说：遇到贵人了。是的，她是我们的护理，也是我们的贵人！

陈彦 （新加坡）

回顾走过的道路

人生有起有落，一路走来，从年轻到老年，忽起忽落，完全不由自己掌控，也难以预测。回首来时路，沿途跌跌撞撞，有时还会碰得焦头烂额，好不狼狈。

童年在鸽子笼般的贫民窟度过，自己穷，邻居也一样贫困，所以大家互相扶持，反而相处得十分融洽，偶尔产生一点争吵是难免的，遇到困难时，邻居还是会伸出援手，尽力帮你度过难关。

庆幸自己有机会读完中学，1960年毕业后踏入社会，投身教育界，还进入一般华校生梦寐以求的教师行业，被送入师资训练学院修读三年的专业文凭班，眼看自己的人生开始踏入顺境，从此可以摆脱穷困，让年迈的父母安享晚年，过些安乐的日子，不料晴天一个霹雳，一道圣旨从天而降，把我硬生生地踢出教育界。原本在1964年准备参加师训的毕业大考，考后就可以成为合格教师，从此平步青云，走上康庄大道，不料这一道圣旨把我从云端推了下来，摔得遍体鳞伤。从起到落，只是一瞬间，变化实在太大了。接下来的两年间，家里又陷入贫困难熬的境况，我只好重操报童的行业，帮老父派送报纸，勉强维持生活。

在潦倒的日子里，某日在路上巧遇小学的恩师，问起我的近况，知道我被奸人所害，答应为我平反。就这样，我又在1967年回返教育界，在一所传统华校任职，并且重修第三年的职业培训，同时被送入军队里，准备完成为期十二年的国民服役。

由沉沦之处翻身，爬上岸后，泼掉一身脏水，从头来过。不到几年工夫，我又升做华文科主任，肩负繁重的任务。眼看脚下的梯级越攀越高，前途无量，谁知华校式微，我任职的学校，由于收生人数逐年下降，被迫关门大吉。于是我被调到一所政府学校，成为第二语文教师。最初的两年，我在年底的评估单上排名最后，还得了五大缺点：不求上进啦，没有领导才能啦，缺乏自信心啦，处事不够积极啦。在这种受尽歧视的情况下，升职自然无望啦！

两年后，新来一位女校长，没想到她竟然是我的伯乐，相中我这匹骏马，让我发挥自己的才华，把我从山下拉上山顶。于是我帮学校接过主办女皇镇区幼童篮球赛，还亲自下场担任球赛的裁判。在校内，我执教小六会考班，班上的华文得到不错的成绩，顺利过关，升上中学。

眼看自己已步步高升，渐入佳境，可惜这所小学位于城内的老化区，住户锐减，收生人数不足，教职员过剩，我又被调到一所教会学校执教，被分配的科目都是图工体育等闲杂非考科，不是我擅长的。这时我已接近退休年龄，索性递上辞呈，提早告老还乡，从事我擅长的编写工作。编编写写，又过了好几年。

人生的起落，从这一刻开始划上了休止符。这一辈子经历了无数次的起起落落，成为晚年与一群好友聚会时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

鲁肃伯

涉及金钱的小故事

1 借钱容易，还钱难

亚光叔一位相识数十年的朋友，突然登门造访，道明来意，手头紧，开口要借2000令吉，供生意周转。

光叔很为难，借与不借，费思量?

光叔不敌其苦苦哀求，最终取出身边的储蓄，交给了他。

钱过手，朋友再三言谢，还承诺一个月后，如数还钱。

过了一个月，不见其人，捎了电话，电话响断，没人接听。

光叔唯有上门探个究竟，车子在，门户紧锁，叫人没回应。

呼叫声惊动了隔邻，开了门，帮了腔，隔着篱笆对屋内人喊话。

“老兄，老兄有人找你”过了很久，才见开门。

朋友明知光叔来意，却装不懂，也不开篱笆门让其入屋，还发飙，满面怒容，“大清早，大呼小叫，吵什么？”。

“咦！怎么回事？反脸不认人”光叔生了气!

“走走走，等我有钱，我自然会还你”

光叔逼于无奈，只有悻然离开。

事隔数月，借款朋友，还是静悄悄，亚光叔心里还抱着希望，再度上门追讨，结果还是吃了闭门羹，空手而归。

至到有一天，在银行巧遇朋友的太太，亚光叔乘此难逢机会，告诉对方，自己是一个打工仔，平时省吃俭用，才有储蓄，既然，其丈夫周转不灵，基于老朋友关系，才出手相助，没料好心没好报，还被恶言相向。

亚光叔这番话，说到她的心底，终于答应以分期付款，分四次摊还借款。

几经折腾，好不容易才讨回借出.的钱财，亚光叔的遭遇还算幸运。.

有些人借了钱，就失踪，有借不还，如老虎借猪。

虽道钱财身外物，但却得来不易，全靠劳动拼博，用时得三思。

有人就说，朋友间别扯上金钱，否则失了金钱，还断了友情。

亚光叔的遭遇，是最好的借镜。

2 老人院里老人的存折

新村里唯一的老人院理事会突然发布严禁外人探访住院老人的禁令。

事出突然，大家议论纷纷。

理事推出新举措，村民不满，还被批评不近人情。

其实，老人院管委会作此决定，事出有因。

事缘有个妇人，为了接近住院一名高龄老人，几乎每天风雨不改为非亲非故老人送饭，有时还炖补品为其养生。

偶而，还接老人外出。

老人受情所动，对外宣称要收妇人为契女。

有人觉得事有翘蹊，将事转告理事，经理事明查暗访，惊觉老人身边的存折，内中的款项，少了数千元，追问之下，原来妇人借带其外出时，一起到银行提出存折中的部份款额供妇人应急。

吕才易

六人聚会

我很多年没有驾车去新山了！它的发展可真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对我来说几乎完全陌生了。

那天，2月14日周1，下午4点，我们和张强中（达拉）相约，在新山Bukitln-dah饮食阁会合，互相送书。我期待，但心存忐忑，害怕迷路啊。

实不相瞒，我的方向感极差。一开车驶入高楼大厦林立，陌生城镇那纵横交错，车子鱼贯往来的道路感到茫然。本来，我称得上是个经验老到的建筑工人了，一般楼宇的建筑结构我大致知悉。然而，当这些庞然大物拔地而起，一栋栋比肩并立，千家万户有如同出一个模式，构成一片没有特征，硬绷绷的人造钢骨水泥森林，我置身其中便迷失，搞不清所在的地域名称和方向了。

另一方面，大抵也由于我这十多廿年来忙着工作，没有来走走，四处看看的缘故。

我不禁想起不久前的那一次奔赴刘隆昌兄的丧事，过后送达拉回家，被困着出不来。我径自驾车走着，慌不择路，竟然误入毗邻马新第二通道依斯干达特区。最后，多亏一位好心的青年开车把我带到士姑来，这才脱困。后来，他成了我频频互动的网友。

唉！遥想当年，我骑摩托、驾车在这南疆边陲奔波，赶去一个个工地做建筑，好像是另一个久远的年代的往事了！

回想当年，我开小卡车在这一带城镇驰骋，穿街走巷推销瓶庄凉茶，也仿佛变成另一个久远的年代的陈年旧事了！

这时，我心中不觉泛起一个十分奇怪而又真实的感觉；我显然不属于当今的年代了！

啊！我们能固步自封，不与时并进吗？

是的，我该一往无前地去认识这个新世代的一切新事物啦！

这一聚会订在下午4点，金乌西坠了。而我不免担心回程时陷于陌生的路途中茫然失措，更偏逢黑沉沉挟着狂风大雨的夜幕低垂。我叫太太陪我。她认路的本领要比我强多了。

事实上，我只能去五福城等宋铭来带路。杨兄更是设想周到，事前和达拉权衡一下，一个万全之计，说我与其跟随他的车，不如把车停放那里，共他的车来回。真是好极了，我放下心头的一块大石！

（文接第78版）

真象大白，理事会认为事态严重，一致决定不容外人在未得院方同意，随意进出老人院。

院方解释此举为了严防别有居心者，觊觎老人钱财事故重演，逼于无奈，才出此下策。

事情被拆穿后，再也不见妇人为老人送饭菜。

足见，送饭菜，献殷勤，心怀不轨，别有居心，摆明是为了存折里的钱财而来。

总是关乎一波波可怕的疫情来袭，饮食阁食客寥落。我们这一伙算得人数众多了。李群熙、张北琛（章云）、张强中（达拉）、杨松明（宋铭），我和我太太总共六个人，济济围满一长桌子。

我把写上他们芳名的书双手奉上，外加两三本没指定赠送对象的，一并拜托他们送人，做我们的文化使者。

我一直盼望林兄，明华到来，请益一二。他始终没有来。令我失望了。

时光飞逝，来去匆匆，大家终究不能畅所欲言。一转眼，就到告别的时候了。

按：网友

注1：刘隆昌，曾是星洲日报大柔佛《情牵南疆》专栏作者。遗著有《从南方看世界》。

2：李群熙，星洲日报大柔佛《轻谈浅说》专栏作者。

3：张北琛，脸书《柔佛州老友会》管理员。曾以笔名章云和艾宁（张强中）合著《赤道恋歌》。下一本个人诗集即将出版。

4：达拉、宋铭，两枝活跃的健笔。

郭玉心

烟花易冷

在我还小的时候，离村子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住着一位令我记忆深刻的疯婆.说是疯婆其实是位有些年岁的老人，而“疯婆”这个称号是我们小孩之间对她的称呼，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真正的名字，大人们也没说。至于为什么叫她疯婆是因为她从不和村里的人正常交谈，每一次出现都是疯疯癫癫的，还会大喊大叫。

疯婆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妇女，她身形矮小，皮肤黝黑，而且从不打理自己，每一次看到她都是披头散发，穿着又破又脏的衣物，以至于她整个人都臭气熏天，村里人都对她退避三舍。

虽然疯婆不住在村里，但她常跑到村里骚扰村民，一见到村民就上前拉扯，还大喊大叫：“快跑！快跑！他们来了！”，见村民想挣脱，疯婆只会更疯：“再不走你是想死吗？！快跑啊！”每当这个时候，小孩都会去找大人来，有的村民都会上前尝试阻止疯婆，可疯婆不会听他们的话，唯一能让疯婆冷静的是村里的一位老者——何伯，只要何伯出现疯婆就会情绪平复下来，只是对着何伯重复地低泣：“来了，来了，他们又来了……”

“他们已经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何伯的这一句话顶过村民的千言万语

疯婆往往听后就不会再多做纠缠，只会像失了魂一样走回家，还喃喃自语：“已经结束了，不会再来了，不会再来了……”可不过几个星期疯婆又会跑到村子发疯，每一次都是被劝回，过不久又再

发疯，这种事对村里人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虽然不满，却无可奈何。

大人总和我们说不要去招惹这个疯婆，但小孩好奇心重，虽然我们很害怕她，但都抵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所以总瞒着大人偷偷跑到她家门外观察，总想着能看到些什么。一次疯婆出门了，不巧我们被她发现了，看着疯婆一步步向我们靠过来，我们这才害怕起来。眼看着她越靠越近，一个男孩拿起就近的小石头扔向她，边扔边喊：“疯婆吃小孩啦！疯婆吃小孩啦！”。其他人见疯婆被男孩打退，便纷纷效仿起来捡起石头扔向疯婆，最后疯婆落荒而逃，那一刻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个“英雄”。

我回到家和父母提及自己的“丰功伟绩”时，却不见他们有多高兴，反而有些火山爆发的架势，父亲直接开骂：“不是叫你不要去招惹她吗！为什么不听话？”不仅如此，父亲还拿起藤鞭打我。结果是我的腿上多了几道红彤彤的痕迹。晚上母亲替我擦药时，见我哭红的眼睛，也不多做安慰只说是我活该，父亲已经替我向凤姨道歉了，还让我以后不要再乱喊什么疯婆，凤姨是个可怜人。

“凤姨是疯婆的名字吗？她为什么可怜？”这些问题总是盘旋在我脑海里，只要我提起这些问题，母亲总是敷衍地说你长大了就会知道了。小孩的情绪来也快去也快，不过几日我便忘了这件事，之后也没再提起，因为疯婆再也没来过村子闹了。

疯婆又一次跑到村子发疯是隔年的农历新年，那时我们得了些鞭炮烟花，小孩对这些东西最感兴趣了，不过由于还是早上，所以还不能玩，我们左等右等总算等到了太阳下山，在大人的看管下我们终于碰到了鞭炮，我们玩得不亦乐乎。到了放烟花的时候，每个人都翘首以盼这场烟花盛宴。当烟花在寂静的夜空中爆开时，它所绽放的美丽已经让人们忘记了它在爆发时的巨大的响声，忘记了夜空的寂静，破灭前的美丽，为的就是让人留下美丽而深刻的记忆，所有人都被烟花的美丽给震撼，直至烟花消失在夜空中，大家都还沉浸在烟花盛宴里。可疯婆却不合时宜地跑到村子发疯，这一次比往常还要疯，像是有索命的魔鬼在追着她一般：“他们回来了！要打仗了！快躲起来！”无可奈何，这场盛宴只能终止，直到凤姨冷静下来。

后来我从何伯口中知道了造成凤姨那么疯的原因。凤姨曾经也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凤姨的丈夫是个勤恳的农夫，家里虽说不富裕，但吃穿还是够的，儿子虽好动，但也调皮不到哪去，平淡的生活里还是有滋有味的。所有人都觉得岁月静好，可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在一个平静的星期五战争就毫无预兆地爆发了，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无数的炮弹从天而降，不一会儿，靓丽的天空就被轰炸的尘土给遮盖了。无数的村民就这样被炸死了，而这些被炸死的村民里就有凤姨以及何伯的孩子，无辜的孩子们在空地玩闹时被突如其来的无眼的炮群给炸死了。可他们还来不及悲伤就得慌张躲起来。过了大概半小时轰炸停止了，凤姨才

踉踉跄跄地跑出来，跑到空地寻找孩子的身影，可留给风姨的只有一堆尸块，风姨边哭边捡起那些已经碎得不成样的尸块裹进衣物里并不断地对着尸块道歉最后喃喃自语："妈带你回家！"，后来风姨把"儿子"埋在小山上。但战争是无情的，它从不会因为谁的离去而停止。

还没等到曙光来临，等来的却是丈夫被迫从军的噩耗，谁都知道这一去是九死一生，可大家都被愁得一筹莫展。很快，村里只剩下老弱妇孺，无情的战火卷土重来，何伯说这是他此生永远不会被磨灭的记忆。那天的天空被火光染红了，滚滚的黑烟和刺耳的轰炸机引擎声，伴随着枪声以及爆炸声，把整个小村庄包围了。空气中散发着硝烟和血的味道，各种尖叫声和哭泣声在这个小村庄此起彼落，还有士兵们鼓舞士气的吼叫声，有平民百姓的哭喊声，各种声音配合起来如同一首来自地狱的交响乐，响彻这个战场。

凤姨以及何伯是这一场战争的幸存者，全村只有他们活了下来，他们的家人，朋友无一另外都在战争里牺牲了。战争对任何一个幸存者而言都是场梦魇，一场周而复始的梦魇，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是此生都无法摆脱的绝望，对凤姨如此，虽然家园已经重建，可那些人却再也回不来了。那个时候风姨常常发呆，一点小事都会勾起从前的记忆。风姨总是从睡梦中惊醒，她频频梦到已故的丈夫和儿子，有时是他们责怪风姨，有时是在和风姨说再见，每一次从梦中惊醒，风姨都会跑到小山上跪在坟前痛哭。在这种精神折磨下，风姨渐渐疯了。都说活下来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对凤姨来说就是如此，她经历太多的枪林弹雨，听过无数的轰炸声，和至亲至爱的人生死离别，看过生灵涂炭的景况，她的前半生过得太苦了，也失去了很多，即便太平盛世已经到来，她也在害怕着魔鬼的再次降临。

长大后，我到城市工作，后来再一次回到村里，听见村里人说凤姨前不久去世了。我来到坟前，看着坟上长相秀丽的凤姨，联想到披头散发的她，我无法想象她是如何撑过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或许现在她可以好好休息了吧，不需要为村民操心，也不再被噩梦所困扰，更不会再被烟花声给吓着了，风姨终于可以解脱内心的谴责，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了……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战争使许多人家破人亡，战争带给人类许多的痛苦，可人们还是对此"乐此不疲"，没有人会真正记住这些的痛苦，人们只会一遍又一遍的复述战争的坏处，然后又重蹈覆辙。有多少人是真正吸取了教训？世界会"和平"吗？

林尊文

编织文化交流沟通网

起心动念要把当年在新山宽柔马来学系深造时期的毕业论文出版成书，是几个老同学在2020年3月18日伊始实行的新冠疫情行动管制令第一阶段解除后的“忆难忘”常月聚会上的产物。当天的聚会，同学间畅谈所以，可是一段时间封锁后让店外的氛围依然笼罩着一片愁绪，沉闷异常。就是在这样好坏不确定的情况下，大家突然觉得一晃几十年，风华已逝，在社会上算也是能站稳脚步，应该留下一些‘值得怀念’的东西。这就不免想起当年挑灯秉烛、夜以继日，在繁重功课之余费心完成的毕业论文。虽不能算是什么传世之作，也能勉强作为年代的记忆画卷，不妨整理出版，给后学者提供一个粗略却可能不太成气候的参考作品。由于当初我们那一年有好几个同班同学都选择了马华文学的相关领域作为研习的对象，就决定先把这些以马来文书写的马华文学简介结梓出版，返家后随即着手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结晶品——尘封经年的毕业论文。

犹记得当年敲打论文时，个人电脑尚不普遍，依靠的是老式的手提打字机，一页纸一行泪啊！特别是间中若发现某处打漏打错，或要补充什么段落的，就要手起刀落，当上裁剪粘贴的行当。求学时代经济拮据，为了买台价廉物美的打字机，班上同学还三三两两到一堤之隔的免税港新加坡书城（即百胜楼）购买，毕竟两地价格相差一半呢！然后人手一台，在新加坡大快朵颐后施施然地从容乘车到兀兰，再步行回到长堤彼岸的新山。

撰写论文还多次在新山与新加坡之间往返，主要是中文书店在新加坡书城比较集中，易于寻获所需的马华文学书籍。最兴奋的莫过于在“青年书局”拿把梯子在最高三几层的书架上翻找乏人问津的早期书籍，有时还搞得书店尘土飞扬。书店老板当然也欢迎有人来‘清货’，经常予以应有的配合。我记得就在“青年书店”找到了马华文坛第一本长篇小说林参天于1936年出版的《浓烟》，还有1962年出版的《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方修的《马华文学大系》，等等。这些资料弥足珍贵，对论文的最终成册起到了关键的主力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几个论文题目与马华文学有关的同学，还多次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蹲点翻阅已系统地制成微型胶片的早期新马两地的报刊杂志，并借助图书馆的便利复印许多所需的报章文艺副刊和剪报，作为论文的附录，成为最有力的历史文献佐证！

就学大专期间，由于是专研马来文，所以就特别着重了解文学情况，包括马来文学和马华文学。为了能推广马华文学，笔者当时还通过学校的学术组以马来文撰写马华文坛简介和动态，还每周着重介绍一位马华作家，张贴在校园布告栏，广而宣之，的确也取得成效。选择马华文学作为论文题目可以说是偶然的，也是历史的必然。说是偶然主要是当时教导马来文学的陈育青讲师经常在课堂上谈及马华文坛的活动，给我们这群对马华文学一知半解的学生醍醐灌顶的认知；说是必然主要也是当时迫切需要找一个适合的论文题目，又想能为

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顺便做些什么事，几个同学闲谈之余就很自然地选择了马华文学的相关领域。进一步接触后，发现马来文坛对马华文坛的认识阙如，甚至有位马来文坛泰斗还在讥讽马华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中国的素材，与马来西亚的国情不符。上世纪八十年代种族关系紧张（后来演变成臭名昭彰的茅草行动），我们几个同学商讨后达致共识，毅然决然分配领域，组织做一系列以马来文书写的马华文学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就这样我分配研习的是马华诗歌的发展，不是因为我对诗歌情有独钟，而是手头上能找到的资料较多，加上1984年初曾翘课到吉隆坡参加为庆祝马来西亚人道主义爱国诗人乌斯曼阿旺荣膺国家文学奖桂冠而主办的各民族文化交流「祝福大地之夜」，深有感触所致！尤其是笔者也认为诗歌毕竟最能体现自我情感和再现箇中时代感的文学体裁！

论文的书写是个系统工程，是个集搜罗、整理、分析，还不乏翻箱倒匣找史料的工程。毕业后的校友在重聚时无不庆幸在马来学系研读三年时光能有机会提笔完成撰写论文的任务，深觉它给今后的工作和事业奠定了做事条理，遇事不慌的沉稳心里素质。犹记得陈育青讲师在与同学们谈起论文打字的‘痛苦’时，曾语重心长地说这过程虽苦却能培养一个人做事的细心和恒心，进入社会后受用无穷。这番话给我们尔后在社会上的拼搏奋斗中确实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至今受用不尽。

就学时期的繁重功课，加上作者本身当时个人学识和文字修养的局限，论文说不上具有让人寄望的学术水平。作者只能把信手拈来和及时收集到的前辈作家的作品作为参考要目，从中汲取养素，加以抽丝剥茧整理，缺乏深入的剖析，也无从很有条理地分析作品的创作技巧或归纳其主题思想，更何况还要耗费大量时间把摘录的作品片段从中文翻译到马来文，让马来读者对马华作品的时代气息和反映的地方色彩有更直观和更深入的认识，也期待今后对国家认可马华文学起到一定的作用。

应该说这几本论文的出版，也是着重于配合大马译创会2021年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庆典的活动之一。该会从1986年1月29日正式成立后的35年来，协会的领导、理事和会员，当年宽柔马来学系毕业生是主要的支柱。这批骨干基本至少掌握中文和马来文双语，能够较为顺畅地在两种语界中荡漾游走，自如地与友族同胞沟通交流，而且还能胜任华马或马华双语的互译工作。35年来，译创会主办或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或学术讲座成绩斐然，是近代以来比较有系统地促进文化交流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多元团体。新冠疫情肆虐导致好几回行动管制令的实施，虽无法经常面叙讨论相关的出版细节，然而现代通讯方式确也无阻各方的沟通，论文最终得以付梓出版成册。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加上有些同学无法及时联系上，本次先行出版下列两本马华文学相关领域的论文：

1. 林尊文于1984年撰写的《马华诗歌发展（1919–1965）》
2. 何加利于1984年撰写的《马华短篇小说发展（1919–1956）》

上述两本论文都与马华文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分别以诗歌与短篇小说为谈论重点；当时还有同学撰写了马华散文的发展以及后来的马华文学评论的发展；希望日后有机会再整理一并出版，让马来学界对同样在马来西亚国度土生土长的马华文学有较全面的认识。从这两本论文可以看出，马华文学的发展其实与

时代脉搏是紧密联系的，换言之马华文学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学，包括马来文学都一样是以作者社会动荡、周遭时事或者是生活写实有关，是作者的人生阅历和历练造就了作品的精华和生命力。职是之故，现时的学术研究者或读者能轻易地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回顾或了解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现实，以及勾勒作者的内心思想和创作初衷，虽是管中窥豹，毕竟也能沿着线索脉络一览历史的痕迹。

在论文出版后，虽则许多马华前辈作家已然作古，他们的作品依然能给予强烈的时代气息，也能历代更迭传承下去，文学作品精神永存！值得一提的是，马来文坛有一点与马华文坛相若的特色就是双双的文学发展都极端依存着报刊杂志的文艺专版或副刊，在报章的孕育下茁壮成长！就比如马来学者阿里·马祖德在《现代马来诗歌》一书中所说：马来著名诗人马苏里SN就是在马来新闻报每周二的〈文学专栏〉中培育出来的。

最后，必须在此感谢宽柔马来学系就读期间陈育青讲师（已故）和张瑞发讲师当时的教诲和辛勤付出，才能有今天这几本论文的出版成册。也正因为有他们两位讲师的无私奉献，才造就了马来西亚史上靓丽的华马双语队伍，促成非马来人学习马来语的盛况，给作为马来西亚国语的马来文发展添上有目共睹的贡献！

完稿于厦门医学隔离期间3-3-22

/老夫子

我只有勉强苦笑

不少人认为把照顾不到的老人家，“安顿”在老人院，可以让老人家得到安逸的生活；或把老人家寄养在老人院，可以让老人家在院舍中过”养老”的晚年岁月，本身可以放心的工作，回复无所牵挂的日常生活。其实不然，这不过是“正面的看法；负面的感受”是没有住过安老院舍或养老院舍的人能体会的。我住过安老院舍几个月，那种“经历”真的不能一言道尽。我不知其他人的“经历”如何，我的“经历”都遇上种种的“不愉快事件”，我可以慢慢写出来。

记得，我住入安老院舍，原因是我独居，在某天早餐时，忽然双脚无力，坐跌在地上，不能起身，幸亏我拿到手机，无助下，拨电给好友黄先生（我早前有交家中锁匙给他保管）求救，幸好黄先生没有外出工作，很快到来我家施援手；我外坡工作的儿子闻讯后也赶回家，附近两位朋友也到来协助，我在多人扶持下，才化解窘境，可安坐的椅子上。尔后经过商量，我因独居，危险，众人建议把我安排入住“安老院舍”，当晚我就开始住在安老院舍。

第二天，清早七点，我被唤醒到浴室冲凉（原来安老院舍最繁忙的时刻，是清早替老、病人轮流冲凉）。之后即带去中厅吃早餐（院舍的早餐西茶、面包）。我第一天的“际遇”开始了，我被指示坐在一人的旁座（起初我望见此人以为是男人，后察觉此人是个中风的中年女人，剪了陆军装发型），此人蜷缩的坐姿，像一头黄猴，咀巴歪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但我不怕，之前没见过；护士在用早餐前为她验血糖，我是新来者，好奇心下看了一眼验测器，问：是血糖高吗？岂料，此人突然吆喝：你看什么看！你问什么问！。我也许不知道“规矩”，我忍着，没有一巴掌扫过去，从此她在我的黑名单内。尔后，在新年时，叫我开平板电

脑的新年歌给她听，真不知好歹，我望也不望她一眼；这是第一次遭遇，也让我”惊觉”在安老院舍是不能随便与他人搭讪的，真确的事。

我住的这间安老院舍是收费的，规模之大可容纳约二十人（3男15女，华、印族），所谓人多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是非，这又是真确的事，不要以为那些入住的老人家都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聊时会找“骂架的对手”；我早知早觉，不理不睬这些不知明天和死亡哪一项先来的傢伙，有意找我做对手（在旁风言风语），我不笑，也没有表情，让他们寂寞、闷死在“烦恼”间。我写这些话，并不是我不同情、不怜悯老人（我住在安老院舍数月，观察到他们的行为，应该让他们自讨苦吃，包括我自己。）。

自第一天第一次在院舍“踏中地雷”，后来的日子都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件；我的两瓶随身带来的沐浴露，用过两次即不翼而飞。我自用的”华为”手机充电器被护士借用，护士又代为其他老病的手机充电，结果失踪了，我出”怨言”，护士随便偷换过一个劣货给我。还有我睡的床有虱子，盯咬我满身”红疹”，痕痒得我吃安眠药也睡不着，害得院长带我去看“皮肤专科医生”……

不愉快的事情像冤魂不散，我隔壁床住宿的两个老病人，十天内因病重入院，在医院中离世，我每每看到那张床，“阴影”马上压了过来，心里很不舒服。……

住了三个星期后，一个女护士（替工）上班，我没有得罪她，她样子很神气，一早我坐在冲凉椅子被她带去冲凉房冲凉，我说我自己可以冲洗，她二话不说，走了，待我洗澡完毕后，裸着待在浴室半个小时受尽冷冻，才施施然带我出浴室。……这女护士后来几乎每次煮有咖哩鸡的晚餐，配给我两块吃不到肉的鸡骨头。直至一天配给我的晚餐，鸡骨简直没有一点肉，仅沾上些许咖哩汁，我拍了照片放上脸书，并传给我儿子看，叫他向院长投诉（我不敢投诉，怕报复，以后给我吃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院长获悉后，觉得她的护士如此刁难我、如此刻薄，以后我每次获配的鸡肉菜肴没有骨头；偶尔还会买木瓜、香蕉、火龙果给我吃。我不是一条竹竿打翻一船人，这是我个人在安老院舍生活的“经历”。院方的宗旨是好的，只是“女护士”良莠不齐。……

我在安老院舍住宿生活几个月，已经遭受到许多不愉快、不道德、不人道（我看过有老人被护士用枕头拍打）的事况，再下去相信还有许多未知的际遇。

我相信不少人想知道安老院舍的生活起居，目前我住的这安老院舍，很多”事情”都受控制；晚上九点必须熄灯睡觉，有钱也买不到外面的食物（没有人帮买。若有亲朋戚友探访，买了食物送来，也要查看。探访时限10分钟，MCO期间）；一日三餐，早餐、午餐、晚餐（素食，每餐费用一令吉多，清淡、少盐、少糖、少油，只够七分饱，没有加饭）；不能自理的老病人，四个小时护士助换尿片一次）……

我住安老院舍数月，受够折磨，深觉生活在这场所，宛如人间炼狱，没有尊严；老人家如在家有人照顾，是“幸福”，老人家如在安老院舍，是“凄苦”。这是我个人经历感想，别人怎样我不晓得，各自修行，未必有雷同，但我“欢迎对号入座”。

年岁与健康已臻严寒冬天，老人院的老人会有欢笑？或微笑？我体验过老人院的生活，我苦闷、苦楚、苦恼、苦不堪言，我只有勉强的苦笑……

（18.4.2022）

/方成英译

英译《古籍中的武侠》选篇②

麻衣张盖人
UMBRELLA MAN IN HEMP

Gan Ying was a master archer in ancient times. When his bow was at full draw, beasts lay prostrate and birds fell from the sky. He had a disciple named Flying Sentinel whose mastery of the craft eventually surpassed him.

A man called Ji Chang came to learn archery from Flying Sentinel. Flying Sentinel said, " First, you learn to stare without blinking , after that we shall talk about archery."

Ji Chang returned home and lay supine under the spindle of his wife's handloom, where he held his gaze on the spindle spiralling up and down. After two years, he would not so much as flicker an eyelid even as the spindle touched the corner of his eye.

Hence he went to see his master. Flying Sentinel answered," Not yet. You must first learn to look. Tiny objects you look at become large, what is blur becomes clear. When that happens, come and tell me."

Ji Chang tied a flea to a strand of horse tail and hung it on the window facing southward and fixed his gaze on it. In ten days the flea gradually became large. After three years, it was as large as a cart wheel. And when he looked at other objects, they appeared like a mountain. Thus he used a bow made from the horn of a bull from the territory of Yen and an arrow fashioned out of the stalk of fleabane from the territory of Chu and fired a shot at the flea. The arrow pierced the heart of the flea and the horsetail was not cut.

He reported this to his master. Flying Sentinel jumped up and beat his chest and exclaimed , " Now, you have got it !"

Having acquired all of Flying-Sentinel's skills, Ji Chang reckoned that he had no match under the sky save his mentor. So he decided to slay Flying Sentinel. They met in the wild, and exchanged salvos of arrows. All arrows clashed midway and fell to the ground without raising a cloud of dust.

Flying Sentinel had finished all his arrows whilst Ji Chang still had one last shot. Flying Sentinel broke a branch from a bramble bush and used its sharp thorn as arrow head. Again arrow and branch clashed midway.

Thus the two threw away their bows and wept. Lying prostrate on the road to pay respect to each other, they swore henceforth to be father and son. They then bit their arms and vowed never to impart the skills to anyone.

From

麻衣张盖人 /唐　康骈《剧谈录 》

TRANSLATOR'S FOOTNOTES

A true champion always reminds himself against ostentatiousness and arrogance , being appreciative of the truth of the age-old sayings ' there is a sky wider and higher beyond this sky 天外有天' and ' if a mountain is high, there is always one higher 一山还有一山高 '. Humility is a much needed virtue, especially in the treacherous world of martial art.

麻衣张盖人

会昌中，左军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扛鼎挟辀，众所推伏。一日，与侪辈会于东市酒肆，忽有麻衣张盖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饮，旁若无人。万敌振腕瞋目，略无所惮。同席恃勇之辈，共为推挽，竟不微动。而观者渐众，乃言曰“某与管供奉较力,以定强弱，先请供奉击某三拳，后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楼柱而立。万敌怒其轻己，欲令陨于手下，尽力拳之，如叩木石。观者咸见楼柱与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动。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于是奋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余，屹屹而下，前后有力之辈，方甚恐栗，知非常人，众拥万敌，谢而去之。俄失所在。万敌寝瘵月余，力遂稍减。

唐・康骈《剧谈录 》

|中英对照| 英译：宋铭 |作者：王虹宇（新加坡）

雨落风铃花

The bellflowers in rain

3 am in the morning, I awoke because of wind, and rain started to fall instantly, torrential and vigorous. Beside the window and outside the window, the rustlings sounded like a piece of clear symphony.

I knew I ought to close the window, but the warmness under the blanket filled my body with a thin layer of heat, and I was wrapped in the coolness arising from the rain lashing the window. I was indolent and comfortable.

There were some thunders, possibly rolling out from a distant horizon and sounded like the affectionate murmurs of the late night. Sometimes gurgled above my head as if going to explode the ocean of love with the everlasting pledge. Every piece of the debris was as hot as lava.

There was a splash of rain that hit the right side of the shutter that was opened. The rain was bushy and passionate, and the bangs turned into strings of transparent and clear musical notes, like the poetries of Xu Zhimo or Xi Murong, bright and beautiful.

The raining night was so charming. I did not want to sleep anymore. I sticked to my pillow and listened. The only thought in my mind was the number of bellflowers that might have fallen.

The bellflower plants, lush and bloomy, whether pose singly or in line are found beside the water while graceful canopies are at some turning corners, along the roads and hill slopes. The charming flowers in colours of violet and white fill up the blue sky, and the plants cover the earth with greenness. They have dressed up the lands of the island states of Singapore and Malysia into a charming spring.

In the rowdy blossoms, vigorous and intense, with pledge of life and death in this windy and raining night, what would be the number of fallen petals?

With a sudden impulse, I almost got up to run into the rain, into the blossoms, to watch the fallen flowers fluttering in the rain that was so grand and frightening.

But the rain suddenly started to ease off, and the sonorous music gradually subsided. At the window and outside the window, the rain pattered and the petals fell onto the ground with sighs, envisaging another kind of love lingering with passion and tenderness, like your pitiful and soft whispers at my ears.

雨落风铃花原文

凌晨三时，因风转醒，大雨随之而来。轰轰烈烈，气势磅礴，在窗边以及窗边之外，哗哗啦啦奏响着清澈交响曲。

明知道要关窗，但被子里好温暖，一层薄薄的温热裹着肌肤身体，一起沁在雨水扑窗的清凉里，慵懒又惬意。

偶尔有雷声，或滚在遥远的天边，仿佛深夜里深情的呓语呢哝。有时候就嘎啦啦炸响在头顶，把海誓山盟晴天爱海都炸开，每一片碎片都熔浆般热拥。

有一排雨水，打在右手边旋开的百叶窗上，在森森深情的大雨里，特别打出一串串透明又清脆的音符，如诗，徐志摩或者席慕蓉明艳的诗行。

这么美的雨夜，不愿再睡，枕上倾听，唯一的念头，是风铃花落了多少。

那些开得繁盛灿烂的风铃花，一树树、一排排婀娜矗立，在水边、在转角婷婷华盖，沿着公路、铺满山坡，把极尽绚烂的紫白映着蔚蓝天空、也铺满绿色大地，把岛国、新马、南洋妆成浪漫妖娆的春色。

这轰轰烈烈、生死相许、喧闹怒放的花事，在这一场气势磅礴的夜来风雨里，落英多少？

又忽然想要起身，想要跑进大雨里去，跑进花事里去，去看满树繁花在大雨里稠密凋零纷纷坠落的，惊天动地。

但是雨水，却倏然变小了，高亢乐章后的悠扬消退，在窗边以及窗边之外，点点滴滴，淅淅碎碎，花瓣落地的叹息，也别样缠绵出柔情蜜意，宛如你怜惜的轻拥柔声的耳语。

注：本文摘自王虹宇散文集《在雨中》165-166页。
作者来自中国，现定居新加坡。



丁云

赌疯：芽笼倒霉哥

（1）

倒霉哥刘六很少像现在这样，穿西装打领带，坐上贵宾赌台。

说穿了，也不怕别人笑，倒霉哥本来就是个常钻“非法赌窟”的赌徒小混混，哪出得了大场面？但既然来了，总得扮绅士、扮豪客，似模似样。他赌的是百家乐，赌法简单，就是下注“闲家”或“庄家”！一赔一，或者买三宝（两边对子或和）！他对开宝记录不屑一顾，并没有依循“路”在赌，只凭自己的感觉下注，尽管一连开了十次“庄家”，他仍然买庄家赢。

这一注，他又被吃掉了！

倒霉哥毫不在乎……

他输，没关系，只要坐他旁边的老板赢，就行了。

原来他作了“陪霉客”。

（2）

陪霉客，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当的！

首先，你要真的够倒霉，第二，逢赌必输。俗语说，“衰到贴地”，又或者，“吐痰给鸡吃都会死！”、或者“走路都会踩到狗屎”，倒霉哥刘六刚好符合这个条件！他原是个私召车司机，孤家寡人，生性嗜赌，但赌什么输什么，赌马，输马，去赌窟，赌21点，输21点，赌轮盘，输轮盘，赌骰子，输骰子，竟然连输半年，多年储蓄输光了，一间组屋输光了，打算筹来娶越南老婆的钱也输光了，再借阿窿10万，也败在赌桌上。他简直要疯了。再这样下去，妈妈准要被赶出租赁组屋，流落街头了，他也要被追债的阿窿砍死巷子里了。

他绝望了，但霉运似乎有了转机。

有人找上他，要他作“陪赌人”。

“怎么陪赌呢？”

“别问那么多，你到底要不要做？”

他约略听过，赌场有聘请所谓“陪霉人”，也就是看到那张赌桌特别旺，就让“陪霉人”去霉他一霉，旺赌客下注什么，他也下注什么，把旺气压下去，免得赌场狂赔！当然，如果旺气压不住，就要出动公关，“请”这位旺客去办公室“喝茶”了！陪你看录像带，想方设法，找出你作弊的“证据”，无端端把你列入赌场“黑名单”了。

但个人找人“陪霉”伴赌的，还真的没听过。

“有个大老板，就看中你的霉运。你跟着他上赌场，是真正的赌场，金沙、名胜世界、澳门、柬埔寨金山角的赌场，不是那种非法赌窟哦。老板赢了钱，你就有得分红，细节，你跟大老板见面，进一步详谈，你OK吗？”

怎么能不说OK呢？他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

（3）

因此，他就和大老板乘搭飞机，到澳门赌场搏杀。

大老板买了套西装领带给他，加上一只名牌手表。他走进去赌场贵宾室，俨然像个人模人样了。细节，老板进赌场前已经叮嘱他了。“我给你筹码，赌百家乐，不玩三宝，只集中在闲家或庄家的下注，注意，不要下大注，至多一千到两千元。你不用管我，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意念下注就行了，明白了吗？你不断输钱，我就不断赢钱了。”

倒霉哥刘六心想，这太容易了吧！

于是他下注庄家，开闲家，下注闲家，却开庄家。

倒霉哥保持了他这半年来的“霉运”！

他频输，刚好倒反，他老板不断赢钱——因为他老板买的是他的相反。

而且他下注一两千，他老板下注的是一两万，这样结算下来，利润之高，不言而喻。第一次出师，他老板最少斩获了50万港币。两人当作不相识各自离开赌场，回酒店，倒霉哥刘六得到5万元分红。他觉得痛快极了，吃大餐、喝美酒、找女人按摩。

——原来人可以依靠“走霉运”赚钱。

（4）

戒赌支援小组的人瞪住刘六。

“既然你可以靠霉运赚钱，也还清了阿窿的债，怎么还来戒赌中心？”

“我……我很惨的，你们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着那个大老板，到澳门、到南非、到老挝赌场，就用同样的模式，我买闲家，他买庄家，我霉，他好运，赢了不少钱。就算我偶尔转了运，也是赢多输少，10次约有两次买中，计算下来，概率还是我老板赢钱。我们合作了约一个月，我老板对我不错，到处赢钱，除了分红，他还买礼物送我，西装、手表、皮鞋，还有车子，可是，到了最近，我的命运似乎开始逆转了。”

“逆转？你是说，你不再走霉运了？”

“刚好倒反，我的运气，好极了！买什么，中什么！”

“这很不妙哦……”

“何止不妙，简直要命！我老板输得很惨，他现在要找人干掉我！”

组长陈剑锋终于开口了。“我们这里是戒赌中心，可不是证人保护中心。”

“我的根源，还是赌瘾的问题啊！陈组长，无论如何，你都要帮我。”

“你的赌瘾，很容易解决，但你的老板，比较麻烦。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跟你的大老板说，你的运气变了，不干‘陪霉人’了，求他放你一马。至于大老板如果骚扰你，你可以报警，这毕竟是个法治社会。当然，如果有需要，我会安排与你老板见面，作你们的调解人。当然，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老板可能要你赔偿损失。不过你放心，只要你走进我们的戒赌辅导中心，我们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谢谢组长。我得到的分红，我会还回去的。”

（5）

陈剑锋与刘六的大老板见面，作了调解人，大老板答应不追究。

刘六也把得到的分红，完全吐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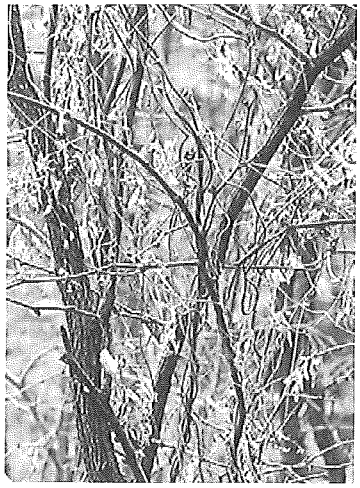
毕竟，运气这东西，不是刘六的错！也不是刘六故意要整他的。

刘六也完全戒赌了……

刘六的“赌疯”档案，就此结束了。

陈剑锋的戒赌辅导报告如下：

“人们往往执着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有些通过拜拜，通过算命，不外是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赌徒



（文接第91版）

尤其在乎命运，运气不好，显现在赌桌上，就是输，运气好，显现在赌桌上，就是赢！于是有些赌徒很迷信，穿红内裤啦、戴灵符啦、计算时辰啦，甚至有很多忌讳，见6字不赌、见女人内衣不赌、见红色不赌、见荷官是女的不赌，等等等等。因此，刘六的遭遇，很与众不同，因为他利用自己的‘霉运’，变成了赚钱的工具了。但他偏偏执着于自己继续‘霉’下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的好运与噩运，是有周期的，不可能一直霉下去，也不可能一直好运下去。等着运气逆转，他就倒霉了。最关键的，不是他能否摆脱大老板，而是能否完全摆脱了赌啊！”

稿于新加坡
1.3.2021
重修于28.4.2022

叶清润博士

纳米小说

枯枝败叶

屋傍的毛豆架，已由几个月前绿油丰盛的青春期，开花结果的盛况渐渐地退化到了干枯的枝桠，衰败的落叶，远看过去是黑麻麻的一片，看了使人心烦。

已接近一个月了，家人好像故意把它留着，強制性的让我每天清晨一直在观赏“枯枝败叶”，然而，从每天的观赏中得到了启示，枯枝是很有规律的绕着技架生长，从粗枝，幼枝的一团团的生长，有条不紊的成长到枯枝……可惜我不会绘画，把它画成一幅美丽的绘画。这可是一幅自然的图腾。

世间万物都仿佛逃不掉进化的宿命？

脑袋出现了似是而非的答案：

人类啊！你可毁灭了我们安祥的家园！

感恩

俗语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我也是逃不了这宿命论，按照我个人的分析，我的人生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成长到退休的生活博弈，第二阶段幸运的进入了终身学习，从2000年至2021年6月22日最终完成了博士的终身教育。第三阶段进入了暮年，很不幸的得到了恶疾，在仁医的医治下，对余命还有Bonus，安心的在医病，希望在夕阳红的余晖下，多书写一些散文投搞《爝火》，这是人生最终愿望。

最终还是不能逃过SAYONARA的……，二手空空的我，我的遗嘱：

感恩！

寄生

为了小小的庭园增加绿意，特地买了二棵柳树种下，柳树很容易的成长了起来，不觉间已长大成二十尺高的垂柳树了，这是我清晨必观赏的以慰藉烦忧的心情。

某日，观察到柳树的顶项长出了浅黄色的枝叶，与垂柳很不调和的向上发展枝叶，很快的内心便出现了一个词汇：寄生！

如果是研究植物学者，对寄生是很广泛的研究课题，但在我们平凡的人中，只知道人类之间也有寄生的人生！也真是有行行色色的人生寄生也！

Bonus 花红

新春刚过，Y君忧心忡忡的拿着从癌症医院的报告，交给了专科医生，

医生点点头的说：你已被确认患了第四期的癌症，安心的在这里医治吧！

每三个月打针换换药，应该可以治疗的！

Y君听了医生的话，心情更加沉重的，但医生紧接着再问Y君：

你知道人平均寿命吗？女人80，男人75，安哥你已经80了，祝福你已经得了5年的Bonus！

Y君摸不到头脑什么叫Bonus，慢慢的想起每年EPF公积金的花红，好像了解似的说你已多活了5年……，回家途中，还忧心的想着今后的医药费用等等，突然脑袋一变，想当年，以优秀的成绩申请国立大学临床医学系，但因不公平的制度，被派到冷门的学系，现在安哥的名片上同是Doctor级别，只是phD而已！这就是现实的不公平社会也。

想着想着，中国的文学家鲁迅，原本留学日本仙台学医，本想做一名医生悬壶济世，但他看到清末民国时期，大多数国民的麻木不仁，非常失望，他认为，只有改变国民的劣根性，才能救国……

年轻人好好的思考吧？！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第67期2022年10月号）

- 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律师订购120本分赠全国独中图书馆。
- 大马前国会议员陈胜尧医学博士订购160本分赠全国国民型中学图书馆与大专学院。
- 张小慧订购40本赠吧生光华国民型中学。
- 陈加仁订购140本，分赠各中学，每间20本。

雪隆潮州会馆RM500	陈志英张志玲教育基金RM1000	
沙登校友会RM120	叶玉清RM100	林永略RM300
王桂花副校长RM120	驼铃RM100	梁振雄RM100
李宽荣RM100	陈福添RM200	谢伯 校RM100
郑金兰RM100	黄保霖RM100	林敬发RM100

陈胜尧医学博士 四语班顿特辑

1. **Ribut petir**
Ikut khuatir ubah dahsyat,
Pandang cicak bunyi duka;
Ribut petir tambah hebat,
Orang hendak atasi cuaca.

雷暴
担心有万化千变，
听壁虎哀声吱噎；
雷暴确陆续呈现，
气候变必得力克。

ريبوت ڤتير

ايكوت خواطر اوبه دهشت،
ڤندڠ چيچق بوڤي دوك؛
ريبوت ڤتير تمبه هيبت،
اورڠ هندق اتسي چواچ.

Thunderstorms
We are worried the change is drastic,
Listen to wall lizards making noises;
Thunderstorms become more dramatic,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is Hobson's choice.

2. **Jurang Generasi**
Ibu bapa bela anak muda,
Tumpang menjadi orang berguna;
Ibu bapa jumpa anak dewasa,
Jurang generasi memang ketara.

代沟
父母忙培养儿女，
盼长大成龙成凤；
看到长大的儿女，
代沟不是一场梦。

جورڠ ڬينراسي

ايبو باڤ بلا انق مودا،
تومڤڠ منجادي اورڠ برڬون؛
ايبو باڤ جومڤا انق ديواس،
جورڠ ڬينراسي ميمڠ كتارا.

Generation Gap
Parents are busy bringing up children,
Hoping they grow up safely;
Then parents face grown up children,
Knowing generation gap is reality.

3. **Tanam Pokok**
Pandang angin malam teruk,
Sibuk mengatasi akan malang;
Orang rajin tanam pokok,
Untuk generasi akan datang.

种树
看着狂风将降临，
充分准备顶屋漏；
不辞劳苦种树林，
前人种树后人收。

Planting Trees

See nasty wind blowing strongly,
Patch the roofs to prevent leaks;
Busy planting trees aplenty,
One man sows another reaps.

تاڤم ڤوكوق

ڤندڠ اڠين مالم تروق،
سيبوق مڠاتسي اكن مالڠ؛
اورڠ راجين تانم ڤوكوق،
اونتوق ڬينراسي اكن داتڠ.

4. **Maruah**

Singa bawa satu golongan,
Pemimpin capai masa selamat;
Negara bercita waktu keamanan,
Pemimpin sukai jaga martabat.

尊严

一群狮子在对岸，
狮王确保都安全；
国家很企望平安，
领袖必须有尊严。

Dignity

A pride of lions gather happily,
And the dominant male ensures safety;
The country wants peace badly,
Then leaders must have dignity.

ماروا ه

سيڠا باوا ساتو ڬولوڠن،
ڤميمڤين چاڤاي ماس سلامت؛
نڬارا برچريتا وقتو كاءمنن،
ڤميمڤين سوكاءي جاڬا مرتبت.

5. **Dugaan**

Orang tersedia ikuti perjuangan,
Yang sinar mahir dianiaya;
Pejuang terpaksa alami dugaan,
Yang benar akhir berjaya.

考验

人要斗争是自愿，
智慧者或遭围攻；
勇者常面对考验，
真材实料将成功。

Endless Tests

A person takes part in a struggle voluntarily,
A wise one is often hectored;
Goes through endless tests bravely,
A real hero may emerge victor.

دوكاءن

اورڠ ترسديا ايكوتي ڤرجواڠن،
يڠ سينر ماهير داءنيايي؛
ڤجواڠ ترڤقسا عالمي دوكاءن،
يڠ بنر اخير برجاي.

6. **Orang Muda Bersandar**

Insan muda bersandarkan kepada sokongan orang matang untuk terus memaju.

Tanjung Buluh dari Sinar Kota,
Gantung kepada penduduk orang;
Rebung tumbuh dari akar lama,
Gantung kepada pokok matang.

后人靠前人

年轻一辈的成长是依靠上一辈的扶持。

竹丛海角离城濠，
地带全靠人居住；
新竹已比旧枝高，
真凭旧竹力扶助。

Old and New Generations

Mew generation depends on the old one for nurture and growth.

The Bamboo Peninsula is away from city, we're told,
The area depends on human population;
Young bamboo branch is taller than the old,
But growth depends on old one for continuation.

اورڠ مودا برسندر.
انسان مودا برسندركن كڤد سوكوڠن اورڠ ماتڠ اونتوق تروس ماجو.

تنجوڠ بولوه دري سينر كوتا،
كنتوڠ كڤد ڤندودوق اورڠ؛
ربوڠ تومبوه دري اكر لام،
كنتوڠ كڤد ڤوكوق ماتڠ.

7. **Hidup Tidak Serupa Lagi**
Pandemic Covid-19

Sedar bermula datang bahaya,
Cakup: wabak melanda sini;
Benar usaha halang bencana,
Hidup tidak serupa lagi.

生活改变
新冠大流行

觉悟危机在眼前，
惊惶疫情到这边；
真正防控大灾难，
生活已经有改变。

Life Isn't The Same Again
Covid-19 Pandemic

Aware that danger comes hither,
Wow! Pandemic has landed in this domain;
Muster efforts to overcome the disaster,
Life isn't the same again.

هيدوف تيدق سروف لاكي
ڤينديميق كوزيد-19

سدر برمولا داتڠ بهاي،
چاكوف: وابق ملندا سيني؛
بنر اوسها هالڠ بنچان،
هيدوف تيدق سروف لاكي.

8. **Covid-19 Menular**
Senapang bambu: rupanya sahaja merbahaya, tetapi sebenarnya tidak.

Kapak ular jahat bersedia serang,
Tikus biak rayau belakang pintu;
Wabak tular cepat manusia bimbang,
Virus tidak bimbang senapang bambu.

新冠不停散播

毒蛇是准备攻击，
老鼠繁殖门外跳；
疫情快传人类急，
不理采虚有其表。

Covid-19 Spreads Regardless

Poisonous snake is ready to attack,
Rats breed, playing in the gutter;
Epidemic spreads fast, making humans sad,
Virus ignores what isn't gold that glit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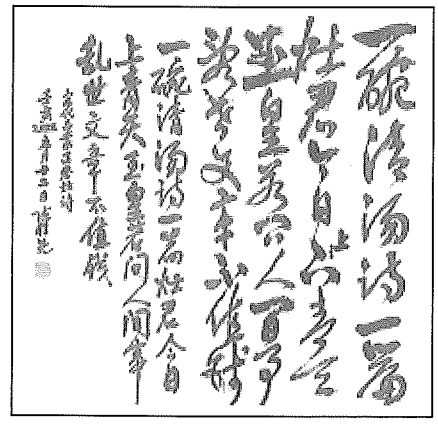
كوزيد19 منولر
روفاڠ سهاج مربهاي تتافي سبنرڽ تيدق بمبو : سنافڠ.

كافق اولر جاهت برسديا سرڠ،
تيكوس بياق راياو بلاكڠ ڤينتو؛
وابق تولر چڤت ماءنسي بيمبڠ،
ڤيروس تيدق هيراو سنافڠ بمبو.

陈胜尧医学博士书法

宋代吕蒙正《祭灶诗》

一碗清汤诗一篇，
灶君今日上青天。
玉皇若问人间事，
乱世文章不值钱。



长谣（新加坡）

别让华文在你心中死去

“讲华语
我也可以“
华人就该讲华语
那是天经地义

华文很老很老了
跟它同时出现的文明都已死去
千万别认为它不中用
用它的人现在有十四亿

它到底好不好?
让我举个例
郑和下西洋是历史创举
他给沿路国家带去贸易和友谊

古圣贤教他礼之用和为贵
他从未想抢夺别人的财物和土地
圣贤还教诲民贵君为轻
这样的民主观谁能匹敌?

西方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
前进道路坎坷，布满荆棘
华夏文明倡导包容共存
万物同源，天人合一

跟着华夏圣贤指的方向走
大同世界指日可期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人间无争斗，人人彬彬有礼

方块字曾创造史上四大发明
它和现代科技结合如虎添翼
纷纷亮相：高铁、5G、射电望眼镜、量子卫星、超级计算机……
再过几年，应用华文的天宫将更扬眉吐气

还得说一说
华文的艺术美绝对没得比
汉字象形单音，组合自如像乐高游戏
唐诗宋词创造的优美意境，外文无人可企及

珍惜它吧，使用它吧
华夏文明复兴征程已开启
别让华语在你口中苟延残喘
别让华文在你心中死去

后记：四十多年前，听过小说家黄春明的演讲。他说：“一种语文，单单讲不够，还要用。一种语文，如果不用，它会长久吗?”近日，跟朋友聊天，发现大家都面临一个窘境：子孙不爱讲华语，不爱读华文书，不爱使用华文。难道有五千年灿烂历史的中华文明之根，就在我们的下一代手中断送吗?

2022-6-7

长谣（新加坡）

给一些炎黄子孙
——以刘思新诗格律体创作

黑发黄皮肤
你是太阳的最爱
写字如画图
说话四声是天籁

老母亲真苦
风霜雨雪五千岁
迎来了旭日
她立起沐浴光辉

听听黄河水
日夜奔流你体内
别伤慈母心
往她身上泼脏水

2022-4-23

长谣（新加坡）

问月（七绝）

昨夜中天众口夸，
晶莹温润玉无瑕。
黎明忽落后山去，
跨入邻村哪一家？

译者 长谣
文 何梓维

Ask the Moon

Last night, you caught everyone`s sight,
A flawless jade lingering at the zenith.
At dawn,I see you suddenly descend behind the mountain,
Oh, pray tell, to whom are you paying a visit?

2022-5-18

龙族

飞（童诗）

鸟有翅膀
会飞
云没有翅膀
也会飞，但却
比鸟飞得更高

有没有翅膀
没关系
想飞
能飞
就飞

飞
飞
飞
飞向
自由

（1.3.2022 怡保）

钟夏田的诗

1. 诗人

诗人的妙手
能把路途的空虚
激活成生命的澎湃

诗人的任务
是为龌龊的躯壳
装入净化的灵魂

2022.05.09

2. 五月的风

五月的风
妩媚了山峦
山鹰无心打转
只找云絮叨说见闻

五月的风
活脱了小溪
鱼虾忙追逐调情
水草随细流曼舞

五月的风
吹红了五月花
海上来客
收割了主人的盛情
回报的
是遍地骇人的惨红

五月的风
继续吹……

2022.05.08修

3. 萤火虫

我是一只
孤独的萤火虫
哪里有黑暗
就飞到哪里

2021.05.01

红尾箭

倦城

是否没有思念的城市都叫流浪
车票在黯然的路灯下
编织一缕霓虹的梦
仿佛一条又一条的白蛇慵懒吐信
尔后消失在钢骨丛林中
风中传来颤抖的笛声
是你当年放弃的诗句
此刻正以残缺的押韵
在宿命的一隅轻轻舔舐着伤痕
我无意读懂这个黑色幽默
只求有个地方让我躲雨
在破晓来临前
收割仅剩下来的静谧

王涛

隐者

——国际诗人节

没错是这条归途，诗
继续浪迹日月星辰
采购后在路边祈愿
那尸骨无关变种冠毒
哭泣在双口罩里喑哑
隐者，今时人人皆是
蜗居素馨花盛开
明日共你品茗一壶茶
吟诵热度的诗篇，灯
七点钟点亮，就不打烊

2021.6.6憩园

韩牧（加拿大）

Ecole James Gilmore

今天星期六，早晨开车，打算到河边，车行只两分钟左右，发现一间法文小学，名为“Ecole James Gilmore”。趁假期无人，漫步环绕校舍一圈，河边不去了。

这里是乌克兰

课室的一列长窗
向外贴满几十幅
学童们风格多样的图画
画的全是向日葵

有一些还加上
蓝黄两色的国旗
在花的上方
在花的旁边
或者作为背景
或者作为花心

总标题是
HOPE FOR UKRAINE

这里是乌克兰
这里
也有法文小学的吗？

铁柱和石座

走在庞大的廊檐下
每一根铁的支柱
都漆上蓝色

每一个石的柱座
都漆上黄色

看来是新漆的
应该在
今年2月24日之后

直立的铁柱
坚固的石座
不管多大的暴力压下来
都能顶住

国旗幻觉

学校正门的广场上
矗立着一枝旗杆
翻卷着枫叶旗

我所见过的小学中学
都是如此

风静了 风再起
枫叶不见了
只见到红白两色
上白下红
那是波兰的国旗

风静了 风再起
国旗要张开又要卷起
要卷起又要张开
幻觉迷糊
白色变成蓝色
红色变成黄色

根在泥土里

在学习种植的园地
有一个学童绘制的小木牌
“Let plant gro！ Plesse”

画了一株壮大的向日葵
这乌克兰的国花
正是目前遭受践踏的
乌克兰的象征

四个英文字 有两个
不妥
可见到学童的稚嫩
稚嫩却有广阔的心胸

还有天真细腻的心灵
画出了眼睛看不到的
向日葵的根

根 在泥土里
任谁去践踏 再践踏
也一定能够生长

2022年5月7日

陈颂

异境

他带着一颗受伤累累的心
在黑暗中爬行，来到一个异境
冷月注视着他的举动
抚摸着他惊讶的灵魂
寒星望着茫然无助的一张脸
要向他弄清这世间最难解之谜
他说不想走完这 风霜之旅
愿从此与沙尘告别
在绿荫躺下，喘一口气
他的耳旁响起莎士比亚那首诗
“绿林之下，有谁愿意和我一起
随同甜蜜的鸟啼声，制成 优美的旋律
来吧来这里，这里没有敌人
只有冬天和冷酷的天气”
誓言总叫人思念往日的初心
伤痛也会很快被时间治愈
生命就像横空而过的一颗流星
转眼留下很多令人不解又羡慕的叹息
激动、委婉、有时却是那么凄丽
也许，当他重新咀嚼着世俗的唠叨
他会找回一颗赤子之心，找回自己。

01.04.22

陈颂

相约在林间

晨起走一圈
只为了与太阳的诺言
那是我和他的生活默契
相约在林间，把一身正气锻炼
小鸟也飞来为我们欢欣
叽叽喳喳唱翻天

林荫斜道上
我听见胸中响起的心弦
那是我和生命共鸣的诗句
相约在林间，把人间真爱传遍
松鼠也跑来为我们振奋
砰砰跳跳走向前。

15.11.2021

草风

旧衣

曾经被人羡艳
曾经被人妒忌
轻轻的抚着，挽着
总是招来一些风言风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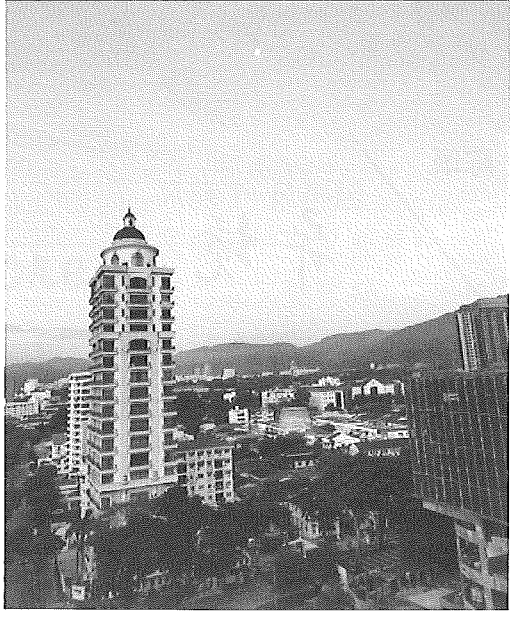
曾在许多场合露脸
也曾历过不少风雨
依然保持着体温
有一股熟悉的香气

或有新的可以代替
但未必合我的心意
炫耀归炫耀，嘿嘿，
欢喜就好，这，我欢喜

（5.8.2022，初稿・怡保）

文·图摄影：心潔

今夜



不一样的夜晚。望向窗外
一轮圆月高挂着

夜渐渐深了。
喧哗的城市 渐渐宁静下来
绚丽夺目的灯火 陆陆续续地灭了

槟城的夜色 如斯的美 如斯宁静

我望着星空 思绪万千

夜很静—— 静得能让我听到熟睡中
的爸妈那细微有规律的呼吸声

我把眼光自窗外投向
燃着淡黄色桌灯温暖的窗内

桌上的钟指着十一点
不甘寂寞的
滴答滴答地低吟着

在这万籁无声的夜里
只觉得那滴答滴答声
特别清晰也刻意.....
时间就这样
一秒一秒地流逝.....

我轻轻地把目光
投向靠近小桌旁灯下已入睡的爸妈

刚才那一幕
再浮现于我脑海里

晚上九点多
紧急送爸去看医生
历历在目
心有余悸

此刻的我静静地在一旁
陪伴着已经熟睡的爸爸
细心地观察他的呼吸起伏...

万籁俱寂
窗外
一轮明月依旧冷冷地高挂着

夜空中
星星神秘顽皮地向我眨眼睛
离我是那般遥远

桌上的钟依旧不甘寂寞的
滴答滴答地低唱着

墙上的风扇

此刻竟也识趣的陪伴着钟声
呼呼地低吟 和音着那滴答声
组成了 属于它俩的二重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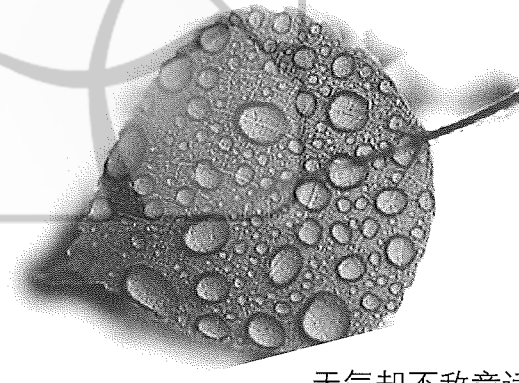
时间
就这样一秒一秒地流逝
消失在这淡淡的夜色中

写于2022 .5.31.（完稿）
备注：一向来健康的老爸在五月十八日晚上突感不适，吓坏了我与妈妈，赶紧送爸爸去看医生，幸好过后一切安好。当晚有感而发写下此文。

陈世震

往事

所有的故事都细说从前
一幕幕的过往轮番出现
像春潮滚滚而来不能遏止
都揉合了离合悲欢难解难分
那些笑声泪影多么令人难忘
那些辛酸苦辣的感受又再重温
曾受过屈辱和伤害叫人怎能忘记
为生活苦苦支撑且又痛苦的挣扎
为正义奔走呼号声音犹响在耳际
迴看峥嵘的岁月无限风光在险峰
是可悲可憎或如梦如真尽在不言中
说不尽花开花落人来人往光阴过
而今徒然是一场春梦不堪回首说当年



李佩娴

雨天

清明节中的运动会
终究还是来了一场
暴
雨
来不及反应
你把伞落在座位却
变成一个个落汤书包
安抚不及
徒有的焦虑
彼时在运动场外的我才
想起
那些遗落在天空下的书包
和背对大雨的相机
正如雨雨上失落的遗弃
宛如早已相识
拒绝过早收场

那时我仍怀一丝烂漫
祈求乌云的离开
祈求运动会的顺利
天气却不敌童话故事
只能善变
变
发生无数次穿梭
不同空间

雨
一个不许被打乱的规律

/凌江月 · 新加坡

散文诗

1. 人生过境太匆匆

题记：“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李煜）

诗人的感慨，世人的感叹，时光易逝人易老，的确太匆匆。短暂人生，多少事尚未完成，人生旅程已过了大半，犹如朝花夕落，艳红褪去，落花凋零，虽是如此，但花开花谢是为定律，花儿谢了总有再开的一天，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

回首当时年少，花红柳绿的大好年华，岁月不曾在身上留下痕迹，少年不识愁 滋味，有的是美好憧憬，灿烂前程。日子过得似乎有花不完的时间，时光不等人的 话语，不要跟我说。 前面的路迢迢千里，亮丽前景总是绻顾着少年情怀。

可是唯一留下的那条金兰线索，却也远去无踪。结拜金兰，姐妹情深，时日匆匆渐行渐远，不知不觉，无声无息，音讯流逝得无影无踪。

昨日光景依稀，今日照面有些不同。

那把时光的塑刀，削落了红颜，削薄了白发。 晚来风急，多少事欲说还休，

惟有守住那无以言喻的空间，让心中帷幕徐徐落下

2. 云淡风轻

晴朗的日子，云总是这样稀淡飘浮地流动， 无声无息， 消逝天际。风也轻巧如许，在空气中游走不息

人世间谁能以云淡风轻的心情，去处理际遇中的生平俗事？ 生命中承受的重 ，生活中悬起的轻，轻重之间得以平衡，驾驭之间如何操控？

要是淡泊的白云飘过之后，希望有轻风吹送。大小事都卸下了， 心情似棉絮般轻盈，纵有多少记挂，在适当的时候总要把它淡化，让它悄然飘出天外，随之抚平，把不可言喻的重化为隐约中的轻

甄供先生

风范犹存



燐火同人敬挽

甘采颖 / 高三理一

看不见的委托人

“外面的声音渐渐安静下来，但我能感受到有人正在接近卧室。我当时很害怕，我能感觉到那人在看我，像是在确认我看不到后便离开。过后，我听到了物体跌落地上和玻璃碎掉的声音，似乎是他们在家里翻箱倒柜。”……

01.

双轮马车无情地辗过地上的落叶，经过不长的路途，辚辚的车轮声终于在一幢屋子前静下。乘客从容地从车上下来，寒冷的秋风使他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在他按下门铃不久后，屋里的男仆应声来开门。他把这位客人的帽子和外套挂好，便带领他到客厅。

客人看着屋里的装潢。屋子的外表虽然低调，但是屋里摆设无一不显示着屋主的身份。

“红茶可以吗？”客人点了点头。

男仆在递上茶点后，就出门办点事了。

屋子的主人坐在皮革沙发上，他是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眼睛裹着一圈圈的纱布，但隐藏不了他好看的容貌。在确认男仆已经离开家后，他终于开口“失礼了，重新介绍下，我叫迈森·梅尔扎，是前几天与你通话的人。”

“你好，叫我弗恩莱德就行了。你的委托是？”

“侦探先生，我想知道，在16年前的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02.

“我最初生活在福连伯斯，那是国外的一个小镇。父亲威廉·梅尔扎因坚持与母亲在一起，放弃贵族的身份，离开家族和伦敦。虽然过不上奢侈的生活，在那里生活的 5 年是我最幸福的回忆，直到突来的那件灾难。”

“事情发生在 16 年前。那天，母亲慌张地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我注意到父亲匆忙从橱柜拿了来复枪便冲出卧室。眼前是母亲被放大的脸，她头上布满冷汗。‘家族来追杀我们了，你绝对不能看到他们的脸，不然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她的话因恐惧而带着颤音，‘虽然会很痛，请你忍一忍……’右手拿着的匕首刺向了我的眼睛。我原先能看到母亲在哭，但最后我再也分辨不出衣服上沾到的是我流的血还是她的泪水。”

“‘别相信任何人！ 若需要帮助的话就找班德烈医生。请原谅妈妈……拜托你

了，一定要活下去。’ 话音落毕，她离开了房间。刚提到的班德烈医生是附近诊所的医生，从小就是他为我看病。”

“不久后，外面传来了惨叫声，紧接着的是打斗的声音，期间还有不少的碰撞声。我听到枪上膛的响声，‘你们都别动！’是父亲的声音。但被剥去视觉的我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打斗的声音还在继续，却迟迟未有枪声。‘那孩子可不会说谎。’‘他真的看不见任何东西，请你放过他吧。’母亲像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喊出。”

“外面的声音渐渐安静下来，但我能感受到有人正在接近卧室。我当时很害怕，我能感觉到那人在看我，像是在确认我看不到后便离开。过后，我听到了物体跌落地上和玻璃碎掉的声音，似乎是他们在家里翻箱倒柜。”

“在不知道他们离开后多久，我听到了开门声，通过那人的声音确认了他是班德烈医生，我将所有事告诉他，医生帮我包扎眼睛后，立马报警。据说是母亲本来预约了下午的诊断，因为我前晚身体不适。医生见我们没来，便过来关心。以上就是事情的经过，事件后，我被送回了家族。”

在期间一直保持沉默的侦探此时终于开口“所以你要让我调查是哪个家族成员杀了你双亲吗？”

“不是……”。“我无法怀疑我母亲，但是在这16 年里家族未曾亏待过我：把我送到最好的特殊学校、培养我成一名翻译员。我实在搞不明白是谁……或说，到底真相是不是就如警察说的：只是外人所为?”

“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加上现场留下来的记录也不多，恐怕我也无法得到足够证据起诉犯人。”

“没事，抓不到犯人没关系，我只是想知道当时的真相。侦探先生，你愿意接受委托吗？”

03.

“这次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吗？”伊修奈品了品手中的红茶。

被点破来意的侦探开口道：“我正在调查 16 年前福连伯斯镇的杀人案，但有点棘手。”

“正巧，我当时有参与调查，让我找找……”前警监快速翻了那本破旧的记事本，将记录的重点念出：

“男性死者身上有多处刺伤，死因是失血过多，他身旁有一把来复枪，但是现场没有弹痕，无人听到枪声。女性死者则是因为劲动脉割破，死因同上，死后还紧握着匕首。由于有财物损失，有扇玻璃窗被打破，当地警察的判断是歹徒入室盗窃，被撞见而杀人灭口。”

关于第一发现人的口供没什么问题。男孩经医生判断双眼失明，且有创伤后遗症，警察没从他那得到现场的描述。

“现场除了那孩子只有三个人吧。”弗恩莱德看了记事本里头的照片和资料推断出。

“对的，现场痕迹可以指出这点。要提的是，我不认同当地警察的判断。当时有通缉犯进了小镇，所以在案发前小镇边境已经驻守着警力了，确认没有可疑人士逃走。”

“那你认为犯人是家族或歹徒吗?”

“不清楚，但我多年从警的直觉认为：两个都不是。”

听了伊修奈的回答，弗恩莱德陷入许久的沉思。伊修奈有预感，他的警队生涯

中未解开的迷案，将重见真相。

04.

迈森在学院外等候，行人踩着枯叶的声音渐渐消失，但马车来往的声音却未曾停

“梅尔扎先生，请跟我来。”

“叫我迈森就好。”

“我通知埃伯曼我去朋友家，迟些朋友送我回家。”

“好极了。”

马车在一间公寓前停下，弗恩莱德带着迈森进入公寓，他被安顿在沙发上后，能听见侦探正在清干净桌上的东西。

“有什么好消息吗？”

“不是的，我只是要为你带来光明。”

他点了火，木材在旧式壁炉里面劈啪爆裂燃烧着。

“？”

“先生，请你把纱布拿下来吧。”

委托人愣住许久，最终还是把纱布拆下，在适应了周围的光线后，他终于看清楚侦探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的？”

“来复枪。”

“根据你的说法，父亲一开始拿了来复枪，而案发现场只有三个人：你父母和一个外人。而死者都是因为失血过多，现场没有人开枪。只身一人的外人可没胆用匕首攻击拿着枪的人。”

迈森沉默着。

“所以他不可能在一开始拿了枪。那为什么你要改掉顺序呢？我想到的是，你确实看到父亲从卧室拿了枪，但又不想证明：母亲从卧室离开后，你还是看到东西。”

“别相信任何人”母亲的话在他脑海响起。“确实，抱歉我说谎了，的确母亲只是伪装我眼睛被刺伤，听到斗争声后，我透过间隙看到父亲进来拿来复枪。后来因害怕凶手发现，我才把松掉的纱布缠好。”

“其他细节一样吗？”

“嗯，但你实在让我惊讶。”

“……谢谢，那我们继续吧。”

05.

“我以为我们会面时间不长。”

“但是你时间不多了不是吗？”

“？”

“只是简单的推理。你毕业后会到家族的企业当翻译员，恐怕到时候做什么都瞒不过家族成员吧，只有还在学院的时候是你唯一可以调查的机会。”

“对的，但迟归会引起埃伯曼怀疑。”

“没事的，我来说其他问题。威廉·梅尔扎选择跟你母亲结婚前，原先并没有婚约，而且也撇清了与家族的关系。理应来说，排除个人恩怨，家族没有动机要杀你们。”“若我是医生，我不会把孩子送到一个杀害他双亲的嫌疑人身旁生活。”

“可是医生那时是说不要让他们起疑心，才让我搬回去的。”

“这样做随时会暴露你没有失明，根本没必要冒着这个风险。没有任何证据能指明，凶手是家族的人。如果你没记错的话，你母亲一开始称凶手为‘他们’吧。可是，据线索得出：外来者只有一位。”

“这代表，你的母亲甚至还没看到凶手，却立刻判断是没有动机的家族所为，还让你伪装成盲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实在想不通。”

“这里我作出猜想：她

要让你不信任亲人，确保你随时装成盲人，以隐藏某些事情。但这个需要由你来证实。”

他将两张照片递给迈森。

“这两张照片是当时死者的照片。”

弗恩莱德捕捉到委托人的瞳孔因剧烈的情绪波动被放大，他立刻倒了点白兰地让迈森喝下。

委托人的脸色比刚刚好些了，“这照片确实是我母亲……但是男性死者不是我的父亲。”

侦探的猜想被证实了。

06.

死去的威廉·梅尔扎跟抚养他长大的父亲不是同一人。

迈森脑里一片混乱，他幸福家庭是虚假的，这打击实在太大了。

待他终于平静下来，他正视弗恩莱德，示意他准备好了让侦探解答他心中的疑问。

“现在虽然情况看上去扑朔迷离，但我们能确定的是：现场牵扯了三个人，抚养你的‘双亲'和你的亲生父亲。”

“可能接下来的推理有误，毕竟留下的线索有限，我擅长的可是‘现场’，若有什么错误请包涵。”

“首先，我认为死去的那位女士并非是你的亲生母亲。”迈森平静地聆听着。

“外来者是你的生父，威廉·梅尔扎。既然一开始她认为外来者是‘他们’，我有理由相信另一个是你的生母。”

他点了点头，现在无论听到什么他都不会惊讶吧。

“为了不混淆，在接下来的描述中我称抚养你的二位为‘养父’和‘养母’吧。你亲生父母因为婚姻而离开家族这点是没错的。”

“重理下案件，屋子没有闯入的痕迹，加上养母离开卧室前，外面是安静的，外来者应该是被带进屋里。排除掉未看到来者的养母，为你父亲开门的是你的养父。”

“相信你父母为了找你而来到了小镇，当时边境管得严，养父母无法带你逃跑。他们可能以你的安全为筹码，让你父母上门跟他们谈判，而不是立刻报警。”

“问题是，谈判是真的，还是个陷阱?”

07.

“无可否认，你养母做的事别有意图。她让你伪装成盲人，以便没有人能指出死者实际上并不是一直以来抚养你的父母。”

“我们继续分析，在养母离开卧室后外面发生了斗争，养父拿了来复枪喊道，‘你们都别动！’，‘你们’很清楚指的是养母和父亲吧。他没有开枪，因为他们可能扭打在一起，怕误伤。”

“比较有可能是我养母偷袭了父亲吧。”

“为什么那么说？”

“若是父亲先攻击的话，养父应该会喊‘别伤害她，不然我开枪了!’之类的吧。而不是劝说攻击者停下，他可没理由听从。”

“想象力不错，事情没按养父的预料发展，他可能想和平解决。养母偷袭了父亲，受伤的父亲与她扭打在一起，反抗中割破了养母的颈动脉，但最后还是失血过多而死，当中养父尝试让他们停下。”“你说过，养母在最后说道‘那孩子可不会说慌。’，这句话是说给谁呢？”

“养父。”

“没错，应该表示就算亲生父母遵守约定，但你或许无意中透露真相，养父养母还是可能被追捕。后一句‘他真……请你放过他吧。’就只是在演戏，但注意句中的‘你’代表外来者只有一人。”“你的养父可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那样，所以当下只能弄乱家里、破窗弄成财物被盗的假象。”

如此，一锤定音。

08.

“换句话说，如果我真的失明，这应该会成为完美犯罪吧。”

“差不多。”

迈森想起那天，养母的匕首在离他眼睛仅半英寸的位置停下，最终她还是不忍心下手。

“这计划的确很妙，刚好利用了家族没有见过你母亲这点。最后，你想如何处理?”

“你能找到他们?”

“总有办法的，既然班德烈医生是他们的同伴。”

“我想联系他们。”

“好的。”

“虽然听到不少令我伤痛的消息，但是你的推理能力真让我赞叹。”

夜幕已降临，迈森实在感到无奈“这样他一定怀疑我了。”

“这也没怎样吧，反正家族又不是凶手，干脆坦白吧。我送你吧。”

一路上，迈森都好奇地观察这个城市。说也奇怪，他诞生于这个城市，在这里生活了 16 年，却未曾好好看过它：如果是跟着他，应该能见到不少东西吧。

“送到这里就行了吧。”

“嗯。谢谢你，弗恩莱德。”

他本打算向埃伯曼坦白的，但是男仆迟迟未归，在心虚下，他还是缠上了纱布。

“抱歉主人，我到老爷那边处理事情，迟回来了。”

幸亏埃伯曼没起疑心，再思考下次该怎么跟他说好了。

09.

接到那人的来电则是一星期后的事情，此时的伦敦已经入冬，迈森套上了围巾和风衣便出门去了。

按下门铃不久后，侦探来开门了。

“你好，弗恩莱德。”

室内的温度偏低，手上的热可让来客感觉好多了。

“我托曾经的委托人，盖伊医院的院长的关系，与班德烈取得联系，他给了我与你养父的联络方法。我寄了一封信给他，在昨天得到了回信。”

先生，我向上帝忏悔，在二十一年前我们做了无法被原谅的事，我们从事人口贩卖的勾当，在那次夺走那夫妻的宝宝后，警察无预兆地突击我们的据点。我们带着那孩子潜逃，意外的是，有好几次我们都因为那孩子而得到帮助，最终成功在福连伯斯隐居。我们也对孩子产生感情。就像对待亲生孩子般照料他，就这样生活了 5 年。

直到那天，有位英国绅士到了镇上，在打听一个 5 岁男孩的下落，我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但是我有愧于那对夫妻，向妻子提议‘是时候把孩子还给他们了’，妻子虽然脸有难色但还是答应了。过后发生的事，都怪我那时没察觉出她的心思。

关于事情的经过就如你推测的一样。我明白她的计

划，却无法理解她为何要为此搭上自己的性命。她临终前微弱地说："与其在孩子的心中成为坏人活下去，我宁愿作为一名母亲死去。"。她对那孩子的爱已经超出我的预料，但这沉重的爱也让她做出自私的行为。

之后，迈森的生母与我达成共识：让家族照顾他，她本身没有经济能力，怕孩子跟着她受苦。她原谅了我，没报警逮捕我，但我明白我们对她的伤害已经太多了，恐怕用我的下辈子也补偿不了。

亲爱的迈森，请别责怪你的养母，都怪我没能纠正这份扭曲的感情，并提出更好的方法。接下来的路还有很长，我希望你能无憾地走下去，而不是被仇恨困住你的脚步。

"这是他的地址，他说就算要把他送进牢里，他不会有一句怨言。"

"我不需要，把这个交给我母亲决定吧。我没有从中受损，不过她遭遇了许多不幸。" 迈森说道。

"但是你为此'失明'了 16 年。"

"他做的事情虽然不正确，但养母因为爱我而让我失明，他因为爱她而完成她最后的心愿。我无法责怪他。"

侦探实在没想到他的释怀，可能是在经历这一串悲剧后，他们已经不想再伤害彼此了。

"话说，我向埃伯曼……当然还有家族说明真相，他们除了同情我，也支持我做的决定。"

"什么决定?"

"在说这个之前，让我为你带来我的推理吧。"

10.

他没想到迈森会来这一出。

"我其实不是你的委托人。"

正中要点。

"在好奇心作祟下，我去查点资料，发现了一件事：弗恩莱德只接受上门的委托。所以，在我之前，有谁委托了你调查这个案件。"

那真正的委托人是谁呢?

"首先，这个委托人知道家族的事。在推理过程中，你知道了两个前　提：一，父亲离开之前并没有婚约；二，家族并没有见过我母亲的样子。相信这个是委托人告诉你的。"

弗恩莱德沉默着。

"第二，委托人应该有办法让我'委托'你，好让我告诉你事情的细节。在我身边的，只有埃伯曼符合这两个条件，毕竟在照顾我之前，他就在家族服务了许多年。"

他想起了那天埃伯曼如往常念着报导给他，再不经意地聊到解决头条上谋杀案的这位侦探。

"再加上，你找我的那天，埃伯曼罕见地迟回了，但是，我并没有听到马车的声音，得知他撒谎了。"

"哼，学得有模有样的。纠正一点，那天我让他像往常待在家，但他考虑到你没做好准备坦白一切，才自作主张假装迟回。"

"那其他的我说对了?"

"嗯，委托费你不需给，我可没那么贪心。"

"不，我答应过的，一定会给，但不是现在。"

"?"

"侦探先生，你需要一个助手吗?"

"欢迎。"

黎淑勤 / 高一商一

别抓人鱼祭祀呀

人们将人鱼的鳞片一片片撕扯下来放进皮袋子里，褴褛的衣衫被喷溅的血液染得猩红。

人鱼大大地瞪著眼睛，口裡被人粗暴地塞进了木栓，喉咙被撑开，木刺扎进了柔软的口腔裡，但那些也比不上尾巴的疼痛。……

人鱼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头顶是一片晦暗的，长满青苔的天花板，他的手指软软地搭在身侧四散的小零件上。

如果人鱼失去了鱼尾，那还是人鱼吗？他想。

不是。

人鱼的腰部以下空荡荡的，断层面的肌肉呈现死一般的灰白，像是市场上廉价出售的劣质鱼肉，散发着一股臭腥味，只有中间的脊骨还在不时抽搐，身体还在下意识地拍打不存在的鱼尾。

人鱼只看了自己鱼尾一眼，就移开视线，缓缓地挪动着自己。自从他醒来的那一刻，断尾处就出现了异变。肌肉开始充血，变得鲜红，不停涌动着。一团团肉瘤如沸腾的水泡，像是酝酿着一场灾祸。

人鱼向着门口移动，一个接一个的肉瘤爆开来，赤红的粘液沾了一路，各种细长的鱼尾从肉瘤中长了出来，有海蛇的样子，有人鱼原本的样子，更多的是一条条紫红的扭曲触手，触手们迭加起来甚至比人鱼的上半身还庞大，推动人鱼前行，人鱼像是从圣画上走下来的邪魔，浑身萦绕令人绝望恐惧的气息。

人鱼的眼中漆黑一片，推开了腐朽的木门，一股血腥气瞬间从门外涌入。

高台上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垂著头，下方是层层迭迭的尸体。

尸体们死前似是在逃避著什么，神情扭曲，妄想著爬上耶稣的脚下就能成功逃避灾厄。

人鱼认得他们。

穿著黑色神袍的是镇上的牧师。

光著膀子的是镇上的屠夫。

还有包着头巾的修女、教堂虔诚的信徒、每日用湿布清洁每一处神像装潢的清扫人员。

人鱼想起那天把他从海中捕捞起的是一个渔夫。

它还未适应岸上乾涩的空气，眯著眼睛眼前一片模模糊糊，就听见渔夫惊恐地大叫著，数个船员抡起固定船身的木棒击向他的后脑勺，那个力度大得就像是想要当场把他抡成砧板上的鱼泥。

他感觉到后脑勺流出湿黏的液体，船员们嚎叫得更

大声了，接著眼前又陷入了黑暗。

* * * *

“它是灾厄……一切的源头！我们得杀了它，不……不是……我们得将它祭祀予上天，祈求原谅！”

“但是牧师，我们镇上的传说中人鱼曾经帮助过我们的祖辈！”

“不，不要被瞒骗了！”脸上划著一道深深疤痕的黝黑男子喊道。“它是黑色的人鱼！”

“对。”牧师颤抖著说道“我们遭遇了那么久的灾祸，海中什么都捕捞不到，连根海藻都是乾枯扁涩的，井里的水几乎干涸，镇民有多少天没吃到一口饱饭！”

旁人附和道：“对……我孩子每天都在哭，我和妻子却真的找不出哪怕一口米糊给他吃……”

随着一声声带着哽咽的诉苦，情绪相互感染，人群里的不忿逐渐升温，人们将遭受的苦难全都归咎于黑色的人鱼，本就微弱的异议被彻底地压下。

“牧师！牧师！我们该怎么做！”

牧师睁着通红的双眼，盯着手中的圣经，一字一句道：“砍下人鱼的鱼尾，将鳞片撒去海洋，用人鱼的血滋养我们荒芜的田地，把躯干高悬十字架上，让神看到！”

牧师激动地挥舞双手，厚厚的经书掉落地上。“看到我们将苦难的制造者降伏了！神会看到我们的诚心的！”

人群沸腾了，饥饿与乾渴蒙蔽了理智。

“只要将人鱼祭祀给神！神就会原谅我们！”

“因为人鱼出现在这儿，神才不愿意眷顾我们！”

“杀了人鱼！杀了它！”

“还回我们丰饶的鱼获！还回我们甘甜的井水！”

* * * *

大得不寻常的血月高悬著，万物似乎都笼上一层隐隐约约的血雾。每一次镇上的居民从混沌不安稳的睡梦中醒来，入目皆是这般景象。他们早已失去了时间观念，饥饿、乾渴、诡异的景象将正常的心智搅弄得破碎模糊，只要有一点希望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毫不在意那是否是真的希望。

还是更深层的绝望。

* * * *

牧师嘶哑的声音咏唱著献给主的讚歌，随后的人们拉著捆绑著人鱼的板子前行。

人们将人鱼的鳞片一片片撕扯下来放进皮袋子里，褴褛的衣衫被喷溅的血液染得猩红。

人鱼大大地瞪著眼睛，口裡被人粗暴地塞进了木栓，喉咙被撑开，木刺扎进了柔软的口腔裡，但那些也比不上尾巴的疼痛。

它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它口不能言，身不能动，只是知道它痛极了。

无人在意。

于是人们将人鱼绑在十字架上，一斧子往尾巴砍去。砍不断，就再一次砍下去，碎肉喷溅在围观的群众上，人们神情是狂热的期翼。

人们把血淋淋的鱼尾巴供在高台上，牧师唤著众人匍匐在地，嘴裡念著祈祷主庇护愿主降临祈求主免去灾厄。

月光兀地大盛，人们望向四周，惊喜地发现田野裡的作物疯狂地生长著，眨眼间就长得等人高了。麦穗丰

满，一串串沉得垂下来。井裡涌出了纯淨的淡水，有人冲上去捧了一口喝，大呼小叫著水好甜好甜好甜。

人们欢呼的声音传遍整个小镇，大人把虚弱的孩子牵出来，跪在水源旁大口喝著，缓解多日来的飢渴。

血月缓缓降下，晨曦乍洩。

人鱼扫视了狂欢的人群一眼，慢慢闭上眼睛。

* * * *

思绪扯回来，人鱼撇撇嘴，目光从尸体堆上离开，汲著一地腥血推开教堂的大门。

“叽呀——”，木门大开，街上的路灯、草植、一切建筑物的影子狂乱地扭动起来，抬头见的是一片血色的暗红，那不是夜空，只是红色月亮太大了， 就像是一个装过血肉的肮髒的盘子倒扣在小镇上方，过近的月光在地上凝出一层红霜。此刻它们都在疯狂扭动著，伸展收缩扭曲蜿蜒，影子建筑草植砂石，一场无以名状的非人的盛大派对，为了人鱼而举办。

空气裡夹杂许多细碎杂乱的声音，仔细去听或许是哭叫喃语嘶吼，就如同一架濒临报废的收音机被人刻意重启，模糊的讯号侵蚀一切。

人鱼走了出去。

天色暗了几分，有心细品还颇有些异样的夜色凄迷。

大海不远，就在小镇旁边。教堂位于小镇中心。人鱼无心再回想，它只想要回归大海。

湿黏的触手在石地上拖行，途径一座小房子。房子阁楼透出一点黯淡的黄色光亮，小小的木窗被推开一条缝隙，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睛从里望出。

那是镇上的渔夫，他嘴脣颤抖著，看著人鱼。不，不是人鱼，是怪物，使镇上变成这副模样的怪物，他想著。全是那条人鱼带来的灾祸。本来人鱼已经流乾了血，乾瘪的尸骸被牧师带回教堂。主重回小镇，眷顾了他们。万物复苏，人类正常而幸福的日子一定是可以好长久的。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过几天，醒来时看见的不再是温暖的阳光，一切又回去原来的模样，还是这本来就是最初最初的模样。

他已经无法思考了，麦穗一直长，不是植物，长成了嗜血的怪物。镇民被吊了在上面，眼球被挤压得掉在地上成了遍地碎块。喝过井水的人扒在地上疯狂呕吐著，什么都吐出来了，身体里的一切都吐出来了，肠子、心脏、胃袋、从来没有想过人类能吐出那么多东西。他们已经不是人了。不是人了。渔夫用鱼竿捅死了妻子，因为妻子融化了。是的，融化了变成了一团扭曲的怪物袭击他。渔夫将孩子紧紧抱在怀里，摀住孩子的嘴，逃进了房子里锁上门。小镇的一切已经彻底疯狂了。隔著门能听到人们歇斯底里的嚎叫，还有互相撕咬的肉声。

都是那条人鱼、都是那条人鱼、都是那条人鱼，渔夫和孩子说道，不断地说道。孩子眼泪如断线珍珠般流下，挣扎著想要从渔夫怀里出来。渔夫摀嘴的力道重上几分，“不行孩子安静，安静，不要被人听到，不要被人听到。”孩子终于安静了，渔夫惊惶不定地看向窗口的缝隙，人鱼在下面，人鱼、不，是怪物望向了他。目光虚无，如深渊的凝视，仅仅停顿一秒便转移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渔夫厉声凄叫著，额上青筋突起，眼球充血，他大力地推开窗口把孩子丢了

出去。小小的孩童肉体从高处啪搭掉在人鱼面前。小孩子本来就死去了，缺氧死去的，这下彻底成了遍地腥红肉酱中的一部分。渔夫狠狠盯著人鱼，双手掐著自己脖子不断用力用力用力，一根根脆弱的骨头应声断裂。

渔夫倒在窗台边，半个身子垂在窗外，颈子像个麻花扭了好几圈，再也合不上的眼睛瞪著人鱼。

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至少人鱼已经不会放在心上，或许说它没有心了。人鱼渐行渐远，从渔夫的角度看过去还能看到当时在人鱼后脑勺上抡出的一个血肉模糊的大口子。

人鱼消失在渔夫的视线范围内。

* * * *

小镇瀰漫的雾气几乎要化为实体，人鱼从浓重的血腥味中嗅到一丝属于大海的咸腥气味。大海近在咫尺，温柔地召唤它回归。

偏生街角传来一声惊疑不定的微弱呼唤。

“人、人鱼先生……”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人鱼从混乱的记忆中找出了声音的主人，一个小女孩。人鱼停顿了一下，本想不加理会，任其自生自灭。

小女孩却从街角走出，怯生生问道：“人鱼先生……你、你还好吗？”

人鱼不发一言，漆黑的眸子正正对著小女孩的眼睛。小女孩浑身紧绷著，瞳孔因为紧张而放大，却死都不肯移开视线。

“是你杀了他们吗？我知道你不是灾厄……他们那么对你，你、你是对的……”

“嗯。”人鱼应道，却不知是在应和小女孩的哪句话。

人鱼还是人鱼时，对小女孩有过印象。小女孩雪白雪白的，全身上下，从髮丝到睫毛，像是一隻雪原中精灵，是上帝最精巧的造物。但是异于常人的样子在迷信的镇民中却无比可怖，他们逼迫著她的父母将女孩沉海。

后事如何，人鱼不忍追踪，但现在小女孩活了下来。

小女孩说道：“我想跟随你。”

人鱼谜了眯眼，脸上突然浮现一个笑容。笑得很灿烂，嘴角裂开到耳垂，女孩看到一些长而细的物体在它的嘴里扭动著，绿色的粘液从嘴角滴下，女孩也不懂为何，身体不由自主地凑前去，伸出嫩红的小舌缓缓舔掉了滴落的粘液。

人鱼盯著女孩的动作，小女孩收回舌头，吧唧了一下。

人鱼默然不语，收起笑脸，抬起一根触手轻轻触碰小女孩的脸。

小女孩笑了起来。

她跪下，如同最虔诚的信徒，膝行著跟在人鱼身后，眼中只有人鱼的背影，周遭地狱一样的景象宛若虚设。

小女孩会跟著人鱼一同回归大海，将自己奉献给海洋，以世人眼中噁心异样的性命换取无羁。

人鱼与小女孩去到海边。海是和人鱼眼睛一样的漆黑，深不见底，遥无边际，荡漾的水波上飘著人的残肢，敲打人鱼的下身。

海风抚面，人鱼回眸，小镇沦为了黑暗的繁殖地。

那本就是他们的命运，自以为上帝而对人鱼施加的苦难只是一厢情愿的拖延法子，结果只会更糟。

海浪拍打著岸沙，没什么特别的效果，人鱼不过缓缓沉入海洋，沉入它的故乡，沉入最初的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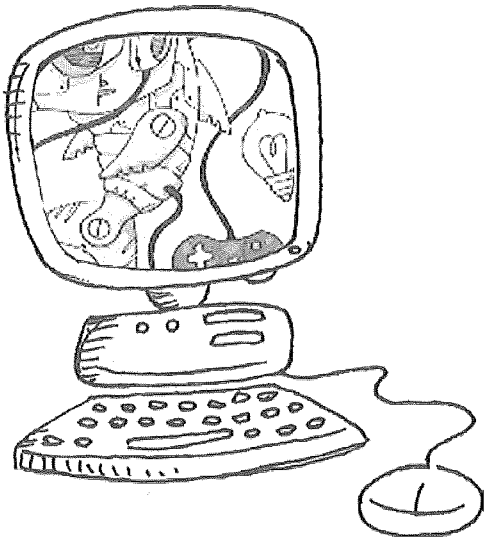
只是人鱼已不是人鱼。

汤菁绿师

当风起时

伫立在风里
行吟河畔
连湛蓝的天空亦隐入
树上的麻雀 安静的没有话说
不知名的鸟儿空中旋落
老早收起金色的阳光
不现绚烂的彩霞
可当风起时
当风起时
靠拢的不是天上的星 是
地上的光
这夏季的草长
呼啦啦全往一个方向倾
眼前卷起千层
绿
浪
薄如蝉翼的长纱
画一个半圆的弧形
这里并无
落日的余温
记忆的
深
海

天光夜色何尝不是一个意境庄子讲的蝴蝶梦还是我梦蝴蝶。——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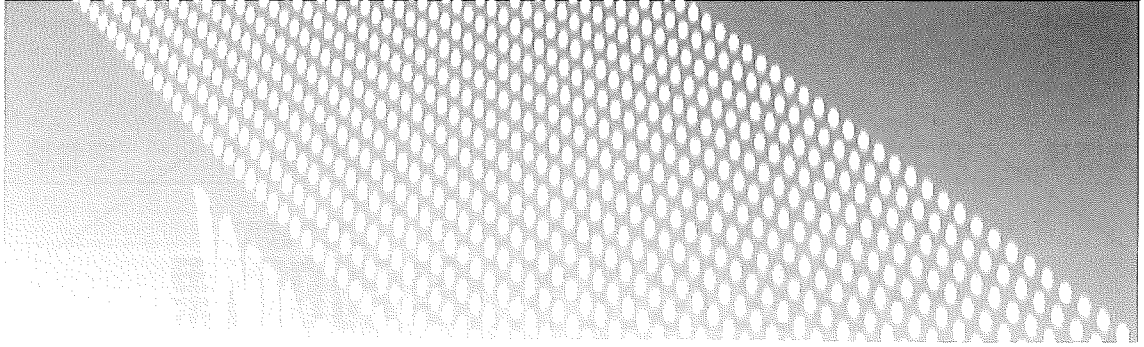


林砚泽 初三义

沉迷网络的弊害

人类的科技一年接着一年呈指数性成长，科技的进步导致了网路的普及。刚开始时，网路确实只是人们放松的一个管道，但久以时日，网路早就如斩不断的树根般，深深地扎进了所有现代人的生活中。网路毋庸置疑为现代人带来了数不尽的便利，隔空见面、联机游戏、拍照，隔空聊天，这些在古人看来与超能力无异的事也随着网路的诞生而实现了，但便利的同时也不免有一些弊端蚕食着我们的心灵。

网路，又称互联网，始于1969年的美国，先是用于军事连接，后才与美国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研究学院、UCSB（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犹他州大学的四台计算机连接起来，用于共享资源。一开始网路几乎毫无弊端，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可以上网查找资料、隔空联机游戏，视频通话，网路为人们带来不少的好处。但随着科技日益进步，它带来的是“精神鸦片”的



泛滥，人们开始滥用网路，沉迷于网路无法自拔。也有不少研究表明人们已完全无法离开手机，手机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但这种“融入”造成了现代人患抑郁症几率上升，但真的只有这样吗？2015年6月14日，中国一名少妇，因通宵玩手机，过度疲劳而导致暴毙，卒时年仅27岁。由此可知，网路的进步已经成为了一种“瘾”，大多数人们根本无法控制自己去上网，直到出现伤害时才知悔改。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网路成瘾归类为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四个字足以为人们带来无尽震撼，那不妨看看手机游戏成瘾的判断条件：过度沉迷导致出现负面影响（例如近视，智力下降，专注能力变差）、戒断反应（停止使用手机会导致抑郁，暴躁，无法控制地发怒），我想应该有不少人可以自行确认“确诊”了吧？研究显示12-16岁的青少年患上网路成瘾的几率远高于成年人，我想在未来这个数字只会逐渐向下增长。人们贪婪地享受着网路游戏带来的快感，但你想过吗？网路游戏造成的危害已经不仅仅是近视这么简单了，你怎么能确保在不久的未来的某天夜晚你不会突然暴毙而亡？现在流下悔恨的泪水尚不算迟，如果灵魂真的存在，到时你的泪水一定不会比现在的少。

根据某研究表明，游戏成瘾会导致厌学，进而荒废学业，退学。父母花费无数资产，亲手将我们抚养成人，而我们真的要因为一部不起眼的手机而辜负这些年父母的付出，辜负自己那来之不易的降生吗？如果你不想在父母暮年时靠啃着父母的资产苟活，绝对没有比现在就放下手机来得更好的选择。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有心之人利用网路犯罪，而一些不知情的人会落入陷阱，无辜受罪，或许会有人说自己并没有错，错的是网路，但腐肉出虫，鱼枯生蠹，自我约束能力也决定了你是否就是那个落入陷阱的可怜人。网路是一把双面刃，控制得当，它就是助你披荆斩棘的学习利刃；控制不得当，它就是一把随时反噬你的杀猪刀。即便所有人都知道控制不得当的后果，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控制不好自己，拿捏不好分寸，于是，网络巨大的诱惑力硬是吞噬了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的人。万变不离其宗，自律能力仍是为人处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老人的碎念，是为了让你好好活下去的箴言！

自律重要。如何养成自律，看你已有多大的毅力决心。——编者

黄语臻 高二文商勇

一堂名为生死离别的课

在我们的一生里，总是会在不同的阶段上一堂“课”。这些课会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变得更成熟，或者待人处世时会进行更全面的思考。我们每一天遇到的人、经历的事都是在“上课”，而每一堂课都是在帮助我们成长，成为更好的人。对我而言，在这两年内上过印象最深，也是影响最大的一堂课是生死离别。

还没上过生死离别这堂“课”前，我对它仅有的认知是人死后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在葬礼上我不理解那些人为什么哭；无知的我还嘲笑过他们，明知人死也不能复生，那哭有何用？但上了这堂课后，我才发现自己对“生死离别”这四个字的理解过于肤浅。

还记得三年前的年尾，外公离开了我们。我们一家人接到电话后便匆匆忙忙赶回家乡参加葬礼。葬礼举行的那几天，老天爷一直在哭，哭得很大声，妈妈也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妈妈那么伤心过，那时的我想到了《偷葬礼的男孩》这篇短篇小说，看着妈妈抽泣的背影，我心想：妈妈会不会也曾想像小说里的男孩一样躲起来，把葬礼“偷”掉？这样外公就能永远留在人世间。

出殡那一天，大家都哭得撕心裂肺，连年仅七岁的表弟也落泪了。唯独我没哭，连小姨都小声训斥我，说我不懂事。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哭不出来。我看着道士手里捧着外公的遗像，嘴里念念有词。我内心很平静，但是内心深处的空洞在慢慢变大。我知道，这是第一次我直接面对生死离别。

隔了接近一年后，我又回到了外婆家。打开家门的那一刻，熟悉的新闻播报声不再传入耳内；熟悉的躺椅上也没了外公的身影。斑驳的老房子似乎处处都有外公留下的身影，但却再也看不见外公了。那一刻，我内心的空洞被无限放大，但我依然没哭。

傍晚，我到外公的油棕园散步。里头有条小溪，溪水很清澈。小时候，外公经常骑摩多载我到这里玩。我闭上眼，一些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调皮的我捧着溪水泼向外公；顽皮的我不听外公的话在油棕园里跑，结果跌倒了哇哇大哭……微风吹过，我嘴角上扬；微风停了，我睁开眼，却发现我早已泪流满面。清澈的水面倒映出我红肿的眼睛，犹然记得十五岁的我，在那片被夕阳照得红彤彤的油棕园，一个人哭了好久。

后来，我才知道，当一个我们最亲的人突然离开时，我们似乎感觉不到，会觉得就像做梦一样。因为最亲的人在我们身边太久太久，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而那一刻我们不会意识到他们已经彻底离开了我

（文转第119版）

郑健宇 / 高一理孝

健宇，请听我说

健宇，请听我说。你在新的班级过得挺顺利的。你当选了常务班长，与副班长合作相处都很愉快。你觉得同学们都蛮好相处，班导师也很亲切，愿意一一解答你对班级运作的问题。你喜欢班上有时候会吵吵闹闹的气氛，却又可以有沉静的时刻。你认为跟同学们打成一片只是迟早的事情，而且跟初中的朋友仍然保持联系，课业方面暂时都可以跟得上。

尽管如此，你还不是很开心。你最近黑眼圈深了一些，青春痘多了几颗，还失去了以往的活泼与顽皮。你说那只是一时睡眠质量不好，可是你也心知肚明，是压力开始逐渐增加了。你一直担心自己应付不了高中繁忙的课业，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时常鞭策自己不可以松懈，因此没有让自己好好休息。你虽然跟同学们相处得不错，但还是深怕自己的一些动作会被其他人误解成不怀好意。你又喜欢用别人的尺度丈量自己，时常把自己搞得很不自信。你也知道，你其实很孤独，内心藏着许多心事，是不想劳烦别人，更主要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好把它锁在心里的一个角落。

然而健宇，你发现了吗？你在校园内走动时，尽管和你不怎么熟，一些同学还是向你打招呼，微笑，你的灵魂却在另一个世界，丝毫没有察觉他们的好意。你初中的一些知心朋友，尽管各自处于不同的班级，他们还是时常在休息节找你聊天。他们也明白你有些难言之情，所以希望通过陪伴安抚你那焦虑的心。

健宇，你知道吗？妈妈每天都会特地早起为你准备便当，无论当天工作多繁忙，多累，她还是尽可能给你吃些好吃的，吃些健康的，希望你快乐地成长。爸爸是个大忙人，从你刚刚睡醒那一刻工作到深夜，但他还是会排出时间陪你看戏。弟弟年纪还小，爱闹爱玩，却还会体谅心情起伏大，脾气暴躁的你。他也知道，你不容易。

健宇，请听我说，停下你的脚步看看自己，看看四周吧。或许，你会发现，世界并不如你想象中那么糟糕。

（文接第118版）

们，只剩那恍惚的思念和感觉。日后回想起和那个亲人在一起的回忆时，我们就会崩溃大哭，因为我们终于意识到不会再有人像离开的那个亲人一样给予我们爱与关怀。

用我看过的一部电影——《父后七日》里女主角的一句台词：“我似乎会不间断地想起父亲，而那种感觉很不好受。”是啊，此时此刻的我回想起外公就很难受，我太想念他了。但，这也许就是成长中我一定要上的一堂课。不经历生死离别，体会不到人间百味。生死离别，这，也是一堂课。

诉说真情的生离死别，撕心裂肺。人生有生就有死！有生之年，好好把握人生。——编者

陈绮娜 高一理仁

神秘的来信

致：五年后的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你是否与现在的我很像？读着这封信的你，或许身在某天下午，坐在公园里的长凳上发着呆。你或许依旧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陌生人不断地与你擦身而过，也不会发现你的存在。我们的确是宇宙中一粒渺小的尘埃。即便如此，你也不要把自己想得有多渺小。

我想先与你说一个故事……

有一只嗷嗷待哺的小矶鹬跟着妈妈到沙滩上觅食。初来乍到的它正享受着觅食的乐趣。突然，一排巨浪打破了这份愉悦。巨浪拍打着它瘦小的身体，把它给惊着了。从那以后，小矶鹬只要看到海浪，不是躲起来的就是被吓得腿直打哆嗦。某天，小矶鹬在沙滩上觅食的时候，碰见了一只寄居蟹。好奇的小矶鹬一路跟着它，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它看，浑然不知一排巨浪即将来袭，它抬头发现时候已晚。又惊又俱的小矶鹬正不知如何是好，却瞥见寄居蟹不慌不忙地在沙滩上挖出一个可以容得下自身的洞，将自己埋了进去。小矶鹬见状便抄袭寄居蟹的方法，把自己也埋了起来。当它睁开眼睛，海水已经淹过它了。这时，小矶鹬才发现，其实海浪一点也不可怕，若仔细一看，青蓝色的海水是多么漂亮啊！从此以后，小矶鹬再也不畏惧海浪，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沙滩上觅食了。



我想对你说……

未来的你，要做好迎接彩虹前的那场暴风雨的准备。当它真正来临时，不是第一时间拒它于千里之外，而是勇敢地迎接它，因为你已不再幼稚，不再随心所欲，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算个大人了，不要像儿时一样做事笨手笨脚的，用母亲的话说就是：“脚像手，手像脚。”

我想对你说……

“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勇气和行动。”——俞敏洪

未来的你，应该更勇敢追梦。不要等到自己一头青丝白发了才猛然发现自己年轻时根本没做到什么有意义的事，每天都过着无限

循环且乏味的生活，上课、吃饭、睡觉，上课、吃饭、睡觉……二十一岁的你不能再说出："我还小，没有足够的资格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这句话吧！勇敢追梦，我就有万丈光芒！有梦想的人是一株散发顽强生命力的小草，大地的开拓者努力地吸取土地中的营养，幼芽追逐着阳光灿烂的脚步。坦然的努力，面对自己努力的结果，希望不枉青春。

我想对你说……

当有人质疑你的时候，千万别急着自己质疑自己，只要你觉得你自己能行，你就一定能行。记住，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如果真的遇到过不去的坎，不要挤破了头去想到底要如何解决，也许可以放松一下，到处走走看看，也许就想通了呢。还有，记得多打电话回家。无论发生什么事，记住，家人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我想对你说……

未来的你，应该会很想念母亲的碎念。小时候的你，常常羡慕别人的妈妈，恨不得与你的同学互换家庭。虽然你没有会给你准备爱心便当、吃饭时也不会主动夹菜给你的妈妈，但你别忘了，每每临近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她都是第一时间帮你买衣服，而且那衣服也不便宜，而她的衣服都是最后一刻才买的。你有一个即使碗里只剩下一只虾、一只鱼，也都全部留给你的妈妈。每次过马路，她都会一直紧握着你的手不放。无论你多大，你永远都是她心中长不大的孩子。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有时间就多回家看看吧。

我想对你说……

未来的你万万不可成为你小时候讨厌的大人。镇里总是聚着许多聊天八卦的婆婆妈妈，聊天的内容无非就是炫耀着子女的工作、学习的专业等等。偶尔，还会听到他们略带不屑地说："某某人家的儿子女儿赚了很多钱，但女婿媳妇还不是跟人跑了？""哇，你的女儿好了不起哦！"等诸如此类的闲话，然后一传十，十传百……没完没了，问了一次又一次，巴不得要问到别人家的孩子退步了，才肯罢休。语言，可以成为赞美人的工具、赚钱的工具，也可以是骗人的工具，甚至是杀人的工具。把话说好，人生自然便是美好的。

我想对你说……

未来的你也许穿梭在各个城市的高楼大厦中，也可能是世界的各个角落。我相信你可以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节奏，跟着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往前走。我相信你不会喜欢安逸的生活，那就尽情地选择一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吧！战胜了它，你就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让挑战向你低头，让快乐与你相拥。我相信你，加油。

看到这儿你是否知道我的身份？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告诉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提前做好万分的准备。路是用脚走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活出精彩的自己，让自己书写的历史不会让自己后悔。

不甘于眼前，人生其实就是不断地挑战自己，这就看有多大的能耐——编者

邝安琪 / 初三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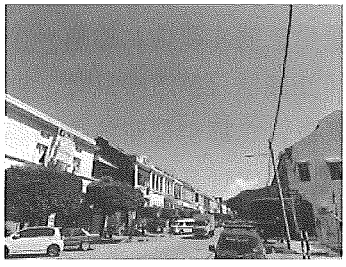
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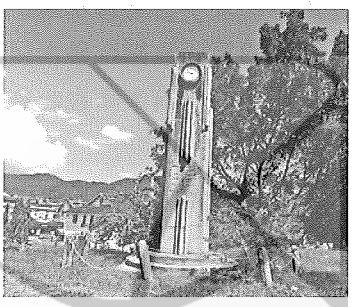
在乌鲁雪兰我，有这样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的小地方，那就是鲜为人知的新古毛小镇。

乘车而进，如入世外桃源一般，往高处看有着翡翠般的古都山镶嵌在碧水之中，仿佛是那玉盘上的一颗青螺，再往前，有街市上来往的人流和摊贩叫卖的喧闹声。下了车，我站在大约一百多年前就铺好的红砖路上，感受着永远不急不缓古镇的风吹在我脸庞上。

红砖路的尽头，有个很久都没什么人烟的民众戏院。它的外墙几经修复，还完美地保留了1953年的原貌。可惜经过时代的变化，现今被用作桌球场，但它仍静静屹立收藏着岁月的痕迹，收藏着生活中的故事，也收藏着很多扑朔迷离的传说。

我走上了那些店门口的石板走廊。细瞧石板花纹清晰，它们被自然地拼放在了







一起，高高低低的石板把走廊又一次引向了一个新的拐角。这些石板颜色也很多，青色的，纯洁无瑕，青中带黑的，还有一些是粉中带一些清新的翠绿。我仿佛听到过往的古毛人走路清脆的脚步声，似乎看到了逝去的小镇岁月。

石板走廊引我到了我最爱的古早面包店。古早店是一栋1930年建造的英式建筑物。瓦房是砖彻，土灰色的墙，让人仿佛穿越到当时被殖民占领的年代。进去店里一看，整齐有序的古早味面包与糕点排在古董的木头架子上，里边也有面包炉、切面包机、面包锅等等的用具。店的角落有两位老婆婆正在一边喝着热乎乎的咖啡，一边咪咪笑着谈天说地。

斑驳的墙面，留下一代又一代的印记，褪色后的红砖也倍显沧桑。一排排古老店面整齐排列，檐角向上轻轻翘起，似乎是一个个绝美的笑容。古镇的神秘是让人捉摸不透的，它似乎隐隐埋藏了很多故事，它埋藏了的故事，值得让我们这些古毛后代慢慢回味，仔细珍藏。

家乡永远是魂牵梦萦的。——编者

郑凯阳 高二理爱

迈向巅峰

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终于有机会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唯一不同的是，我将孤军作战，独自面对大自然的挑战！此时，我背对着刚刚升起的太阳公公，站在这座高高耸立的高山面前，如同被问话一般，听着大山说道："你准备好了吗？"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我便大喊"冲啊！"并开始了全新的攀登之旅。

前小段的路较为宽松，走起来既不费时，更不费力。我走在小路上，看着四周的一草一木，心想道：若不是经过前人无数的脚印，想必我也不会拥有与此山交流的缘分；听着悦耳动听的蝉鸣声，想起了几年前还曾是孩子的我，走在路上蹦蹦跳跳的喜悦心情；闻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感受着百年难得的轻松，不禁感慨道如今节奏飞速的生活；触碰这路边的小小幼苗，心中有种重石滑落的感觉。这段路，如同人生之路，虽短却很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人人都说眨眼即终。没错，时间飞速，无人不认为如此！但是，里头每分每秒的回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是精彩的，是意义非凡的。

走着走着，我五味杂陈的心情顿时消失得只剩下兴奋。如果说前小段山路是人生道路，那么，我接下来将要走的路——挑战之路。没错，还记得前几年和家人一起攀登此处时，我从脸颊流下的不只有汗水，更多的是泪水。有可能你会说，男子汉，流血不流泪。那么，我的回应——我也流了血，是因为痛得不行而流泪。因此可见，通往这座山的巅峰之路是多么地凶险多么难的。但是，此时的我却充满了热血奋斗的活力，因为我相信，这次我必定会挑战成功！因此，我向前迈出了我的第一步，开始了我的挑战之旅。

接着，我开始了艰难的攀爬。攀登犹如人生，一步一个脚印，只有脚印走得更结实，更稳健，人才不容易倒下。因此，每当我向前踩出一步时，我都会确定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避免酿成"灾祸"。专心地做每一件事情，往往是多么地美好；沉浸在自己的热爱中，往往是多么地美妙。不知过了多久，我擦着脸颊上的汗水，回首看着走过的山路，心里头感到成就满满；遥望着遥远却看不见的尽头，挑战的心更加炽热。因此，片刻休息后，我又抬起沉重却有力的大腿，在这挑战之路继续前行。

挑战之路，顾名思义就是要挑战自己，完成目标。虽然我体魄强壮，但是这一路爬来所承受的消耗也是不小的。然而就在此时，我即将面对我眼前最大的挑战，也就是最为困难的一段山路。站在原地，我微微地喘着气，计划着接下来攀爬的每一步，做好接下来的准备。盘算好后，我大呼一口气："走！"便开始了最后的挑战。接下来的每一步，不是要跨大步，就是要把大腿抬高高。同时，不仅要站稳脚跟，也要不断平稳身体。过程中，我也不断观察哪些树干可以作为辅助，帮助我攀爬。这些往往可以体现于我们人类复杂的社会，

只有自己才可以保护自己，因此我们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决定了我们未来的人生。

经过了漫长的攀爬，我已汗流浃背，气喘如牛。终于，我看见了尽头，看见了山峰，看见了巅峰。我吞下唾液，吸入一口清新空气，昂起首，向前跨出了一步又一步。“最后一步！”我在内心大喊。当我踩下最后一步时，我发现我站在了跑道的终点上，我发现我站在了球场的正中央，我发现我站在了为我而来的舞台上。没错，我到达了山顶，完成了我的挑战之路，踏上了属于我自己的巅峰，感受着世界万物给我的喝彩。“我到山顶了——”我激动得大喊着。望向远方，看着无边无尽的海平线，我告诉我自己：下次，我一定会站在更远方观望这世界的！

大风微微吹过，我在一旁的小石头上盘坐休息，感受着风吹打在脸上的奇妙感觉，感受着完成目标后的喜悦，感受着成功后的荣耀。虽然疲惫，但是苦到头来终满甜。其实，登山，就像是生活，充满着过程；登山，就像是人生，充满着酸甜苦辣。若我们不经历风雨，该怎么见彩虹呢？这是我的思维，更是我的信念！因此，此次登山，让我更坚定了，更成长了，更进步了。

这是你今天攀山越岭的感受，未始不可也当作面向未来人生挑战之路。——编者

黄嘉烜 / 高二理爱

家庭主妇

你又去哪里？
跟谁去？几时回？
戴口罩、要消毒、别和陌生人靠太近

碰——你甩了门
还有心碎的声音……

我只是个家庭主妇
数学仅会加减乘除
每天T恤和短裤
绑着头发做家务

我什么都不会
却什么都要会
简谐运动公式我没背
只知道哪种煎蟹最美味

没有上过大学
但做人的道理我懂
难道上课玩游戏正确？
凭什么朝我大吼？

曾计划出去打工
也想去个夜校
是你绑架了我
又嫌我只会宅家

我是你的仆人
一辈子为你当牛做马？
上辈子做错什么
要我这生来偿还？

树欲静风不止
子欲养亲不在
你回头是岸那天
我的性命不再……

嘀、嘀、嘀、嘀——
抢救无效 宣告死亡
死因：心死。

家庭主妇是幸福家庭重要成员。——编者

吴莞馨 / 高二理爱

曾经的曾经

你的温柔眼眸 推开我的世界之窗 你粗糙的手 抚摸我的白皙肌肤
是谁 唤醒了我沉睡的灵魂 是谁 唤醒了我的无奈 暴躁
曾经的曾经
曾经想象 曾经希望
希望逃脱 希望离开
那会是何等欢乐 何等享受
在世界的另一端
没有你 只有我 还有他
没有任何人扰乱
惊动我那沉睡的世界
没有你 只有我 还有他
曾经
你的斜眼一瞥抵过他人千言万语 你的泪眼汪汪抵过他人哭闹上吊 一句“怎么还不回来”
使我策马奔腾飞奔赶回
所以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是恨吗 是爱吗 是负担吗
还是 发自内心的在乎

曾经
想起你时 乘上小飞船 寻找着你的踪影
曾经
想起你时 骑上小铁马 寻找着你的方向
一 二 三 出现了
一 二 三 怎么又出现了
怎么总是轻易就找到了呢
直到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我认输了 在哪儿呢 出来吧
最后一次了 出来吧
一 二 三……病人心跳已停止
2021年9月5日 下午12时36分吴老先生与世长辞
所以……最后一次 是什么时候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什么也没了
曾经的曾经 现在的现在
要不……咱一起回到曾经的曾经吧 欠你的唯有再当一次您的孩子……

按语：

“诗是远方的吗？生活也可以很诗意。”

是的，生活也可以很诗意。此次创作灵感来自今年9月5日曾祖父去世，家人们的感受以及反应。令我最诧异的莫过于爷爷的反应，爷爷向来较为强势，却在曾祖父出殡当天哭得最为撕心裂肺。一个月过去，爷爷依然会三不五时想起曾祖父、提起曾祖父，但是令我最为动容的是那句：“欠你的唯有再当一次你的孩子”。

这首诗中，“曾经的曾经”结合了四代人的故事，曾祖父、爷爷、爸爸以及我，“曾经”结合 了三代人的故事，曾祖父、爷爷和爸爸，而“现在”结合了两代人的故事，曾祖父和爷爷。或许， 这就是人生，也正是我们应该珍惜人生的原因。希望可以透过这首诗带给读者与亲人之间“又爱 又恨”的共鸣感、把握时间珍惜生命的启发，也同时作为生活中一种另类的记录。

愿你我皆快乐、安康。

亲情可贵。血浓于水就是这个道理。——编者

王佳温 高二文商平

我的救赎——二次元世界

“卫生部仍致力于控制我国的疫情，请人民勿在没有紧急事务的情况下出门。”“在此提醒所有人民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并时时洗手及佩戴口罩。”“确诊人数必须降低到一定程度，方可开放”——我把滑鼠的指标移到右上角的红色格子里，毫不犹豫地按下左键。环顾四周，微微的月光透过窗帘照射在空荡荡的桌面上，外面的世界仿佛陷入了一片漫无边际的黑暗，而月亮在告诉我不要被它吞噬。房间里寂静得只听得见头顶“嗡嗡嗡”的声响，我将早已黯淡的目光移回电脑上，将滑鼠指标移动到另一个软件上，在点击的那一瞬间屏幕上便出现了一副不一样的画面，我也被卷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里。

这个奇特的世界，与我们所在的恰恰相反，它，是从画家的笔端流露出来的、是从电脑屏幕呈现出来的。你可以说它是经过了修饰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完全虚拟且不切实际的假象，但地球上有多少人在这所谓“虚假”的世界里得到了欢乐、创造了永恒的回忆呢?

眼前这片绚烂夺目的世界，它虽不立体，但却蕴含着已超越现实世界的美丽。目光所及之处都充满了饱满的色彩，青葱的小草随风飘动，犹如被注入了生命，远处高耸的大山也显得格外生动。这里有春天永不凋谢的花朵，有夏天炎热的阳光，有秋天轻轻飘落的落叶，有冬天皑皑的雪花。早晨的露珠如同藏着星星，在温暖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夜晚的星空陪伴着大地万物进入梦乡。

这个世界里的食物远比现实世界里的更能激起人的食欲。盘中金黄色的烤肉，汤面上的几滴油，微微冒着烟的一碗粥，更能使人垂涎欲滴。刚炒好的青菜中还能看见淡米色的蒜末，热乎乎的荷包蛋在灯光的照耀下也显得更光亮。草莓蛋糕的浅黄色奶油、表面光滑的巧克力布丁和五彩斑斓的棉花糖，它们的色泽更是无比诱人。

这个世界也诉说了成千上万个故事。有踏上不归之路、勇敢冒险的海盗，有拔着剑追击巨人的勇士，有打败魔咒、热血澎湃的英雄。有些角色在过程中牺牲了生命，有些角色则见证了奇迹的发生。这里的人们重温着青春时期最珍贵的时光，在篮球比赛时带着队友走向胜利，考试前和朋友们在图书馆里埋头苦干，触犯校规时被学生会的会长处罚，汗水的洒落、爱情的萌发、心脏的跳动和滚烫的泪水陪伴着这里的人们，往年的遗憾及后悔似乎已不复存在。

这里有永远不会长大的小孩和永远不会老去的爷爷奶奶，也有对生活抱有期望的小学生、经历着青春期的考验的少年少女们以及不肯屈服于困难的大人们。在这个奇妙的世界里，朋友会陪伴你走到永远，家人会不停地支持你，心爱的宠物不会离开你。他们都戴着不同颜色的头发，眼里闪耀着万般光芒，仿佛能装下整个世界。他们在你心情低落时给予你激励，让你在深渊中看到一束平平无奇却又温暖无比的光。现实生活中见不到的角色都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比如伸手便可输出魔法

的仙女，轻轻松松骑在白龙上的女孩，陪伴着伙伴、会说人话的青蛙，默默保护你的无脸鬼魂，还有拼命作怪的巫婆。

我愿称二次元世界为美好的化身，它甚至也对美好赋予了全新的定义，它是我们所向往的，也想经历的。在这疫情险峻的这一年里，它将多姿多彩的各种故事刻画得栩栩如生，给予了我无限的想象、快乐和陪伴，让我在奋力为学业拼搏之余有了暂时放下身上的担子的机会。它跨越了次元，在同一个时空下，无论国度、距离、时间，为我带来了对美好的设想空间和对未来生活的寄托。它让我享受当下，与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事物共同描绘着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困境逆境中求生、奋发，是人的本能。在历史的长河，人永远都是胜利者。

——编者

杨凯琳 高二文商智

青春到底是什么？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
不切实际的想法很多。
完成拥有的所有梦想，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梦想的。
我们要在挫败中，
不慌不忙地坚强。

青春也是一座美丽花园，
总有人要成为那傲人的玫瑰。
这世界那么多人，
我们不一定要长成玫瑰。
你乐意的话，
做雏菊、做向日葵、做千千万万。

青春也许又是一座列车，
经过好多好多站，
又有几个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
当每个人要下车时，
即使有一丝不舍，
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

青春也像是一座硕大的森林，
布满荆棘，却又是那么地迷人。
我们要披荆斩棘走过所有的困难，
跌跌撞撞长成自己的模样。
人若是总选择逃避，
眼神会先青春而失去光彩的。

青春并非苍老的对立面，
而是都作为人生的一部分永远存在着。

也许，
青春才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永不熄灭的灵魂，
将始终青春洋溢。

灵活跳动地青春形象地活现。——编者

张紫樱 高二文商和

沉静的我

唯有自己才能精确地描述自己。母亲曾如此对我说。然而，我有时也会从模糊的回忆、他人的评价中整合出一个清晰的形象。谈论自己何其容易呢？我该如何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中、从经历的累积中、从每一句话及每一个思绪中熔炼出一股只可感受而不可触碰的力量，从而真正地认识自我呢？在如此纠结的思绪中，我恍然发现，自己有一个不断吸收再不断创造的本性，它内敛、善于思考，正是它把我推向了自己真正的道路。我心中的自己是沉静的。

沉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善于聆听，我会倾听每个人的故事，让人们经历的一部分如缓慢的流动的潮水流向我的内心，再流向他们。我希望自己平静的特性能让人安定。我总是聆听、理解与包容他人，我希望这就是人们眼中的我。

但这不代表我便是那少言寡语的木讷之人，我会尽我所能去接触新事物，去思考与创造。所谓“文思如泉涌”，我会让笔尖静静流淌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完善自我的每个缺角。我或许在外人看来沉默无趣，但心中平和的声音会告诉我生活的哲学。

这或许还意味着我是个行动派。这般抬举自己，着实是有些不安的，但这不意味着我更加擅长行动，更想以实干证明自己吗？比如抚养我长大的亲人，连对他们说声“我爱你”我都有些难为情。然而我更倾向从成绩、家务与一切他们想要并寄予厚望的东西来报答他们。身为女儿，若是能化作沉静而平缓的风拂过父母身侧，让他们也有一瞬的快慰，我愿无声地在其脚下徘徊流连。

沉静的个性还代表着我比常人更加敏感。因为除去热情外放的表现，我更愿意把更多时间用于反思及观察周围的一切。年龄限制了许多，但却提供我防护的堡垒，让我能看见与探索社会的面貌。这使我能不带偏见地、不先入为主地观察一切，连细枝末节也要努力看清。这一切都在日渐丰富我的见识。这样一来，我便能有底气地声称，自己虽文静内敛，却并非盲目随大流的人。

我眼中的自己是沉静的，如温润的清泉，渴望沁润干涸；也如和煦的风，吹落树叶与果实，留下痕迹再悄悄离开，但无论生活如何变化、年龄如何增长，我都坚守在自己的道路，含蓄又坚韧地活着。我只愿这沉静的心灵能构筑起完整的自我，朝着更远的未来走去。

自我剖析，充满理智。提升自我能力、能耐。——编者

张涵琦 / 初一勇

我家养的“大怪兽”

“嗡嗡——”“啊，总算干净了！”我家养了一只大怪兽，可这只怪兽帮了我家不少忙呀！唉，它只会一直嗡嗡叫，我哪知道它需要什么呢！这怪兽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家里怎么这么肮脏呀？”妈妈又开始唠叨了。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吸尘机。当下我灵机一动，立刻向刚下班的爸爸拨打电话，叫他买一台吸尘机。爸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叮咚——”我放下手中的筷子，飞向大门去。我刚开门，就看见爸爸手里拿着一个大箱子。弟弟也兴冲冲地跑了过来。弟弟挠着头问道：“这是什么呀？”我二话不说地把箱子给拆了，里面都是一些零件。就在这时，爸爸大显身手，眨眼间，一个“怪物”便出现了。

那只怪物像一只青蛙，可爱地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可为什么这只青蛙的脚是圆滚滚的呢？这怪兽还有很长很长的鼻子。大象的鼻子也输给这只怪物呢！它的鼻子还比我高，我顿时愣住了！看着这只怪物，我开始怀疑爸爸买错东西了。这真是吸尘机吗？

可有了它，我们的生活方便多了。我只需按下它的额头，它便会开始发出“嗡嗡”的声音，多么神奇呀！我拉着它的鼻子在家里走动，家里就会变得一尘不染。我根本不必费力气，我还可以一边看书一边打扫屋子，简直是一举两得呀！之前，我拿着扫帚扫了又扫，地还是不干净，真是累死我了！

它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不肯自己走路。每天都得拉着它的鼻子走，我有时还会怕它疼呢！它平时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客厅角落，不吃不喝，就知道睡！可是当它睡醒的时候，食量可大了。就在那几分钟以内，它都可以把地上的灰尘和垃圾吃光。你说它厉害不？

对于它来说，灰尘和垃圾是美食。换作是我，我会当下呕出来。这么肮脏的东西也可以是美食？就这样，我帮它取了一个名字——垃圾大王。有时傻乎乎的我还会把废纸剪成食物的形状，摆放在地上，给“垃圾大王”吃。妈妈看到后，当下捧腹大笑，爸爸也不例外。

我是“垃圾大王”的医生。偶尔我会帮它动一动手术。我会把它的肚子打开，把胃取出来。之后，把胃里还没消化的食物处理掉，再把它的胃放回肚子里。我每一个月帮它动一次手术，而且还是免费的呢！

对于我来说，我们家的垃圾大王是独一无二的，没人能跟它比。爸爸那晚上的购买是最有价值的。这只怪兽也是我们家的小帮手，我很欣慰我的生活里有了它。它帮我省力省时，还会在寂寞的时候陪伴我。垃圾大王啊，谢谢你！我保证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给予你最好的生活。你已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份子。垃圾大王，感谢你！

形象地描述吸尘机。——编者

洪嘉胜 高一理孝

我的一位特殊朋友

嘿！给你介绍我的一个很特殊的朋友。他虽然不是指南针般指引我未来的去路，也不像一首治愈人心的歌曲在我失落时鼓舞着我，可是他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般给予我向前冲的力量。你猜到他是谁了吗？没错，他就是——“自信”。

如今回想起来，当我还在牙牙学语时，他就默默一直陪伴着我。在我和他相处的这些年下来，我们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宛如一趟跌宕起伏的过山车。起初，他是个很腼腆的人，不敢主动地前来找我；而我也觉得自己对任何事还一窍不通，没有脸面去见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动，我学会了许多知识，找到我与众不同的天赋。我终于鼓起勇气主动与他搭话，最后我们变成了好朋友。

小学一年级，躲在我远处的他陪同我第一次来到小学。在进行完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来到了竞选班长的时候。我内心感到五味杂陈，纠结于我要不要踏出这一步。忽然，我听到了一句话：“加油!你一定可以胜任这个职位的，相信自己！”我不假思索地举起了手，并成功当上了班长。我在座位浅浅一笑，想必他也会为我感到欣慰与骄傲。

从此，我和他成为首尾共济的兄弟。他提供了我许多鼓励与能量，让我能在学业中学习更多，也让我连续蝉联五年班长；而我也在各方面培养了他许多。欸？你问为什么不是蝉联六年班长，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说在人生这条大路上没有一直风平浪静的，在半路中一定会遇到拦路的程咬金。

时间来到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他的再三鼓励下，我代表了班级参加了演讲比赛。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以沉重的步伐上了台。因为我知道我昨晚失眠导致精神不佳，只能祈祷不发生意外。但是我最恐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在演讲到一半时忘词了。我尝试寻遍大脑内存中有关演讲稿的文件夹，但是大脑却显示此文件夹为空档。握紧的拳头无意识地抖动，嘴角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我绝望了。我就这样赤裸裸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含泪下台。之后，他就人间蒸发了。我到处地寻找着他的下落，但是只看见了他留下的痕迹。

自从他失踪了以后，我仿佛被蒙住了双眼看不见未来，我放弃了我所曾拥有的一切，开始恍恍惚惚地过日子，再也没有主动了，成绩也断崖式般下坠。在同学对我忘词这件事的冷嘲热讽、排挤和我的自甘堕落之下，我度过了我最黑暗的六年级。

之后，我上了中学。我格外孤僻的性格引起了老师和新同学的关注。他们给予了我学习上和心理上的各种帮助。起初，我对他们的热心帮助感到烦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仿佛有一阵声音告诉我不要再堕落下去了，要对得起他们给予的关心。这声音越来越大声、清晰，而我也妥协了，开始重拾学业。在彼此了解更深后，老师和同学们发现了我的天赋并时常因此赞赏我。我重新变得开朗起来，成绩也越来越好，感觉他的踪迹也越来越清晰。

（文转第131）

许立　　初二平

围棋

围棋，毫无疑问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瑰宝。斧烂柯尽，惑人如狐。相传围棋由尧帝发明，以教化那不争气的丹朱。而丹朱尽管纨绔不羁，但却能带领三苗靖难，这无疑是归功于围棋的力量。

纹秤上黑白二色棋子象征阴阳，361个交叉点代表一年与河图中生数之主的一。四角对应四季，九个星位暗合九宫。棋子与棋盘则是寓意天圆地方。

当然，这高雅的玩意也受到各朝各代的名士的追捧。痴迷围棋的白居易也曾写道“山僧对棋坐，局上竹荫清”，由此可见一斑。远在东瀛的德川家康设立的名人碁所也培养了无数优秀棋手。

我已学习围棋两年了，段位仅有七级。学棋确实提升了我的专注力以及思考能力。以正合其势，以权制其敌。围棋的道理不单限于棋盘，用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毫不过时。

黄河流向大海，一朵朵浪花拍在南洋的岸上，却似乎忘了把围棋一并冲来。如今全马的围棋学院已经到了屈指可数的地步，更别提国内大型的的围棋比赛了。呜呼！围棋的种子还是无法在南洋的土地上开出灿烂的花、香甜的果。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围棋早在20世纪逐渐式微。日本围棋的师匠制度导致了人才流失及水准下滑。毕竟不是每个道场都叫木谷道场。而在韩国，围棋的地位甚至更低，60、70年代根本没人看得起职业棋手。不过韩国选手实力也算三国中最强的。可惜优秀棋手数量仍然不够。

三国犹如此，何况没出过一位享誉全球棋手的马来西亚？最后，我希望世界能更加重视围棋。

聚集同好。——编者

（文接第130版）

是的，即使当时我自甘堕落了，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寻找他的下落。最终，在我和老师同学们的不懈努力下，我终于找回了他，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但我还是克制了我自己。之后，我们俩一如既往地互相帮助，就仿佛他失踪的事从未发生过。我也因为他的陪伴和鼓励又变得主动积极，努力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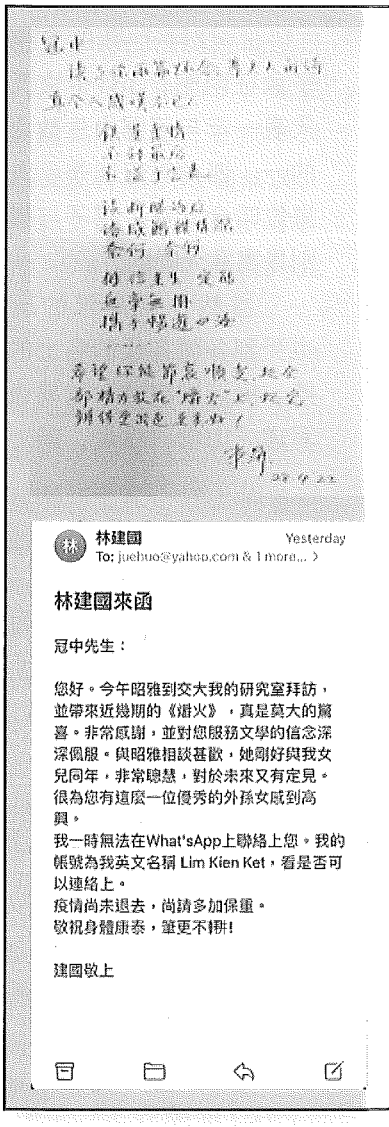
虽然在那之后，他还会和我闹别扭，时不时就和我玩捉迷藏，甚至又搞失踪。但是我依然能够把他从暗处揪出来,我保证在未来也会这么做。我很感激他对我做的所有事情，也很高兴交到他这样鼓励、支持我的朋友。同时，我也感谢初一老师们和同学们对我的关怀，帮助我重新找到他。

你是不是会因为自己不敢而放弃自己想要的事物？假如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我的特殊朋友介绍给你认识哦！

隐喻、暗示、反说都用上了，别具匠心。——编者

编后话

- 读锺夏田先生《悼甄供》，“沙漠行舟称舵手，艺苑栽花各自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甄供先生和锺夏田先生都是当时文艺副刊的舵手，有众多作者和读者，两人同样受掌权小人的排挤，嫉贤妒能，罗织罪名，那些编文学史的人应有电光火石的能耐和法眼。
- 认识甄供先生的写作者都是“文春”的投稿人。《燔火》是甄供先生和我一直维持联系的文学刊物。认识甄供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文学发烧友。《燔火》办成功是甄供先生这位发起人的功劳。甄供先生经常跟我提起要办一本文学杂志的愿望，我都是点头赞成。那时杰伦先生已在政坛隐退，他经常和我见面，也经常去何清园与甄供先生吃饭喝酒。就在1998年某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在大排档吃饭喝酒时，甄供先生告诉我们，杂志的名称是《燔火》，编辑和发行他已经筹备好了。杰伦先生声明尽力，我也答应申请KDN并负责印刷费。当时陈蝶文友在内政部任职，办起事来也方便，我以个人名字成功的注册了出版社并拿得KDN。
- 《燔火》就在1999年7月出版了创刊号。后来宵小骚扰，甄供先生在编完第38期辞去主编职，我只好接手主编职。甄供先生、杰伦先生和春山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继续给《燔火》写稿。我获得金苗先生拔刀相助，叶玉佩女士不离不弃，《燔火》便一直出版至今，金苗先生、春山先生、杰伦先生和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燔火》已印行了67期，从1999年7月至今天2022年7月已有23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我写的《我与燔火》。
- 感谢写作界朋友促成“怀念甄供先生特辑”。
- 这一期的小说–散文–诗歌都是可读之作，请莫错过。
- 循人中学学生作品特辑（二）和吧生兴华中学师生作品特辑都是水准力作，祝贺老师和同学们。
- 林建国教授的《方修论》铿锵有力，研究方修先生的力作。
- 感谢华族社团，热心赞助人一路来给予《燔火》的支持。
- 作者来稿必须标明真实姓名与地址。
- 编者有权删改文句。
- 未获得本刊印章签署认可的任何事体，本刊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 请勿一稿两投。
- 《燔火》邮址：juehuo@yahoo.com
- 读者有兴趣查阅《燔火》各期内容，请上网拉曼大学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林建國 Yesterday
To: juehuo@yahoo.com & 1 more... >

林建國來函

冠中先生：

您好。今午昭雅到交大我的研究室拜訪，並帶來近幾期的《燔火》，真是莫大的驚喜。非常感謝，並對您服務文學的信念深深佩服。與昭雅相談甚歡，她剛好與我女兒同年，非常聰慧，對於未來又有定見。很為您有這麼一位優秀的外孫女感到高興。

我一時無法在What'sApp上聯絡上您。我的帳號為我英文名稱 Lim Kien Ket，看是否可以連絡上。

疫情尚未退去，尚請多加保重。

敬祝身體康泰，筆更不輟！

建國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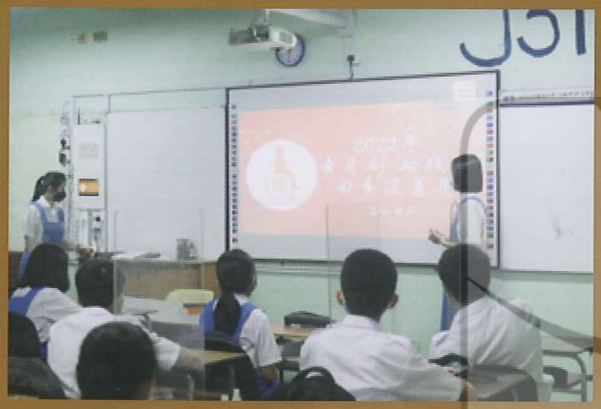
吉隆坡循人中学



小提琴学会在练习



学生恢复体育运动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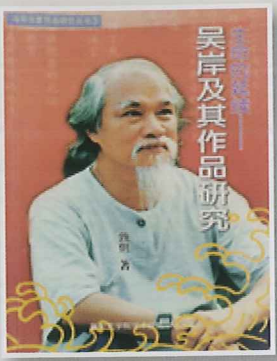
学生进班宣传“卖牙刷助残友”活动



舞蹈团学生练基础功



甄供与他的著／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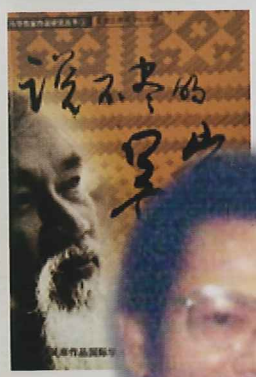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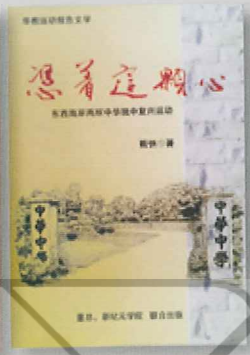


















左起《燬火》社长伍良之、吴岸（已故）、杨文波、甄供。

